

Marcus 文选

——MGTOW 形而上学基础



2015.1.19-2018.2.5

Marcus

目录

前言 - 1 -
何为厌女 - 2 -
跟女人谈红丸会不利于男性吗？ - 5 -
硬实力与软实力 - 14 -
为什么哲学如此重要 - 18 -
所有女人都是妓女 - 21 -
女人与逻辑的关系 - 25 -
墙的哲学分析 - 32 -
个人经历与对观众来信的指导 - 41 -
演绎论证与归纳论证 - 51 -
MGTOW，Man Up - 55 -
后女权时代的男人们 - 59 -
谈 Alpha - 62 -
NAWLT1：演绎论证 - 73 -
NAWLT2：归纳论证 - 77 -
对女性的神话 - 85 -
后宗教指导—尼采永恒重现的思想 - 89 -
解构关系 - 99 -
寻求自行之路 - 105 -
MGTOW：愤怒、仇恨与幸福 - 109 -
文明终结的分步指南 - 116 -
朋友利用同性恋法律离婚的经历 - 120 -
虚无主义第一部分 - 124 -

虚无主义第二部分：路西法主义 - 129 -

谈 PUA - 137 -

前言

这是 MGTOW 油管主 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GTOW（MGTOW 形而上学的基础）的视频文稿选集

如频道的名字，这个频道的主要内容是 MGTOW 和哲学。我在这个频道从 2014 年 11 月 3 日上传第一个视频开始到 2018.2.5 上传最后一个视频停更的这段时间的 159 个视频中选出了 24 个视频并将扒成文字，由于使用语音转文字软件，所以不免会有错漏。

这是他的油管简介：

> 我是一位哲学家。我运营的 YouTube 频道是柏拉图对话录第七卷《理想国》中提出的一项命令——这一命令似乎已被主流学术哲学所遗忘。作为其职责的一部分，哲学家应该为那些寻求生活中最棘手问题答案的人提供指导。这项服务在社会上仍然存在，但已被分解为不同的角色，如心理学家、生活教练、语言学家和精神领袖。然而，每个角色都可以很好地发挥其作用，只有在哲学家身上，你才能找到所有这些领域以及更多领域的统一；哲学本身就是所有这些领域的起源；哲学是文化本身的起源。

Marcus 对有些概念的形上学分析是非常精彩的，但是有一些文章部分的过于操纵概念——也许是我自己学识浅薄。或者可能有点无趣，我尽可能地把它放到后面。

Imagine

2023.12.29

何为厌女

如果你浏览 dictionary.com 并查找“human”的定义，你会发现两个单独的条目，其中“human”用作名词。这两个定义如下：

1.人类属的任何个体，尤其是智人种的成员。

2.一个人，特别是与其他动物区分开的人，或作为人类代表。

当我查看这两个定义时，我发现它们都没有回答“什么是人类”的问题。我们经常被劝说去查字典来定义存在的事物，但实际上我们得到的是单词的定义。这里需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它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让我们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人”这个词存在呢？当然，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说“人”这个词存在是因为有一种本体上存在的事物，先于并独立于这个词的存在。反过来，这个事物的存在需要引入一个词，以便用它来进行讨论。

因此，如果我们接受这种关于“人”这个词存在的解释，那么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探讨的主题是那个本体上存在的事物，而不是“人”这个词本身。这意味着字典对于“人”这个词的定义不应该成为研究的主体，而主体应该是这个词所对应的事物。

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应该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似乎并非经常如此。人们往往陷入对词语的字典定义的困扰之中。

他们混淆了字典对一个词的定义，将这个定义视为对该词所指对象的定义。让我们来看一个我们在 MGTOW 社区中熟知的简单例子。女权主义者曾经说过一些话，比如女权主义是追求社会、政治和经济平等的活动。字典中是这么说的。这类说法通常被承认为字典谬误，对于反女权主义者来说。确实，如果女权主义追求社会、政治和经济平等，那么女权主义在本体上并不存在，简而言之，女权主义不存在。然而，我们确实说女权主义存在，至少在本体上存在着我们称之为女权主义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它的本质与我们在字典中读的截然相反。

因此，反女权主义的论述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女权主义”这个词，或者字典中所给出的解释，而是那个在本体上存在的东西。人类的字典定义也可以这样说，字典定义是对人的糟糕定义，其原因与女权主义的定义不足之处大致相同。字典不是本质定义的集合，而只是一组在使用一个词时要么是通常理解的定义，要么是受到意识形态、历史修正主义或其他

因素影响的定义的集合。

我提到这一点是因为你经常会看到人们查找词的字典定义作为他们调查的主题。有人会拿一个词比如“女权主义”在字典中查找，然后开始对字典定义进行解释性分析，以得出关于女权主义的进一步结论。这样做就是在进行诡辩，这样做就是把词语作为研究的主题，而不是那个实际存在且其存在先于词语的东西。

任何调查的适当主题都是本体上存在的东西，而词语只是一个工具，仅此而已。调查的适当主题是被调查对象的本质。这样说的话，如果我们要重新审视人类的定义，那么人类本质的适当定义就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人类是一种理性动物。虽然字典对于人类的定义的第一项，即任何人属于人类属，尤其是智人种的成员，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是人类本质。虽然字典对于人类的定义的第二项，即一个人，特别是与其他动物区分开的人，或者代表人类物种，也是正确的，但它同样不是人类的本质。人类的本质，本体上存在的东西的本质，就是一个理性的动物。

说了这么多，让我们将焦点转向“厌恶女性”这个词。在 dictionary.com 上，对“厌恶女性”的定义只有一个条目，它说“厌恶女性”是对女性的仇恨、不喜欢或不信任，或者对女性的偏见。确实，这很可能是“厌恶女性”这个词的定义，但我们对的不是词语，而是本体上存在的事物的本质，作为我们调查的真正主题。因此，让我们对“厌恶女性”的本质进行调查,并看看我们的调查结果是否与字典对“厌恶女性”的定义有任何相似之处。

一个人可以进行多种行为，比如打开一封邮寄来的信是一种行为。那么打开一封邮寄来的信是一种厌恶女性的行为吗？不是。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至少有一些行为不是厌恶女性的。因此，要么是这样的情况，即没有任何行为是厌恶女性的，要么只有一些行为是厌恶女性的。有人说有些行为被认为是厌恶女性的，这样的说法很常见，媒体、女权主义者等经常对此进行确认。由此可见，不是没有任何行为是厌恶女性的，而是有一些行为是厌恶女性的，同时有一些行为不是厌恶女性的。现在，我们必须调查一下厌恶女性的行为和非厌恶女性的行为之间的区别。

让我们想象一个不存在女性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是否可以说存在一些被认为是厌恶女性的行为呢？嗯，不能。因此，在任何情况下，如果一个男人打了另一个男人，这样的行为不能被认为是厌恶女性的。如果一个男人为另一个男人打开车门，在任何情况下，这样的行为都不能被认为是厌恶女性的。如果一个男人不为另一个男人打开车门，在任何情况下，这样的行为都不能被认为是厌恶女性的。然而，如果一个男人打了一个女人，为一个女人打开车门，或者不为一个女人打开车门，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行为可能被认为是

厌恶女性的。如果我们迄今所说的是真的，那么可以得出结论，厌恶女性涉及对女性进行的行为。

厌恶女性与公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厌恶女性的行为被认为是不好的吗？嗯，确实是。犯下不公正行为被认为是好还是坏的？嗯，肯定被认为是不好的。因此，实施厌恶女性的行为就是在实施不公正行为，而不实施厌恶女性的行为就是对女性进行公正行为。

现在我们必须理解什么是公正的行为，什么是不公正的行为，我们可以在与女性有关的情况下进行。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表现得公正时，那个人是否在互动中变得更好或更糟呢？嗯，当接受公正行为的一方会因此变得更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必然需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公正有时可能对被不公正对待的人有益，并且也会存在被公正对待对接受者不利的情况。

现在，一个事物是否能够变得更好，取决于是否根据其本质或违背其本质而采取行动呢？但或许我需要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澄清我的意思。如果你把一条鱼当成猫来对待，把一只猫当成鱼来对待，那么鱼或猫会因此变得更好吗？例如，如果你按照鱼的本质来对待猫，你可能会迅速尝试把猫扔进水中，因为那是鱼适应的栖息地，也是鱼继续生存的必要条件。同样地，如果你看到水中有一条鱼，按照猫的本质对待它，你将需要认为这条鱼正在淹死，并迅速把它从水中拉到干地上。显然，在这两种情况下，违背事物的本质是对其有害的。因此，行为与其本质相矛盾，就是使事物变得更糟，因此是对其不公正的行为。

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当一个人以符合女性本质的方式对待她时，她会变得更好。当一个人以违背她本质的方式对待她时，她会变得更糟。

由此可见，对女性行事公正，我们必须根据女性的本质来进行我们的行动，以违背她的本质来对待女性是不公正的。由此可得出结论，对女性的行为，如果违背她的本质，就是一种厌恶女性的行为；而对女性的行为，如果符合她的本质，就不是厌恶女性的行为。因此，厌恶女性是指对女性进行的行为，违背了她的本质，换句话说，把女性当作不同于女性的任何事物都是厌恶女性，正如 mgtow 已经得出结论，女性的本质包括高攀择偶、自私无情、短暂的生育窗口期、智力和力量较差、对应对压力的能力有限等。

然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把女性当作没有这些特质的人，就是厌恶女性。现在，这是对厌恶女性的一种激进颠覆，与女权主义者呈现的常见理解截然不同。然而，这样的结论对我们调查的不足或意外是并不奇怪的。

从我们的调查中发现，颠覆女权主义对厌恶女性的看法，以得出其本质的正确结论，因此通过审问与女性相关的最明显和常见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事物的真相。女权主义对女性

本质的否认导致了女性的可怕行为，以及女性之间不断增长的痛苦。女权主义信仰使女性变得更糟。然而，这并不应被理解为一种自私的评论，即女性在男性眼中变得更糟。

而变得更糟的体验主要由女性自己经历，她们更不幸福，依赖抗抑郁药物，没有孩子，处理现实的能力较差，更加不理性，生活在一种被动的无力感和恐惧中。把女性视为与男性平等对待是对她们的严重不公，就像把猫当成鱼对待是对猫的严重不公一样。不能期望女性或让她们自己期望能够公正或明智地治理，就像不能期望女性能够成为有效的士兵一样。因此，赋予女性某些权力和责任，比如选举权，是一种厌恶女性的行为，对女性的不公正，因为这个负担对她们来说太重了。这就好比把领导军队的权威和责任交给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不仅会输掉战争，导致士兵的死亡，而且还会导致自己的毁灭。

字典对于厌恶女性的定义开始时指出，厌恶女性是对女性的憎恨。憎恨在纯粹的哲学意义上是一个人希望他们憎恨的对象停止存在的欲望。女权主义者、今天的女性以及许多男性通常都否认女性作为本质的存在，他们否认女性的本性存在，将一个无性别的男人作为理解女性的对象。女权主义者所做的是对女性的极端仇恨，是对女性的彻底毁灭，甚至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现在这不能再清晰，比女权主义者的概念更不能明确的是，男人和女人的概念是社会建构的。女权主义者否认女性的存在，如果没有其他的话，这也不能被视为厌恶女性。我们不会像对待鱼那样对待猫，也不会像对待成年人那样对待孩子，我们不应该像对待男性那样对待女性，或者像对待女性那样对待男性，通过根据他们的本质对待彼此，我们对待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即我们对待他们都是公正的。

跟女人谈红丸会不利于男性吗？

Stardusk 不久前发布了一个视频，讨论了“红丸女性”的概念。红丸女性可以理解为那些已经接触并充分吸收了 MGTOW 信息的人。现在，Stardusk 视频的前提可以粗略地总结为以下几点：

1.所有女性都是这样的。

2.MGTOW 知识不能改变一个女性。

3.MGTOW 知识对女性是一种削弱。

4.MGTOW 知识只能被女性用来更好地用陷阱坑害男人。

5.可能有一些遗传因素使男性可能对女性的诱惑具有免疫力。

Stardusk 的视频先于我的文稿。由于 Stardusk 提出的主题与我打算讨论的内容有一些重叠，我将利用这个机会来解释他的前提作为我整体论点的一部分。

我的主题很简单，我相信教育女性 MGTOW 知识符合所有男性的最佳利益。

我将提出三个论点来证明这一立场。第一个将深入探讨知识的形而上学本质及其与正义的关系。第二个论点将涉及到育儿的话题，最后一个论点将涵盖追求爱情。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在《理想国》的第一卷中，苏格拉底与几位不同的对话者陷入了争论，对话的主题是正义。每位对话者都提出了他们自己对正义的定义，而苏格拉底则以他典型的方式，将每个定义与理论的推演进行对比。其中一个对话者叫做波利马克斯。

波利马克斯提出的正义定义如下：正义是一门艺术，善待那些是好朋友的人，伤害那些是坏敌人的人。因此，我们可以问自己，正义人的角色是不是伤害任何人呢？有人可能会说，确实是这样，即正义人的角色是伤害那些既是坏人又是敌人的人。但是，让我们考虑一下，当马受到伤害时，它们是变得更好还是更糟呢？显然是变得更糟。但从哪个方面来看呢？是相对于使狗变得好的美德，还是使马变得好的美德呢？显然是相对于使马变得好的美德。同样，当狗受到伤害时，它们在使狗变得好的美德方面变得更糟，而不是在使马变得好的美德方面。但是，同样的事情不能同样地适用于人类吗？当人类受到伤害时，他们会在人类美德方面变得更糟吗？这绝对是可以说成真的。但是正义不就是人类的美德吗？是的，正是如此。

因此，那些受伤害的人必定会变得更不公正。似乎是这么个道理。那么，音乐家能通过音乐使人不懂音乐吗？显然不能。骑马者能通过马术使人变得不像骑手吗？这也是不可能的。那么正义的人能通过正义使人变得不公正吗？不，他们不能。善良的功能不是使事物免于受害而不是相反吗？是的。而正直的人难道不是善良的吗？当然是。那么，正直的人的功能不是伤害朋友或其他人，伤害朋友或其他人的是他的对立面，即不公正的人。因此，通过这一论点，苏格拉底向波利马克斯表明，伤害任何人就是使他们在人类美德方面变得更糟，因为正义是一种美德。由于正义不能产生它的对立面，必须得出结论，伤害任何人就是不公正的行为。

现在，知识不是无知的对立面吗？当然是。知识不也更好于无知吗？同样正确。所以，要么知识是好的，无知是坏的，要么无知是好的，知识是坏的。由于我们已经陈述过知识比

无知更好，那么知识就是好的，无知就是坏的。如果知识是好的，并且先前已经论证过一件事物不能导致它的对立面，那么可以得出结论，知识导致善，而无知导致恶，并且两者都不导致它们的对立面。所以，这一论点的含义是，知识总是让你变得更好，而不是更糟。

而无知总是使你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如果这是可以接受的，那么也能否说，有意为某人的无知做贡献就是使他们变得更糟呢？确实可以。而使某人变得更糟就是对他们造成伤害，这也是真的。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有意为某人的无知做贡献就是对他们造成伤害。正如我们之前所证明的，对任何人造成伤害就是不公正的行为，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结论，有意为某人的无知做贡献就是不公正的行为。

从这一论点中还可以得出另一个结论，即有意隐瞒知识使某人无法得知，就是使他们变得更不公正。由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对女性隐瞒红色药丸知识将是男性的不公正行为。第二个结论是，试图对女性隐瞒红色药丸知识只会促使创造更不公正的女性。因此，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教育女性红色药丸知识将创造更公正的女性。在实际世界中，可能很难看到这一点是如何发生的，但我希望我的接下来的两个论点能够有助于阐明这一点。

第二个论点集中在育儿问题上。现在我们说女性在影响儿童的地位中占压倒性优势是没有异议的。这可以从产假开始观察，到单身母亲的不断增多，最终到女性几乎在小学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因此，可以假定儿童的早期发展是女性的主导地位。现在，男女之间不同类型的关系是不是存在多种呢？当然有。毕竟，女性和男性之间可以有友谊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姑爷舅婶的关系，祖父母的关系，母亲和父亲的关系，恋人、女朋友或男朋友的关系，当然还有妻子和丈夫的关系。现在，在这些关系中，有两类关系出现了。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有由血缘联系起来的关系，这些关系我们归类为家庭。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有所有非血缘关系，其中所有关系都具有浪漫的潜力，而友谊是一种可以引发性互动的类型。

好，让我们再次采用我在我的许多其他视频中使用过的论点：女性天生是享乐主义者，因此她们寻求最小化痛苦、最大化快乐。现在，难道不能说快乐对女性是有利的吗？确实可以这样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痛苦对她是不利的，这也是真的。因此，女性会寻求最大化她的利益，同时最小化她的损害。

现在，女性是否想要对她们的孩子最好呢？乍一看，我们希望肯定地回答是肯定的，我们愿意说是的，女性希望为她们的孩子争取最好的。然而，我不相信这是事实。同时，这也不应被解释为暗示相反的情况，我并不是在暗示女性想为她们的孩子谋取更糟的东西。

我们需要进行一些阐述。首先，如果女性自然而然地希望为她们的孩子谋取最好的，那么

就不会有杀婴、也不会有任何形式的堕胎。此外，就不会有亲子疏离，或者在监护权争夺中使用孩子作为武器。事实上，这些事情本应该不存在，但它们却存在了。既然这些现象存在，就必须有一个解释这些现象的解释。

现在，可以观察到在我列举的每个例子中都存在利益冲突，即女性和她的孩子之间的利益冲突。确实，这在我列举的每个例子中都很常见。这是有道理的，也是从我们之前的论点中逻辑上得出的。如果确实女性会最大化她们的利益并最小化她们的损害，那么在女性的利益和孩子的利益之间产生冲突时，她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孩子的。

好，但是在没有孩子和母亲之间的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呢？可以说母亲仍然会最大化她自己在孩子方面的利益。那么什么符合母亲的利益呢？首先是健康，因为一个健康的孩子比一个生病的孩子需要更少的工作和照顾。最大化孩子的健康符合母亲的利益。除了健康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对孩子的教育也是符合母亲的利益的。一个表现不佳的孩子会让母亲感到羞耻，从而引起痛苦，因此最大化孩子的教育也符合母亲的利益。教育孩子也需要最大化，因此在这种方式下，可以为孩子的养育和发展争取许多方面。在母亲通过最大化对孩子本身有益的事物，比如健康和教育，来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的情况下，她也希望最小化孩子生活中的损害，以某种方式要么最大化她的利益，要么最小化她的损害。

首先，让我们假设孩子是男性。在 MGTOW 社区中，单身母亲对男孩进行“规格化”的现象已经有过先前的记录。规格化的现象被描述为母亲将她期望从丈夫那里得到的角色和责任强加到孩子身上。而这些责任不涉及乱伦。如果确实发生了规格化，那么母亲会担心失去儿子，害怕他与其他女性有关。我认为这种担忧在“母爱”的概念中部分可观察到，以及妻子和婆婆之间常常出现的冲突，以及 Andrea Dworkin 的著作中概述的乱伦正常化的观念。如果我们接受这些前提，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母亲会给儿子讲述关于女性的警示故事，同时在儿子眼中提高自己的形象。

让我们来看一下“拜金女”的概念。一个拜金女通常是在从一个男人那里最大程度地获取财物。拜金对女性是有利的，即对拜金女来说有利，而对男性来说是有害的。然而，母亲会警告她的儿子不要和拜金女交往。如果她没有警告她的儿子，那么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她不会提倡她的儿子与拜金女有关。她自己可能是一个拜金女，并且她可能会鼓励女儿去拜金，但却从不建议儿子追求拜金女。但为什么母亲要警告儿子关于拜金等不良女性行为呢？显然有两种情况。首先，在母亲和儿子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其次，在她的利益内是鼓励儿子追求拜金女。

那么，驱使母亲阻止儿子追求拜金女的利益是什么呢？如果儿子最终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

那么儿子将被剥夺他的资源，毫无疑问。如果儿子以这种方式被剥夺，那么他可能就一无所有，无法在需要时支持母亲。此外，拜金女不太可能生孙子，这反过来意味着她的儿子将拥有更少的资源来吸引一个愿意生孙子的女人。最后，即使拜金女会生孙子，可以推断出存在一个风险，即她可能会因为找到更富有的人而离开父亲。如果是这样，母亲肯定会失去对孙子的一些探视权。

现在，拜金女的概念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它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甚至可能从时代的黎明开始。我的意思是，这个概念也被认为几乎是女性特有的，最后被认为是负面的。因此，拜金女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负面的、仅限于女性的行为。那么，拜金女的概念与高攀择偶概念有何不同呢？

那么，我敢打赌，MGTOW 认为高攀择偶概念是普遍存在的，而拜金女的概念则可能不是，至少在对拜金女的传统解释下可能不是。现在，据我所知，没有任何 MGTOW 的内容创作者制作过一部警告男性注意拜金女的视频。我怀疑这是因为拜金女的概念在男性中是常识，是在他们发现女性并对她们产生兴趣后不久就会有人告诉他们的概念。拜金女的观念是主流意识的一部分，公开谴责拜金女的行为对于任何一方都不会引起争议。

现在，如果像拜金女这样的负面、仅限于女性的特质能够进入主流意识，那么其他概念，比如高攀择偶概念，也应该有可能做到同样的事情。之前我们提到，儿童教育是女性的主导领域，正如女性警告自己的儿子要小心拜金女一样，那么母亲肯定可以将高攀择偶概念添加到她们警告儿子的事物清单中。如果母亲开始警告她们的儿子注意高攀择偶现象，那么对高攀择偶的认识将迅速传播到主流意识中，并成为共识，就像拜金女一样。

对于“墙”的概念也可以说类似的事情，尽管年轻的母亲可能不太接受这个概念。我认为，一个有经验的女性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去向她的孙女提及这样的想法。实际上，如果老年女性不已经了解这个现象的某个版本，我会感到惊讶，也许“墙”的概念已经包装在“老处女”或“未婚女子”的概念中，然后就被遗忘了。

因此，我们的第二个论点可以总结如下：由于女性是儿童发展的主要影响者，因此她们是 MGTOW 概念传播给孩子的一个重要媒介。因为女性似乎毫无问题地警告她们的儿子关于纯粹女性的负面行为，比如拜金，那么应该有可能将其他类似的现象引入母亲警告儿子的清单中。最后，母亲警告儿子关于高攀择偶这样的事情的动机是出于母亲的最大利益，这反过来意味着学习 MGTOW 知识的男性不会对女性造成削弱，至少对那些有儿子的女性来说是这样。

现在，我们的胜利将在于将“高攀择偶”这个术语提升到主流意识中。不必要求完全传达

该术语的细节，比如，几乎可以肯定，高攀择偶的概念后面会跟着一个新的免责声明。

但是一旦这种现象被提升到语言层面，个体男性将自行弄清楚其余的部分。有时候，你只需知道在 Google 上搜索什么。当然，将这样的想法注入主流，必然需要包装在一些针对女性的刻板印象中。

现在，我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论点是围绕着求爱展开的。Stardusk 认为，女性学习 MGTOW 知识可能有助于她们用陷阱坑害男性。让我们评估这个论点。首先，让我们明确一些概念，那些已经了解红色药丸知识的女性，我们称之为红色药丸女性；相反，那些没有了解红色药丸知识的女性，我们称之为蓝色药丸女性。同样，我们区分红色药丸男性和蓝色药丸男性。现在我们有四个角色：蓝色药丸女性、红色药丸女性、蓝色药丸男性和红色药丸男性。有了这些区分，我们可以看到在相互作用方面只有四种可能的组合：

蓝丸女性和蓝丸男性

蓝丸女性和红丸男性

红丸女性和蓝丸男性

红丸女性和红丸男性

现在，红丸男性已经得出结论，nawlt 不存在，因此，无论是蓝丸女性还是红丸女性提出的任何论点，都不会对他产生影响。

因此，红丸知识无论如何都不能帮助女性在追求红丸男性方面。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安全地从关注中排除四种可能的互动中的两种，即女性利用红丸知识来建立更好的男人陷阱。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蓝丸女性向蓝丸男性发起进攻。由于蓝丸女性没有红丸知识，不能说她会从红丸知识中获益，帮助她捕捉男人。这意味着只有一种可能的互动，女性可能通过拥有红丸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占据优势，那就是红丸女性与蓝丸男性之间的互动。

可以争论说，蓝丸男性已经对女性有一种理想化的看法，因此，他不会对红丸的话题提出保留意见。例如，我们的蓝丸男性不会检查高攀择偶、墙或男性对母性的需求。如果这位蓝丸男性没有提出这些顾虑，那么可以推断红丸女性永远不会发现自己需要为这些问题辩护，因为蓝丸男性并没有提出任何"All Women Are Like That"（AWALT）的说法。

如果是这样，那么她的红丸知识在在防御 AWALT 的论点方面将毫无优势，因为这个问题永远不会浮出水面。蓝丸男性将会根据典型的蓝丸标准进行筛选，例如共同兴趣、外貌、

幽默感、智力以及他个人的其他偏好。事实上，如果女性提出任何声称自己是 AWALT（所有女性都如此）的说法，比如提到高攀择偶，那么她实际上已经向男性介绍了红丸知识，而这并不符合她的利益。如果提到高攀择偶不符合她的利益，那么可以得出结论她会对她可能拥有的任何红色药丸知识保持沉默。

现在，这并不意味着红丸知识不会帮助她吸引这个男人。我们迄今为止所论证的意味着她的红丸知识在与男人的对话中永远不会显现。好吧，那么关于红丸知识在暗中使她受益的问题呢？她是否可以利用红丸知识改变与男性打交道的策略以取得更好的结果？红丸知识是否能够帮助女性改变她的战术呢？让我们调查这个可能性。

如果可以说红丸知识对女性有利，那么必须得出结论蓝丸女性由于对红丸知识的无知而表现不佳。现在，蓝丸女性是否高攀择偶呢？她是否需要意识到高攀择偶才能表现得高攀择偶呢？当然不需要，所以可以得出结论，对高攀择偶的无知并不妨碍女性表现得高攀择偶。那么发生了什么？

当蓝丸女性被介绍到高攀择偶的概念时，如果她以诚实的态度解释这个概念，她将发现自己的人生中有很多与高攀择偶行为相对应的行为。因此，将高攀择偶的概念介绍给蓝丸女性只是让一个女性意识到她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前就是真实的某个方面。

然而，意识本身不能传递优势，除非以某种方式应用，改变她的行为。那么，红丸女性在意识到高攀择偶后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呢？她会变得更高攀择偶吗？当然不会，因为在意识到高攀择偶之前，她已经尽可能地高攀择偶了。因此，她在意识到高攀择偶后能够做出的唯一战术变化是摆脱高攀择偶行为。但如果确实她开始约束自己的高攀择偶，这并不能被看作对蓝丸男性的不利影响。即使高攀择偶的知识不能使女性更加高攀择偶，也许它会帮助她隐藏她的高攀择偶。那么，当我们的红丸女性与蓝丸男性互动时，而蓝丸男性对高攀择偶一无所知时。

那么，他不会寻找高攀择偶，也不会能够识别高攀择偶，即使他看到高攀择偶的行为，也不能称之为高攀择偶。由此可见，红丸女性在隐藏她的高攀择偶行为方面将不会获得特殊优势，超出她通常会做的。即使蓝丸男性发现她犯了一些错误，这个错误本身也永远不会被指责为高攀择偶，因为我们的蓝丸男性对这个概念一无所知。由于他对这个概念一无所知，他会用除了高攀择偶之外的其他方式来解释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女性需要根据这些条件而不是高攀择偶的条件来为自己辩护。因此，对于红丸女性来说永远不会让对红丸概念的讨论成为对话的一部分，因为引入这样的术语对她来说并不有利。

现在让我们稍作偏离，看一看荡妇的概念。荡妇的概念是一个贬义词，几乎只用来指责女

性，男性也使用这个词污蔑，但更重要的是女性也使用这个词。现在，一个男人可能使用这个词作为一种侮辱，但在一个女人口中，这个词有不同的力量。如果一个女人称另一个女人为荡妇，她正在做两件事。首先，她试图将自己与这个侮辱的目标区分开来，从而在观众眼中提高自己的地位。第二，她在削弱目标的地位。男性的等效词是称另一个男人为懦夫。毕竟，据说男人不想和荡妇约会，女人也不想和懦夫约会。现在，正是女性在使用这个术语时的区分和贬低机制，为女性提供了更强烈的动机，用这个词来指责另一个女性。同样地，如果“高攀择偶”变成了一种侮辱，女性会有动机用它来攻击彼此。例如，如果一个女人抢走了另一个女人的男朋友，受害者可以将行为者称为“高攀择偶的婊子”，而不仅仅是“婊子”。我认为，如果这个词在女性群体中变得流行，高攀择偶的意识将很快在女性和男性中传播，高攀择偶等红丸的概念将通过我刚刚描述的机制提升到主流意识中，就像“荡妇”这个词是如何传播的一样。

但是，红色药丸女性能够从男性对母亲的需求的知识中受益吗？这一标准是否证明了 Stardusk 在红色药丸知识中担心女性具有对男性有害的工具的担忧呢？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想法。如果男性对母亲的需求被理解为男性对女性认可的一种天生依赖，那么情况是这样的：男性会感到被迫追求女性的认可并想要保持。

有了这个知识，一个红色药丸女性意识到男性对母亲的需求，她就能够深入了解为什么男性对女性表现出兴趣。然而，这是否能帮助她吸引一个男人呢？男性是否会选择他们希望接近的女性呢？当然会。现在，男人接近女人是否部分受到对母亲的需求的影响？当然是的。但是，男人是否接近一个特定的女人受到对母亲的需求的影响呢？当然不是。因此，尽管可以说男人会因为对母亲的需求而部分地接近女性，但不能说他会选择接近特定的女性是受到对母亲的需求的影响。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知道男性对母亲的需求的知识就不能被女性用来改变她的行为，以增加被接近的次数。如果知道男性对母亲的需求可以影响这个结果，那么女性就不会穿得性感，因为通常男性不会将他们的母亲与性关联起来。

如果女性穿得性感，而女性本性是享乐主义的，那么穿得性感就是在最大程度上满足她们的兴趣。女性通过穿得性感取得了成果，因为取得成果意味着最大化的方法是有效的，所以穿得性感是有效的。

有人说，男性从与有吸引力的女性的性征的征服中获得认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从男性对母亲的需求中寻求的认可就与性征的征服中寻求的认可是一样的，那么男性对母亲的需求就是通过性征的征服来实现的。我认为男性对母亲的需求是一种不同类型的认可，不同于通过性征的征服所实现的认可。如果是这样，那么对男性母亲需求的满足就不同于性征的征服的满足。如果穿得性感的目的是在性层面上引起兴奋，而且已经有人争论过它在

吸引接近方面是有效的，那么男性接近女性的原因就不能建立在对男性母亲需求的基础上，因为一个男人不会基于对男性母亲需求而选择一个特定的女性。

他只会被激励成群结队地接近女性，因为有男性母性的需求，因此红丸女性无法利用对男性母性需求的认识来改变她的行为以捕获一个男人。

但是，一旦她捕获到一个男人，那么关于男性母性需求的知识能帮助红丸女性控制一个男人吗？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明确一下我们已经隐含的，这个问题所隐含的是，一个女人已经意识到她可以控制一个男人，并且她有这样的欲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红丸知识并不需要让她意识到存在通过这些机制可以控制男人的方式。因为男性母性需求呈现出一个可利用的机制，通过它可以实现控制，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让一个女人了解男性母性需求的知识确实会帮助她控制男人。

然而，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这样一个女人在接触到男性母性需求的概念之前并不知道男性对女性认证的欲望是男人可利用的品质。现在让我问你这个问题：哪个有过与男人有重要经验的女人不知道女性认证是女人可以在男人身上利用的东西？我认为没有这样无知的女人。因此，如果这样一个女人已经意识到一个女人可以利用女性认证，那么得出这样的结论，接触男性母性需求的概念对她来说不会增加更多的洞察力。事实上，向一个女人介绍男性母性需求的概念只会说明为什么利用女性认证会奏效，因为暴露男性母性需求的概念不会增加更多的洞察力。

将务实信息加入红丸女性的技能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红丸女性对这一现象的认识仅仅是表面的。毕竟，她仍然需要找出如何利用这种行为，仅有认识是不会教给她任何诀窍的。尽管其他红丸理念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分析，我相信我们对它们的每一个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要么红丸理念使女性个人受益，使她们成为更好的人，要么它们使男性受益，为女性提供了成为更好伴侣的指南，要么它们对于一个恶意女性怎样利用男性的知识没有影响，它们只是为她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名字。这是有道理的，并且自然而然地是我们在第一个论点中所展示的。知识不能使某人变得更糟，尤其是自我认知。

有了这个结论，我就结束了我的第三个论点。现在总结一下，鼓励女性接触红丸知识只能使男性和女性受益。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提出了三个论点。在第一个论点中，我们得出结论：知识只能使人变得更好，即有意隐瞒知识使某人无法得知，就是使他们变得更不公正。

在第二个论点中，我们得出结论：红丸知识应该能够通过女性对孩子的教育进行传播并影响社会。最后，在第三个论点中，我们展示了一个红丸女性只能希望在与一个蓝丸男性

对抗时取得优势，但深入探讨后，发现并不存在这样的优势。

硬实力与软实力

人类是动物，动物社会建立在性别二态性发挥作用的方式上。在人类中，性别二态性表面上有利于雄性，不仅是因为人类雄性比雌性更大更强壮，而且更聪明。但是这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男性在身体和智力上都优于女性，为什么人类社会却由女性主导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看权力是如何运作的。

权力是影响他人行为以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的能力。现在有两种权力：硬权力和软权力。前者被定义为使用武力和金钱来影响他人，而后者是吸引和拉拢人的能力。让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些不同的权力动态。

硬权力是强制性的，通过军事威胁和经济诱因执行，基于有形资源，如军队或经济。因此，美国 2003 年入侵伊拉克和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是美国行使其硬权力的例子。硬权力可以用两个词概括：金钱和肌肉。

软权力贴切地被称为权力的第二阶段，是说服他人做自己想要的事的能力。说服力是基于吸引和效仿，依赖于无形的权力资源，如文化、意识形态和制度。由于软权力依赖于无形资源，行使者必须能够产生合法性以增强软权力。因此，信任对软权力至关重要。

通过好莱坞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美国文化表明了美国软权力的存在。美国电影产业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法国，美国电影的观众数量是法国电影的两倍。在美国的敌人中，这个数字甚至更大，在俄罗斯是三倍。中国，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和世界第二大超级大国，自 2011 年以来有一半的影片达到了十亿美元票房的水平，这意味着美国敌人的下一代领导人正在被好莱坞电影培养出来。奥巴马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承认了这一点，他说娱乐是我们美国外交的一部分，是使我们独特的一部分，是使我们成为如此世界强大的一部分。你可以去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你都会看到一个穿着马达加斯加 T 恤的孩子，你可以说愿原力与你同在，他们会知道你在说什么的。

其他国家已经意识到好莱坞所构成的威胁，一些国家限制或限制了外国电影的数量，限制去外国制片商的票房名额，并支持本国电影产业，以保护它并帮助它发展。例如，中国每年在影院播放的外国电影数量限制为 20 部，强迫好莱坞使用国内分销商，获得票房收入的 15%。

与美国相比，分销商在美国获得 50%至 55%，在其他地方平均为 40%至 45%。俄罗斯也开始采取类似的措施，自乌克兰危机以来。除了数字之外，好莱坞还塑造了有关文化、民族和甚至历史的观念。电影评论家和历史学家 Ed Rampel 在基于莫加迪沙之战的《黑鹰坠落》中解释说：看看《黑鹰坠落》，那时每个在看 CNN 的人都记得关于那场真实事件的一件事，那就是美国死去的士兵被胜利的索马里人拖在灰尘中，只穿着内裤。

在电影《黑鹰坠落》中，这部电影得到了美国军方的大力支持。对权力资源的获取决定了每种权力使用方式的效果如何。在涉及硬实力时，规模很重要，因为拥有更大国家收入的大国能够负担得起庞大的军队，并对其他国家施加经济压力。这意味着较小的国家被迫发展其软实力能力，因为他们无法与较大的国家竞争。起初，似乎时间对硬实力有利，因为它基于有形资源，这意味着生成它需要很少的时间。然而，军事和经济胁迫的初步结果是立即的，但它们是短暂的，因为硬实力的性质要求迫使一个人以一种不同于其平常行为的方式行动。

从长远来看，你会意识到时间实际上更有利于软实力，因为它改变了一个人的态度，使其自愿以一种不同于其平常行为的方式行动，诱导同意。硬实力强迫，软实力则相对温和，硬实力是直接的，软实力是间接的，硬实力是积极的，软实力是被动的。

现在，抛开政治不谈，让我们来看看这些不同的权力动态是如何融入男女关系中的。性别之争是男女之间为争夺资源和控制而展开的内战。与女权主义教义相反，性别并不是社会构造，自然在决定每个性别的战斗工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男性更大、更强壮、更聪明，因此他们天生适合硬实力。另一方面，女性作为较小和较弱的性别，意味着她们必须依赖软实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女性被视为柔弱的原因。

硬实力的第一个组成部分是体力，而男性在这个领域占主导地位。为了克服这种硬实力的劣势，女性利用软实力，使男性行使硬实力在社会上变得不可接受。通过机构实现这一点，从英国的学校开始，英国 97%的幼儿园教师是女性，英国四分之一的小学完全由女性工作人员组成。总体而言，男性仅占小学教师的 12%。这意味着女性教师可以自由地在男孩中灌输男性为中心主义。

司法系统是女性用来限制男性硬实力的第二个机构。这是他们的安全网，为那些质疑自己自幼以来所受到的社会条件并意识到他们被操纵或利用的男性提供了保护。代理暴力的威胁阻止这些男性对女性行使硬实力。例如，我不会打击先打我的女性，不是因为我认为打女性在道义上是错误的，而是因为我不想被逮捕，去监狱并且拿到案底，从而影响我的就业机会。

硬实力的第二个组成部分是金钱，男性在这方面也占优势。但这种优势的原因不仅仅是自然的，就像硬实力的第一个组成部分一样。男性在这方面的经济优势是自然和后天的混合。工作分为两个领域，一是需要体力的工作，例如体力劳动，另一是需要智力的工作，例如STEM。由于性别二态性有利于男性，而且男性分泌的睾丸激素较多，使他们更有竞争力且更愿意冒险。

现在，让我们看看男性是如何培养的。所有男性都被培养成认为自己天生毫无价值。如果男性失败，对他们来说没有兜底的安全网，我们可以看到社会阶层低到一定程度就已经见不到女性了。

男性必须摆脱这个困境，如果他们想要得到一个女人或在生活中找到一个位置。这意味着工作开始变得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资源，购买基本生活必需品，比如食物、衣物或住所，而且开始具有全新的意义。男性开始以工作为基础构建他们的身份，生活中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他们如何有效地获取资源。这就是为什么男性在失去工作后会自杀的原因。失去提供资源的能力，没有安全网来接住他们，再加上失去身份标志的压力，导致引发存在危机，甚至于成为男性庞大的自杀率中的一员。

另一方面，女性被培养成认为自己有价值，仅仅因为拥有阴道。这意味着女性不面临男性面临的压力。这一现实体现在她们的职业选择中。女性喜欢在安全环境中工作，从事不需要大量体力和精力的工作。有三分之二的女性只工作半天。难怪男性赚更多的钱。

女性克服这种硬实力优势的方式是让男性利用他们的资源来满足她们，而不是反对她们，无论是自愿还是非自愿。她们通过两种方式实现这一点，个人和职业上。

在个人关系中，女性通过浪漫主义让男性为她们花钱。浪漫主义是一种金钱制造计划，采用金字塔的形式，包括四个阶段：约会、长期关系、婚姻和离婚。每个阶段都比前一个阶段更昂贵。它始于约会阶段，在约会阶段，女性要求享受美食和款待，这延续到第二阶段，即长期关系。长期关系带来了新的期望，除了旧的期望之外，还包括为她的日常开支贡献，如食物和交通。长期关系在女性说服男性他们应该将关系提升到新水平并一起搬到一起的时候达到高潮，换句话说，为她在他的房子里免费居住。

第三阶段是在她困住男性进入婚姻的阶段。她不会接受他的求婚，直到他单膝跪地，用三个月的工资买的的订婚戒指向她求婚。在她炫耀了钻石戒指给她的女朋友之后，为“大婚之日”设定了日期。婚礼的平均费用将超过 30,000 美元。在婚姻中，劳动分工会形成，即他挣钱，她花钱。以下是《每日邮报》一篇文章的摘录，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文章标题为《十位中年女性中有九位掌控财务规划》。超过三分之一的女性表示，她们的伴侣或

丈夫认为他们掌控了钱包，但实际上，她们掌控着财务，并负责确保账单得以支付、平衡账簿并掌控家庭开支。她们说，接受采访的女性中有九成表示她们在家具购买决策上有发言权，92%掌控大型电器的购买，包括电视、音响和电脑。虽然 85%的人表示，他们决定家庭度假去哪里，而大多数人 66%还透露他们在家庭汽车上有最终发言权。在全球范围内，情况也是一样的。有些地方的情况比英国更加明显。在日本，丈夫实际上将他的工资交给了失业的家庭主妇，然后她从他的薪水中给予他零用钱。难怪日本正在引领 MGTOW 的道路。

婚姻之后就是离婚。在离婚期间，女性以多种方式占有男性的钱财。首先，她可以声称她负担不起律师费，因此他必须支付她的律师费，而且这还要另外支付他自己的费用。这意味着男性必须为整个法律程序买单。其次，她拿走他一半的资产，无论她是否为之做出贡献。最后，她要求子女抚养费和赡养费，从他剩余的财富中索取。总的来说，男性可能会失去 80%到 90%的财富，在这个过程中成为她的经济奴隶。

在职业领域，女性直接通过政府从男性那里获取金钱，这就是女权主义的核心。首先通过工资差距谎言实现这一点。"Man Woman Myth"制作了一部出色的视频来揭穿这个谎言。在他的视频中，他说温布尔登男子决赛的门票价格为 965 英镑，而女子决赛的门票价格为 325 英镑，然而两性的奖金在这一点上是相等的。男性被要求打更多的网球比赛，男性打五盘制，而女性只打三盘制，并且男性打得比女性更高水平，而男性被要求打更多的比赛，意味着大多数男性球员没有时间参加其他比赛，比如双打，这意味着女性能够在比赛中赚取更多的钱。他继续说 2012 年的奖金为 110 万英镑，男性需要打 21 盘才能赢得奖金，而女性只需要打 14 盘就能赢得相同数额的奖金。在 2012 年的比赛中，罗杰·费德勒打了 26 盘赢得温布尔登，而塞雷娜·威廉姆斯只打了 17 盘。这意味着费德勒每盘获得 4.4 万英镑，而威廉姆斯获得 6.7 万英镑，这是女性每百分比多得 2.3 万英镑，而且报酬率更高。所以不仅塞雷娜·威廉姆斯每百分比赚得更多的钱，她还有机会参加双打并获得其他奖金。不公平不仅仅发生在中央球场。在大西洋彼岸，Reddit 的新首席执行官 Alan Powell 禁止了薪水谈判，因为男性是更难以谈判的，从而导致他们获得更高的薪水。POW 说：“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公平，我们将让你用一点点现金工资换取股权，但我们不会奖励更善于谈判的人更多的薪酬”，她说的“人”是指男性。因为女性是如何通过税收从男性那里获取金钱的，其中男性和女性都纳税，我们将按照每个性别支付的税款与获得的福利相比较来分析这个问题。美国男性支付三分之二的税款，但只收到三分之一的福利，而美国女性支付三分之一的税款，却获得三分之二的福利。

在美国，有 200 多个为妇女和儿童提供福利的项目，而在这些项目中，没有一个是为男性

设计的。在 2014 年，美国政府为社会保障、失业和劳工、医疗保健等项目的总联邦支出中，有 62%用于妇女。在英国，自 2010 年保守党上台以来，从福利和税收变革中节省下来的 85%的资金直接来自妇女。一个《卫报》的文章说："换句话说，从福利改革中节省下来的 260 亿英镑中，有 220 亿英镑来自妇女的口袋。"毫无疑问，女性的选举权创造了福利国家。传统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都同意男性劳动力应该支持女性。但在如何支持女性方面存在分歧。传统主义者认为每个男人都应该在生活中支持女性，而女权主义者则希望所有男性都支持所有女性，无论他们与她们的关系是怎样的。所以，先生们你们知道了。女性已经战略性的剥夺了我们的权利，因为她们将我们行使我们与生俱来的优越体力定为非法，并将我们的资源用于她们自己的用途。

为什么哲学如此重要

我收到了一笔捐赠，并附带了一个对视频主题的请求，尽管我通常不制作这样的视频，但考虑到这笔钱是由善意寄给我的，不满足请求感觉有点不妥。我被要求回答的问题是："马库斯，你为什么认为哲学对男性很重要？"这个问题似乎很简单，但当我仔细考虑时，我发现我想要给出的答案比问题本身要复杂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似乎很愚蠢，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个问题却非常严肃。甚至这样一个问题，马库斯，你为什么认为哲学对男性很重要，就预设了一些事情：我，马库斯，相信哲学对男性很重要。

事实上，我可以确认我确实相信哲学对男性很重要。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有趣或启发性的见解。然而，有趣的是，这个问题还预设了一个相容的偶然性，也就是问题的表述暗示了有人认为哲学很重要，也有人认为哲学不重要。现在我要提出的观点是，命题"哲学不重要"在内部上是不连贯的。让我们看看这是如何运作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确认命题"马库斯认为哲学重要"是真实的，现在我需要展示我相信的理由。为了做到这一点，我必须证明命题"哲学重要"是一个真实的陈述。那么我该如何做呢？我会首先寻找分离的问题，并问："哲学重要还是哲学不重要？"在这个分离中，我隐含地断言哲学本体存在，我相信这是在我被问到的原始问题中授予我的。

因此，我不会证明哲学的本体地位，而是要确定在问题"哲学重要还是哲学不重要"中哪

一方是真实的，我们现在需要问哲学是什么，只有当我们知道哲学是什么时，我们才能继续讨论哲学是否重要。这似乎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让我问你这个问题：如果我试图回答“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我会从事什么？难道我不是在从事哲学探讨本身吗？嗯，显然是的。但如果我正在使用哲学探讨来解释哲学，那么我不是在提问问题吗？你看，我必须已经相信哲学探讨是一种有效的探讨方法，以回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我只是为了确定哲学是否重要或不重要而提出的问题。

因此，显然我必须对哲学探讨的有效性赋予相当的重要性，如果我要相信这种探讨的结果。由于我必须预设哲学探讨的有效性，并且我选择了哲学探讨作为我的工具，我必须相信哲学是重要的，不是吗？嗯，显然我必须这样认为，否则我会选择不同的调查方法，如果有的话。

因此，通过选择哲学探讨作为我确定哲学是否重要的工具，只能一致地得出这样的答案，即命题“哲学不重要”违反了我的预设，因此是错误的。这是“迁怒”的一个例子，即将结论视为前提的一部分。既然我在我的论证中发现自己在迁怒，那么我的论证就崩溃了，我们回到了最初。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重要性是一种价值判断，并且在人类条件之外是不存在的。

询问哲学是否重要并不是在询问哲学本身。但要问关于我们个体与哲学的关系，我仍然坚持我的主张，即哲学重要的命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客观真实的。你看，原问题中另一个深藏的假设是，参与哲学是一种选择。普遍认为，哲学是一种可以选择回避的东西，哲学家在从事哲学，而普通人不参与。我相信这是完全错误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关于人是什么的解释，他说人类是理性的动物。如果我们接受这一解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作为理性的结果似乎被剥夺了选择不参与哲学的权利。

如果你仔细思考这一点，这显然是明显的。人们争论着关于某些事物是否存在的问题，比如外星人、上帝、多元宇宙、道德、善恶、正义等，这些是本体论问题，而本体论是哲学的主要兴趣之一。尽管人们可能不会花太多时间在本体论的抽象理论上，但他们确实花费了很多时间在本体论的应用方面，特别是伦理学。伦理学是哲学的另一个主要分支，尽管人们可能不会在元伦理学问题上花费太多时间，比如“什么是善”，但他们确实参与了一些元伦理学问题，比如是否存在客观的善或客观的道德。

然后，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应用伦理学上，争论着堕胎是否是谋杀，这项法律是否公正，那项法律是否不公正，他们争吵关于动物权利、公民权利、人权等等，这些都是明确属于哲学应用伦理学范畴的主题。接着是政治，政治是哲学的第三个核心领域。我不认为我需

要列举人们就政治争论的例子，因为这几乎是普遍的。

你看，古希腊人实践的哲学有一定的发展过程，首先是治理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组织我们的社会，但在我们能回答我们的社会应该如何组织之前，我们必须解决人与人之间什么是公正行为以及什么是公正社会的问题，但在我们能回答人与人之间什么是公正行为以及什么是公正社会之前，我们需要回答存在的问题，什么是人类，什么是正义，这些东西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我们如何知道它们存在，什么使我们相信这些信仰是真实的等等。我认为没有人能够有力地辩论治理，或者换句话说政治是不重要的，没有人会争论伦理不重要，也没有人会争论理解现实，即存在与不存在，是不重要的。

不，我相信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些事情是重要的，为什么这些事情重要呢？因为这些事情关系到我们，影响着我们。但是为什么那些关系到我们和影响我们的事情很重要呢？因为我们作为人类很重要。那么为什么人类很重要呢？如果你信仰上帝，那么答案是人类具有道德价值，如果你不信仰上帝，那么我想什么都不重要，虚无主义是唯一的出路。但我认为，即使是无神论者，也会赋予人类道德价值，尽管他们无法为此提供理由。因此，以这种方式，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参与哲学，因为哲学关注的是对我们重要的事物，因此哲学也是重要的。

现在有人可能会试图对这个观点投入一些障碍，并说他自己不思考政治、伦理或本体论，这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陈述。问题并不是一个人是否有选择去思考政治、伦理和本体论，而是他是否能够做得好或做得不好。即使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也是根据某些形而上学的承诺生活的，无论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相信外部世界存在是每个人都持有的信仰，即使大多数人从未想过这个问题。哲学不是你可以选择远离的游戏，这是一个你可以擅长或者不擅长的游戏。如果你认为自己不是一名玩家，那么你在这个游戏中就表现得不好。事实上，我们在进行哲学思考方面越差，我们就越受到强加给我们的信仰的限制，越有可能声称对我们已经熟悉的信仰。

在哲学方面越差，我们就越需要某些信仰成为真实或虚假。所以，说了这么多，对于问题“马库斯，你为什么认为哲学对人类重要”这个问题的荒谬性开始显现出来。你可能一样问我：“马库斯，你为什么认为思考对人类重要？”我怎么可能以一种一致的方式持有相反的观点呢？

另一个论点的方法是回到希腊哲学一词的字面翻译。希腊语中，“哲学”是一个由两个独立单词 philo 和 sophia 组成的复合词，大致翻译为对智慧的热爱。认为哲学不重要就是认为智慧不重要。智慧的重要性的证明在试图过一种与智慧相反的生活中体现出来，即过

一种愚蠢的生活。如果有人希望辩护认为愚蠢的生活是好的，而智慧的生活是坏的，他是自由的，但这样的辩护超出了我的能力。

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提出一个最后的观点。擅长哲学并不等同于能够记住并引用哲学论著，这样的展示只是记忆的表现，而不是才华的表现。擅长哲学意味着培养那些思考的技能，使你能够从基本前提中产生这样的论点。通过阅读哲学论著，一个人通常可以培养这种技能，但并不意味着他要接受这些论著中被辩护的任何信仰为真实。另一种思考方式是，就像学习弹吉他一样，你不是因为能够演奏别人写的歌曲而成为音乐家，而是当你能够创作歌曲并演奏得很好时，你才成为音乐家。你可以通过研究别人的作品学到作曲，但最终，一个好的音乐家只需要他的乐器就能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哲学家反过来只需要他的思想就能产生清晰而一致的思想，因为没有人能逃脱思考，因此也无法逃脱哲学。我们都以某种方式成为哲学家，只是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擅长而已。

所有女人都是妓女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在 MGTOW 中被提出的想法，即将所有女性视为妓女。现在，这个观点很容易被证明是错误的。只有当一个女性有性行为时，她才能被称为妓女。存在一些女性是不活跃的，比如处女，因此存在一些女性并非妓女。因此，并非所有女性都是妓女。

虽然这个论点是合理而且有力的，但它似乎并没有捕捉到它所描述的精神。当有人断言所有女性都是妓女时，这似乎是对一个稻草人论点的反驳。也许我们应该从头开始，首先理解这种情感的本质，然后再围绕它构建任何论点。

首先，有妓女，根据字典的定义，这些女性被称为妓女。接下来，我们有非妓女类型的女性，因为她们通过交换性行为来获得像晚餐、旅行等事物，我们也将她们称为妓女。我们还看到一些女性利用性来在生活中取得成功，比如将生殖器当做升职器。这些例子通常被当作为妓女行为的代表，似乎最终导致了所有女性都是妓女的想法。

然而，还有其他例子描述了女性不同于前述情况参与性行为的条件。有些女性会投向摇滚明星、名人和被认为地位高的其他男性。有些女性纯粹是为了享受性的愉悦而参与性行为，而另一些可能会与地位较低的男性发生性关系，因为他的生殖器较大，或者为了报复而与女性朋友的男朋友发生关系。与最初的一组行为相反，尽管第二组包含了自愿的性行为，

但它们并没有妓女的特质，至少不同于第一组的感觉。

第一组行为的统一点在于它们都有物质利益作为最终目标。让我们将这类性行为称为物质主义性行为。第二组行为则统一在似乎都有享乐主义的最终目标。让我们将这类性行为称为享乐主义性行为。尽管可以争论说女性参与的所有性行为都包含一定的愉悦因素，因此可以被视为享乐主义性行为，我希望在这两种类型之间加以区分，因为每个类别表示性行为发生的主要动机，而次要后果只是偶然发生的。

同样重要的是，不要混淆妓女行为与淫乱行为，尽管我们经常用妓女这个标签来描述淫乱的女性，但为了本视频的目的，让我们将这样的观念包含在“荡妇”这个术语中。现在，享乐主义性行为不能被视为妓女行为，否则就会扩大妓女的定义范围，使其包括所有性行为，包括我们传统上认为是适当的性行为，比如婚姻内的性行为。由此可见，只参与享乐主义性行为的荡妇实际上并不是妓女。物质主义性行为，即其最终目标是物质利益的所有性行为，被视为妓女的行为。以金钱为代价进行性行为的女性与以食物为代价的女性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她们选择的补偿方式，因为补偿的方式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参与物质主义性行为的女性应被视为妓女。

现在，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妓女参与的性行为都是物质主义性行为吗？当然不是。毕竟，在下班后，妓女也会参与享乐主义性行为。由此可见，妓女可能既参与物质主义性行为又参与享乐主义性行为。然而，即使她参与的性行为并非全部都是物质主义的，我们仍然会将她视为妓女，因为这样的女性无需专门参与物质主义性行为就被认为是妓女，她可以同时参与物质主义性行为和享乐主义性行为。如果我们迄今为止所辩护的是正确的，那么每一个女性只要曾在生命的某个时刻参与过物质主义性行为，就应该被视为妓女。现在你可能会对自己说：“但是，马库斯，尽管女性可能在过去的某个遥远时刻参与过物质主义性行为，但如果她不再参与这种性行为并且不打算在未来参与，那她就不再是妓女了。”现在，让我们来审视一下这个论点。

这个论点在表面上是有道理的，但经过深入审查后却站不住脚。我们来看以下情况：如果一个男人犯了谋杀，如果他将来不再谋杀其他人，他就不再是谋杀犯吗？显然不是，犯下这一行为一次就足以让这个人被贴上谋杀犯的标签，尽管我们可能对这个标签使用时间限定的修饰语，比如我们可以称他为“悔过的谋杀犯”，但这些修饰语只是缩小了他所属的谋杀犯的范畴，而并没有取消这个标签本身。

以同样的方式，一个悔过或退休的妓女仍然是妓女。然而，问题似乎在于，当“MGTOW”声称所有女性都是妓女时，他们似乎在说每一个曾有性行为的女性在某个时刻都曾经进行

过一次物质主义性行为的行为，并因此应该被冠以妓女的头衔。

从男性的角度来看，这似乎是正确的。女性往往否认非卖淫的物质主义性行为应被视为卖淫，让我们看看是否有一种方式可以解释这种否认。当一个男人看待物质主义性行为时，他似乎将其视为一种可以购买的商品。女性出售性行为，而男性购买性行为。卖淫是以一些物质利益为代价出售性行为的交易。因此，如果一个女人因为你请她吃饭而与你发生性关系，她就是一个妓女。在这里，性行为是被购买的东西，而晚餐是用来支付的货币。

那么，如果我们改变交换的方向，如果晚餐是被购买的东西，而性行为是支付的货币，以这种方式来看。从女性的角度来看，性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货币，而不是商品。从这个角度来看，物质主义性行为不再被视为卖淫，因为买家和卖家的角色被颠倒过来了。以这种方式，卖淫变成了一种货币交换形式。现在的问题变成了哪种模型更为合适。

我想暂停一下，认为两者在解释各性别的心理方面都具有解释力。因此，为了解释男性的判断，人们应该采用商品模型，而为了解释女性的判断，人们应该采用货币模型。让我们举一些例子。一般来说，男性认为性是一种相互回报的交换，因为双方都得到了相同的东西。然而，这在数量上是正确的，但在质量上未必正确。

例如，用一美元兑换一加拿大元在数量上是相等的，但由于价值的差异，在质量上是不平等的。现在，在 MGTOW 的讨论中存在许多争论，关于女性生殖能力相对于男性的生殖能力，可能会说一个卵子可能值 10000 美元，而一次射精只值 10 美分。尽管可能数量上和质量上的享乐性行为的价值是相等的，即双方都获得了相等的愉悦，但假设这是正确的情况可能实际上是不正确的。

在最近的一个视频中，一个米格道油管主引用了一项关于拥有富有伴侣的女性报告经历更多性高潮的研究。如果确实如此，即如果一个女人相信在性交中男人会得到比她更多的满足，那么这个女人就是在默示她对自己的性价值的评估高于对那个男人的性价值的评估。例如，她可能认为男人通过增加伴侣数量而获得快感，而她也会获得快感，但通过提高伴侣数量失去了社会地位。

当考虑这种交换时，根据货币模型，这个女人可能会以类似的方式权衡从男人那里获得的性价值，就像她权衡自己的性价值一样。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一个男人需要提供的物质商品的价值，将取决于她对从这个男人那里得到的性的价值的差值。

例如，一个普通人可能需要打包晚餐和饮料。因为在她看来，男人提供的性价值加打包晚餐和饮料的服务价值，才等于自己给这个男性提供的性价值。然而，一位摇滚明星可能能够让她打包晚餐和更多东西，因为她会认为从他那里得到的性价值比她认为他从她那里得

到的性价值高得多。那么，对于那些通过性交爬升职场阶梯的女性呢？在这种情况下，更合理的说法是谈论这些女性“购买”提升，而不是男性通过提升付费得到性服务。

如果性确实是一种货币形式，那么似乎女性可以用两种货币支付，一种是由国家发行的硬通货，另一种是性。现在有人观察到男性挣得更多的收入，也有人说，女性掌控着 80%的全部收入，尽管她们的收入份额较小。我推测，这个比例差异是女性性货币当前流通价值的体现。所以，如果所有人的收入总和为 1000 亿，男性挣了 600 亿，但女性却掌控了 800 亿，那么女性性货币的流通价值就是 400 亿。然而，我并不认为这 400 亿与性行为本身直接相关。例如，妓女报告说，男人愿意付费只是为了和她们共度时光，而“抱抱咖啡馆”（cuddle cafes）正变得流行。很可能女性作为第二货币的服务不仅仅是性，更普遍地是女性的关爱和认可。

现在，把一个卖拥抱的女性称为妓女似乎不太合适，然而，愿意为一个拥抱付费的男人与一个愿意为性付费的男人的不同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不是本质上的不同，他们的动机一样，两者都源于对女性亲近和满足某种原始性冲动的内在渴望。

男人会为性和亲密体验等事物付费，并将这些视为商品，然而，从另一个方向来看，女性会发现她可以用拥抱和性来购物，因此将其视为一种货币。被当做朋友的男人送礼物想要最终确保获得一段浪漫关系，最终会感到被欺骗，他们会变得愤怒。他们认为这种交换最终是不公平的。然而，女性继续接受他的礼物和好处，因为她觉得她的陪伴值得这些礼物和好处。

她已经为他付出过，对此并不感到愧疚，甚至可能对觉得男人亏待了她而感到愤怒。那么男人为他的礼物和好处所做的交易是什么呢？嗯，就是成为她的朋友。我们作为男人可能会称这样的女性为操纵者，然而在这个交换本身并没有发生不公正。如果礼物和好处的价格仅仅是她眨眼的时候，她为什么要提供更多呢？

他出售了自己的服务，没有为任何东西进行谈判，只是在他的头脑中产生了一个幻觉，即她释放出的足够的友善会让他得到更多。女性中的这种行为，她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激发男性的性欲来得到物品，难道不是卖淫的本质吗？那些渴望金钱的妓女激发了男性对性行为的欲望，渴望食物的 Tinder 女孩激发了男性对性行为的欲望，渴望新厨房的妻子或女朋友激发了男性对性行为的欲望。然而，在这三种情况中，只有妓女必须履行期望，其他两种只需要暗示其可能性。这三种情况都遵循相同的机制，即男人放弃资源或时间来满足女性的欲望，被他的性驱动所驱使，而性的实现则是有条件的。

所有女性都将自己的性作为一种货币，从她们意识到只需表现得友好就能让男孩为她们做

事的那一刻起。有些用性行为支付，有些用深情，有些只是出于一点希望，尽管并不是每一次女性参与的性行为或善举都应该被视为这样。这种次要货币总是可以花费的，有些女性挥霍无度，而另一些则不那么挥霍。每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而口交的女朋友或妻子都有罪过，每一个为了讨好而曾经拿性来交换好处的女人都有罪过，每一个曾经用次要货币的任何形式来支付的女人都有罪过。这就是我们认为 MGTOW 可能指的卖淫行为，因为它似乎能解释所有情况并描述我们所看到的所有女性参与的行为。

女人与逻辑的关系

我们经常能观察到一些女性表现出来的貌似不合理的行为。这些观察使得男性社群中的一些人断言，女性要么天生不理性，要么只能具有有限的理性。即使亚里士多德对女性的理性程度也持保留态度

现在去断言女性根本不能理性是愚蠢的，因为可以轻松观察到女性一直在进行理性的行为。

例如，一个女性在没有运用理性的情况下是无法系鞋带的。但除了基础知识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女性在科学领域运用理性。实际上更具体地说，似乎女性的不理性倾向在社交互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但不仅限于恋爱关系。

让我们看看能否构建一个关于理性在女性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的解释。

女性天生是享乐主义者，因此女性渴望将痛苦最小化，将快乐最大化。延迟满足欲望是痛苦的，立刻满足欲望是愉悦的。因此，女性会希望她的欲望尽早得到满足，以最小化痛苦。

我们可以把人们实现欲望的方式分为两种，即有效的方式和无效的方式。当使用有效的方式满足欲望的时候。它将更早被满足，使用无效的方式满足欲望的时候，它将更晚被满足。由此可见，女性将最大化效率，以便更早地实现她的欲望。现在，如果一个医生想要治愈一个患者，他是否仅凭技能就能做到，还是他还需要药物呢？当然，他也需要药物。如果一个木匠想要制作一张桌子，他是否仅凭技能就能做到，还是他还需要锤子和锯子呢？当然，他也需要锤子和锯子。因此，为了实现自己的欲望，一个人需要既有相关技能，又需要与技能相关的工具。

一个高质量的工具是否会比低质量的工具效率更高？是的。由此可见，想要实现最高的效率，就要使用最好的工具。现在，如果一个学徒木匠和一位大师木匠都使用最高质量的工具，他们能够达到相同的效率吗？当然不能。大师木匠将比学徒有更高的效率。由此可见，

实现的效率还取决于工匠的技能。那么，一个学徒木匠使用最高质量的工具，与一个使用低质量工具的学徒木匠，能够达到相同的效率吗？当然不能。使用最高质量工具的学徒木匠将比使用低质量工具的学徒木匠实现更高的效率。由此可见，两个具有相同技能水平的人效率的差距体现在使用的工具质量上。

现在，一个通过实践逐渐提高技能的学徒木匠是否最终会将其技能提升到熟练工和大师的水平？是这样的。同样，一个疏于工作的大师木匠最终将降低其技能水平，回到熟练工，然后到学徒的水平。这也是真实的。由此可见，一个经过实践的技能会不断提高，而一个被忽视的技能会退化。

好了，关于木匠和医生的话题就到此为止，让我们尝试把这一切综合在一起。一个女性天生具有理性和性这两个工具，在开始时，她使用这些工具的技能是相同的。假设她在运用理性和运用性方面都是一名学徒。

女性性的工具，即她的身体，在年轻时是最高质量的。换句话说，她开始时是性的学徒，并拥有最高质量的工具。那么，她理性的工具呢？她在年轻时是否拥有最高质量的理性工具？当然不是。但让我澄清一下，理性技能从大约 8 岁的孩童时期开始发展，但在 25 岁左右才完全成熟。现在，如果上面所说是真的，那么一个年轻女性将发现自己处于以下位置：她是理性的学徒，拥有质量较差的工具，同时也是性的学徒，拥有最高质量的工具。那么，如果这位年轻女性发现她可以通过理性或性来满足欲望，并且她希望最大化效率，她将选择性。她这样做是因为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拥有高质量工具的学徒将实现比拥有低质量工具的学徒更高的效率。我们还说过，不断练习工艺的学徒将在技能上取得进步，所以通过利用她的性来满足欲望。

她将逐渐娴熟地运用她的性。因为女性天生是享乐主义者，她们希望最大化快乐，最小化痛苦。延迟满足比立即实现更为痛苦。因此，女性会最小化满足欲望所需的时间，在年轻的时候她的性工具是最高质量的，而她的理性是最低质量的，她在使用理性和性方面都是一名学徒。

她将通过使用她的性来最大化效率。每当女性希望实现某种欲望时，她会在潜意识中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否能通过我的性、理性，或者二者其一来满足这个欲望？如果只有理性能够满足她的欲望，她将求助于理性；如果只有她的性能够满足她的欲望，她将求助于她的性。

然而，如果可以使用她的理性或她的性，她将问自己一个后续问题：通过求助于理性还是

通过求助于我的性，我将达到最大的效率？每次她选择使用她的性，她在使用性上都变得更加娴熟；每次她求助于理性，她在使用理性上都变得更加娴熟。由于许多欲望属于最后一类，即许多欲望可以通过使用她的性或理性来满足，女性将非常频繁地计算效率。如果一个女性非常有吸引力，而且的确女性天生是享乐主义者，她会选择她的性而不是理性。如果一个女性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同样的计算很可能会迫使她选择理性。

使用她的性比使用理性所带来的代价更大。现在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许多有吸引力的女性不太理性。她们选择了她们的性来满足欲望，而不是理性，因此并没有过多实践运用理性。现在，关于丑陋女性可以提出相反的论点，然而，尽管这一解释似乎是合理的，我们仍然必须解释那些完全不理性的丑陋女孩，以及那些比人们预期更理性的有吸引力的女性。

让我们先从丑陋女孩开始。首先，我们必须观察到，丑陋女孩在理性方面很少有中庸的水平。她要么频繁地使用理性，并锻炼她理性的能力到一个优秀的水平，要么她完全不理性。一些例子包括一些社交正义战士，比如说特里格利普斯。确实理性的丑陋女权主义者的例子包括一些女权主义先知，比如说安德烈亚·多尔金。现在，尽管多尔金提出了一些疯狂的理论，但问题并不在于她的推理，而在于她从错误的前提开始。那些熟悉形式逻辑的人会知道，如果你从错误的前提开始，你可以在逻辑上证明几乎任何事情。

让我们思考一下一个丑陋的女孩生活中的起点是怎样的。

她开始时是理性的学徒，她的工具质量较差。她开始时也是性的学徒，她的工具也质量较差，因为她长得丑。丑陋女孩必须问自己与之前列举的相同的问题。她首先问：我的欲望可以通过理性、身体、或二者之一来满足吗？

丑陋女孩很快学到，试图在只有理性适用的情况下使用她的性将以失败告终。例如，丑陋女孩学到，她不能通过对杂货店职员卖萌来获取免费糖果。同样的论点也适用于有吸引力的女孩。有吸引力的女孩也无法通过对杂货店职员卖萌来获得免费糖果。

在两者理性和性都可以用来满足欲望的情况下，丑陋女孩和有吸引力的女孩在经验上有所不同。有吸引力的女孩首先伸手向她的性，取得了成功，她学到她的性足以应对这种情况，不觉得有理由求助于理性。在类似的情况下，丑陋女孩首先伸手向她的性，但失败了，失败后她伸手向理性，取得了成功。丑陋女孩学到，她的性在这种情况下无济于事，她必须求助于理性。

但是，如果两个女孩都希望满足只能通过运用性来实现的欲望，会发生什么呢？有吸引力的女孩一直通过求助于她的性作为解决方案，发现这些情况并不构成问题。另一方面，丑

陋女孩通过求助于她的性失败了，失败后她求助于理性，但这似乎也让她失望。丑陋女孩在尝试了性和理性两者来满足她的欲望后，面临一个问题，她必须找出失败的原因。她可能会将失败归因为理性本身存在问题，或者她可能将失败归因为她的性存在问题。

将问题归因于她的性的丑陋女孩将继续信赖理性，但她的自尊心会受到巨大打击。无法忍受对自尊心的打击的丑陋女孩将对理性本身产生敌意，她会变成一个敌视理性的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两种类型的丑陋女孩出现。在第一种情况下，即女性将问题归因于她的性的情况下，她将最终成为更为理性但自尊心较低的丑陋女孩类型。在第二种情况下，即女性将问题归因于理性的情况下，这位丑陋女孩最终会成为一个对自己的性价值过于高估的非理性怪物。

第二类女人是我们在一些肥胖女权主义者中所见的，这样的女人已经抛弃了理智，并得出结论说她的性吸引力确实很有价值，然而她仍然必须解释为什么她无法实现她的欲望，这只能通过追求她的性吸引力来实现。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这位“丑女人”得出结论说问题在于男人自己，是男人未能看到她性吸引力的价值，由于对理智失去信仰，这类丑女人拒绝使用它，正如我们之前所讨论的，她对理智的运用会退化，因此她会回避所有需要理智的领域，比如数学等，她会偏向那些不太需要理性思考的领域，比如社会科学、性别研究、语言文学以及需要与人互动很多的角色或创意写作。

在介绍了那些既丑陋又不理智的女人之后,现在让我们转向那些既有吸引力又理智的女人。和丑陋女人一样，有吸引力的女人也会有只能通过追求她的理智和性吸引力或二者其一来实现的欲望。当这样的女孩希望实现只能通过理智达成的欲望时，她会首先追求她的性吸引力。但很快她意识到她的性吸引力行不通，所以她会转而追求她的理智，这与丑女孩发生的情况相同。当有吸引力的女孩希望实现通过追求她的理智或性吸引力都能实现的欲望时，她会首先尝试她的性吸引力。现在，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她的性吸引力无效，例如，她的父亲不会被她的可爱所操纵，她将需要追求她的理智。在这种情况下，有吸引力的女孩将学会追求理智，作为实现她的欲望的最有效途径。

现在，如果这样一个女孩希望实现只能通过她的性吸引力达成的欲望，她可能会首先追求她的性吸引力，并且可能会实现这个欲望。然而，这样的欲望通常只会在生活的稍晚阶段出现。如果一位有吸引力的女孩被迫在仅仅需要理智的情况下和在所有性吸引力或理智都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追求理智，她将养成追求理智的习惯。因此，她在运用理智方面的技能将会比运用性吸引力方面的技能更加出色。

这样一位女孩将发现自己在追求理智方面的效率更高，而不是在追求性吸引力方面。现在

让我们设想以下情景：设想一位有吸引力的女孩希望吸引一个男朋友，假设她希望在 10 岁时实现这一目标，在至少两年内专门追求理智后，她可能在这一时刻选择理智作为满足只有她的性吸引力能够奏效的欲望的第一次尝试。她会想："如果我对一个男孩有礼貌和友善，他会喜欢我，因为人们喜欢那些有礼貌和友善的人。"然后她会对男孩表现出礼貌和友善。当男孩看到她很有吸引力时，他会对她的礼貌和友善表示接纳。因此，有吸引力的女孩会得出结论，理智确实取得了胜利，再次她不会把成功的大部分归功于她的自然美貌。

现在你可能会问自己，如果这位有吸引力的女性确实一直在追求理智，为什么她不会将这一切联系在一起，想明白这些男人之所以被她吸引是因为她的外貌呢？嗯，答案很简单，她可能会，然而，这样的想法对她来说是非常令人讨厌的，所以她将其压抑下来，采取可否认性的态度。现在让我详细说明一下。

可以说，一个人有两种拥有，即存在的拥有和物质的拥有。一个人的物质拥有包括他的金钱、车子、房子等。名望、声誉和地位也是一种物质拥有，因为它们最终存在于他人的心灵中。例如，一个有名的人就是那些许多人心中存在的人。一个人如果在了解他的人中存在积极的信仰，就具有良好的声誉。

现在还有存在的拥有，这些包括一个人的身体、幽默感、智慧、创造力以及气质和个性。总体而言，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希望基于存在的拥有而不是物质的拥有来受到异性的欢迎。在所有存在的拥有中，有一些是我们主动培养的。

而其他一些我们根本不会培养。例如，喜剧演员积极培养他们的幽默感，科学家积极培养他们的知识，哲学家积极培养他们的智德，依此类推。如果一个人希望因为存在的拥有而被异性渴望,他们更倾向于对方喜欢自己那些积极培养的拥有还是与之相反?当然会更倾向于那些积极培养的拥有。例如，一个喜剧演员希望因为他的幽默感而受到欢迎，而不是因为他的智德，如果一个女人因为他的幽默感而觉得他有吸引力，他会觉得受宠若惊，而不是受到侮辱。一个科学家希望因为他的知识而受到欢迎，而不是因为他的幽默感，如果一个女人因为他的知识而觉得他有吸引力，他也会觉得受宠若惊，而不是受到侮辱。同样，一个哲学家因智德而有吸引力，一个作家或诗人因他的创造力而有吸引力，依此类推。

所以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那位理智而有吸引力的女孩。由于她花时间培养她的理智技能，她也希望因为她的理智而受到欢迎，而不是因为她的性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她会发现被因为性吸引力而受欢迎的想法令人讨厌。她心里想，的确，性吸引力是吸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许多和我一样漂亮的女孩，所以可以这样说，在那些同样漂亮或更漂亮的女孩

中，这个男孩可以选择任何一个，但他选择了我，是基于我的思想。毕竟，我也相信外貌很重要，但我选择的依据是他的思想。这样一来，被一个男孩选择的念头，仅仅基于她的性感是不可能的的，除非那个男人的行为否定了这种推理。

反过来，一个吸引人的女孩，如果不断强调她的性感，她希望自己因为她的性感、她的身体、她的时尚品味、她的头发、她的气味等等而受欢迎。确实，如果不是因为这些原因而受欢迎，她会觉得冒犯。我相信这就是“她性格好”或者“她幽默感好”为何带有贬义的原因

（编者按：说到这里有一个类似的现象，就是女性不愿意被称为贤妻良母。这个可以与公众号 MGTOW 中有一篇文章叫“谈高攀择偶的不同体现和女性的性别统治焦虑”结合来看。女性为什么厌恶“贤妻良母”“适合结婚”？因为在传统贤妻良母的语境中。丈夫是一个没有性魅力的供养者角色，与其厌恶说自己被工具化、被物化，不如说厌恶 beta）。

现在，如果我迄今为止所说的关于那个美丽又有理性的女孩是合理的话，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她们在追求她们的欲望时反复经历失败时这样的女孩才会出现。在年轻的时候，可以推测这样一个女孩为了继续保持理智，她必须有一个父亲成为她和实现她欲望之间的守门人。然而，这个父亲必须始终迫使女儿追求理智，永远不要因为想让她快乐而屈服于她的要求，也就是说，永远不要满足于作为父母的冲动。

父亲必须始终让在她追求性感时失败，她将把这段经历视作痛苦。然而，为了使父亲以适当的方式行事，他必须在自己内心培养公正的美德，他必须把正义的实现看得比他自己的孩子更重要。现在，除了被公正的父亲抚养，这样的女人还需要发现自己周围有其他男性，当她追求性感以满足她的欲望时不会给予其正反馈。所以舔狗的爆发也铸就了非理智女性的爆发。

这些男人使得通过追求性感来达到女性欲望的过程更加高效，而不是迫使女性追求理智。现在我有点跑题了，我想用最后一个观察来结束这个视频。让我们以一个吸引人的女人为例，在她的大部分生活中通过追求性感来满足她的欲望。正如我们之前所论述的，由于缺乏实践，她的理智技能将会较差，而她利用性感的技能将会得到很好的发展。现在如果这样一个女人发现自己面对一个男人抵制她所有的花招以剥削她的性感，例如在离婚中，将会涉及分割财产的问题，以及监护权等等。现在这个男人明显知道未来不会有性行为了毕竟离婚的性质就是这样的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蓝丸”也会对女性利用她的性感产生抵抗。毕竟，女性的性感只有在其中存在性行为的可能性时才能有效。只要男性保持对这种可能性的某种希望感，我们

故事中的女人会发现她通过追求性感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她慢慢放弃了那些战术，转向理智。她可能是在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追求理智，在讨论资产分配的时候，她开始发表那些听起来像争论的观点。

当然，她会觉得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她的权利，她首先会说她因为所有年的工作而拥有房子和车，她由于孩子而被迫错过的所有年份。当丈夫提出一些合理的反驳时，她会立即改变论点。然后她会说孩子们将和她一起生活，所以她需要房子让孩子们住，还需要车来载他们四处走动。当丈夫提出合理的反驳时，她会再次彻底改变她需求的性质。她会说她想知道所有家庭银行账户在哪里，因为作为妻子，她有权获得这样的信息。如果丈夫在这里提出任何抵抗，她可能会说他们应该雇用调解员解决分歧。关键是没有一个争论点被深入探讨，妻子似乎每隔一天都在改变她的说法。

一天她想要快速离婚，一周后她想让调解员介入，一周后她认为他们应该先试行分居之后一周她的头脑中又涌入其他一些无聊的想法。现在我一直在思考这个现象很多，并得出了一个结论我认为答案在于我们对于如何掌握理智工具与性感工具的方法论差异的理解。早些时候，我们说女性从生命开始作为她性感的学徒，拥有最高质量的工具。我们从未探讨的是女性如何从性感的学徒转变为性感的熟练工最终成为性感的大师的方法论维度。

有人说有臀部控和胸部控之分。如果你问一个喜欢胸部的人为什么他喜欢大胸而不是小胸，他很可能没有答案，他喜欢就是喜欢，对这个问题没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尽管人们有自己的偏好，但他们往往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这些偏好，也就是说，他们无法为自己的喜好提供理由。

现在我相信一个女人对她的性感的掌握是通过经验法则而不是哲学法则来提升的。让我解释一下。当一个女人尝试不同的服装时，她会遇到男人的不同反应，因此，她对她的性感的掌握是通过弄清楚哪种服装可以实现什么样的效果对哪种类型的男人有效的结果。例如，一个学徒可能知道短裙比长裙更能吸引男人一个熟练工可能知道一件黑色的迷你裙更能吸引更有品位的年长的商人类型。现在我所说的是女人对她的性感的掌握是一个通过测量因果关系的经验法则。这种科学探究也体现在她的行为中例如，一个学徒可能知道如果她和一个男人睡觉她将得到一顿免费的饭。一个熟练工可能知道她可以只是通过口交就能得到一顿免费的饭，而一个大师可能只是通过暗示性行为就能得到一顿免费的饭。

当一个女人掌握了她的性感技巧时，她开始理解一组似乎始终产生一定结果的严格规则，就像那些不能解释为什么喜欢大胸部而不是小胸部的男人一样。女人也确实不太理解她所遵循的规则为何在男人身上奏效。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获得掌握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不断

尝试和错误的过程。

现在让我们回到之前讨论的内容，关于那个每周故事似乎变化的女人。她难道不是应用着同样的方法论吗？确实看起来是这样的。她在寻找论据，正确的词语组合，能够让她得到想要结果的方法，就像一个巫师并不关心为什么念出特定的咒语会让火球从手中发射一样，这样的女人也不关心她所说的话的逻辑含义是什么。

事实上，她从未改变她的故事，她的故事一直都是为了获得她想要的结果。论据本身在语义上是空洞的，她认为这些魔法咒语可能能达到目的。当她说她因为不得不放弃多年工作来抚养孩子，所以应该得到房子时，她实际上是在说："我想要这房子，只是说我因为照顾孩子而应该得到房子，能让我得到房子。"

当她说她会需要这房子因为孩子们需要一个地方住时，她实际上是在说："我想要这房子，只是说我需要这房子因为孩子们需要一个住的地方，能让我得到房子。"

当她说她想要牵涉一名调停人时，她实际上是在说："我想要这房子，只是说一个调停人告诉我我应该得到这房子，这样就能让我得到这房子。"

而且一再如此。一位在整个生活中利用她的性感技巧来实现欲望的女人只是将相同的经验主义方法应用于语言，伪装成理性以达到她的目标。她不理解逻辑工作的原理，不了解如何构建论证，也不承认逻辑的运用作为一种探究工具。对她而言，理性不是对主张合理性的探究工具，而是一种用于实现欲望的修辞手段。

她提出的论点只需要连贯，无需合理解释。逻辑对她而言并非在寻找正义或表达思维过程，而只是在她手中成为一种旨在达到特定结果的构建句子的艺术，就像一首俳句的韵律，没有更多的内涵。只有在一个女人在整个生命中被迫依赖理性的情况下，她的论点才会表现得真诚。这样，一个与一个从未有理性需要的女人打交道的男人不应深入纠结于她所说的语义。她并没有在说什么，她只是在堆砌词句来达到目的。

墙的哲学分析

在这个视频中，我想构建一个关于一个相貌尚可的女性在 30 多岁时面临的问题的存在主义解释，以及这一现象被 MGTOW 定义为墙。墙是指女性在 30 多岁时从容颜衰退的现象。尽管当一个女性撞墙时，我们可以看到其整体容貌的衰退，但我们对墙的现代解释在很多

方面都显得不足够。虽然这些现象可能都是真实的，但它们并没有让我们更接近理解撞上墙是什么感觉。

作为男性，我们的生活是向后进行的，与女性相反。女性会在她的最佳状态开始，保持青春和美貌长达十五年之久，然后迅速衰退。而男性会从相对弱势的位置开始，逐渐达到他的巅峰。至少在两性关系方面是这样。开始的他可能没有什么资源或技能，生活非常艰难，只有在 30 多岁的中年时期，他才能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位置。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男性生活中的经历类比为女性面对的墙。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个吸引人的 20 岁女性，身高 5 英尺 5 英寸，体重 110 磅，坚实的 B 罩杯，长发，白皙的肤色和婴儿般的面容。也许是这个描述这个女性会失去哪些东西的起点。当她撞上墙时，她会失去什么呢？当然，她既不会缩小也不会增长，她可以保持在 110 磅的体重，她的胸部既不会缩小也不会增大，她的头发如果她选择保持那样的话就会一直保持长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剩下的是白皙的肤色，除非受到极端的阳光损伤，否则将一直保持到老年。然而，我们之前列举的最后一个特质——幼态延续——这个特质肯定是墙剥夺女性的。有一个女性做了一个关于幼态延续的视频，几年前她关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围绕进化的方面展开的。因此，她的大部分内容超出了我们在这个视频中尝试做的范围。在这个视频中，幼态延续是指女性在成年时保持婴儿般的特征，如没有身体和面部毛发、较高的音调、较小的身材、较大的眼睛、较娇小的下巴、较大的额头、较小的嘴巴、较短的鼻子、较圆的下巴、柔软的身体和光滑的皮肤。幼态延续也影响行为，如哭泣、好奇心、活泼和情感表达。

当我们说男性被吸引于青春和美貌时，我们实际上是指这些婴儿般的特征。如果一个女性缺乏这些特征，我们不会称她为美丽，也不会试图吸引她的注意力。我们渴望这些婴儿般的特征，并确实将它们称为青春和美貌。如果一个女性缺乏这些特征，我们不会称她为美丽，也不会试图吸引她的注意力。

实际上，我们对待具有婴儿般特征的女性的态度不同于我们对待儿童的态度。我们将儿童视为天真、可爱、无害、需要保护的存在，我们希望对他们好，至少不希望看到他们受到伤害。我们可能对待他们更好，但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会对他们表示尊敬，因为我们对儿童和成年人有不同的期望标准。

这种尊敬不就是简单地不用对他们负责吗？如果一个 10 岁的孩子冲上来毫不留情地打你，你会回击吗？当然不会，你会表示尊敬。从这种尊敬中，孩子很快就会建立起一个期望，

即攻击不会受到超出严厉言辞的回应，这与他们稍微大一些或者对待动物时的自然后果完全无关。

但让我们暂时回到我们吸引人的 20 岁女性。从童年一直到撞上墙，她一直都是婴儿般的。因此，她从未经历过其他的生活方式，如果这是事实，那么她一直都受到尊敬。如果这种尊敬总是存在，那么她肯定不会将其视为特殊对待，因为她只受过特殊对待，怎么能区分特殊对待和正常对待呢？尽管她可能熟悉其他人受到更糟糕的对待的故事，但日常生活中的体验让她对这些故事的感觉完全陌生，就像饥荒对第一世界公民来说一样。虽然她了解这种更糟糕的对待，但她只将其理解为一种理论上的事物，自己从未在现实中感受过，因此对她来说不过是一种新奇的故事。

对于她来说，这种尊敬在她的心中是正常的行为，任何低于这一标准的都被认为是粗鲁、残忍、刻薄或不公平。一个男人可能在用特殊的方式努力赢得她的青睐，但由于这种跪舔对她来说是正常的，他并没有在任何方面有突出的点，实际上他认为的特殊奉献只是达到她认为的基础标准。因此，她没有理由感到有必要回报，因为他并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尽管这个男人可能对缺乏任何回报而感到怨恨，但他天真地对他的尊敬毫不知情。在她看来，他并没有为了赢得她的青睐而做任何额外的好事，他只是不对她粗鲁而已。

如果他没有表现出尊敬，那么他仍然是个混蛋，但如果他具有我在关于阿尔法男性的视频中探讨的阿尔法男性特质，那么他仍然会得到性满足。如果他在阿尔法男性的定义中不是阿尔法男性，那么他要么只是个混蛋，要么是个让人觉得怪异的人，在被描述给她的女性朋友时，他仍然会成为一个混蛋。

那么，这个女性是如何遇到男人的呢？首先，拒绝是痛苦的，其次，主动接近另一个人会显露出意图，并使自己面临被拒绝的危险。由于已经表露出意图的人已经展示了他们的底牌，所以回应这个意图的人并不会面临被拒绝的危险，因此不会有痛苦。因此，男人接近女人，因此男人面临被拒绝的危险。作为推论，女人不会面临被拒绝的痛苦。我还要求对我的描述做出一个让步，我认为这个让步并不具有争议性，因为它适用于大多数人。这就是我断言女性天生是享乐主义者。

大多数人天生是享乐主义者，但我认为女性是典型的例子。如果女性是享乐主义者，她们会避免痛苦，并尽量追求快乐。由于接近男人有被拒绝的可能性，因此有痛苦，而男人已经在接近她们了，那么女性就会避免痛苦而不接近。因为被接近是一种赞同的表示，所以女性会更喜欢被接近，而不是根本不被接近。不被接近意味着既不获得赞同，也不遭受拒绝的痛苦，因此是一种中性的结果。这样一来，20 岁的女性会认为被一个不受欢迎的男人

接近是一种赞美。

如果他没有显得令人不安，她仍然会希望一个不受欢迎的男人接近，彬彬有礼地拒绝他，然后尽快离开。然而，她更希望一个令人不安的男人根本不要接近，因为她会觉得痛苦而不是愉悦。好吧，我们不需要关心“令人不安”是什么，因为它与论点无关。然而，如果有大量令人不安的男性接近她，那么她所经历的所有接触将导致痛苦。

因此，女性需要权衡主动追求，然后拒绝带来的痛苦与被令人不安的男性接近带来的净痛苦。由于女性仍然更喜欢被接近，那么情况必然是主动追求的策略与被动追求策略相比，存在更多的净痛苦。如果不是这样，女性将积极主动接近男性，因为这是两种选项中较少痛苦的一种。

因此，在主动和被动追求的策略涉及的问题上，男性也是在对女性让步。现在我们必须更仔细地看一下我们之前给女性展示的差异。我们说男性对女性的所示差异源于她的“幼态延续”，因此这种差异将适用于这种品质。正如我们已经断言的那样，幼态延续是对那些儿童般品质的保留，那么这种差异就会类似于我们对待儿童的方式。虽然我们不会把女性当作儿童对待，但我们以类似于对待儿童的方式让步于她们。那么我们是如何对待儿童的呢？

好吧，如果一个孩子从未遇到过楼梯，视楼梯为平地，那么他肯定会从楼梯上摔下来。由此产生的后果可能从轻微的淤伤到死亡不等。作为父母，我们不希望孩子遭受这些后果，因此我们通过在楼梯前放置一些儿童防护装置来消除这些后果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以减小或完全消除后果的方式让步于儿童，这就是我们对儿童的尊敬。我们为什么要最小化儿童的后果呢？好吧，可以说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认为孩子根本不知道。

然而，这并不完全正确。现在让我澄清我的意思。虽然可以假设一岁的孩子确实不知道如果他们从楼梯上摔下来会撞到头，但我们其实并不介意孩子撞头。因为如果我们真的介意，我们还需要防止他们在客厅里的柜子上撞头。现在我们并不关心他们撞头的问题，我们只是试图防止他们撞到坚硬的东西，因为撞头会引起痛苦，而我们认为死亡是最高的痛苦。因此，我们防范儿童不撞头的后果，实际上是为了减少痛苦。

但这是否是我们对儿童让步的全部内容呢？我们是否也通过提供愉悦来让步于儿童呢？毕竟，如果他们有能力的话有很多父母会用奢侈品宠溺他们的孩子。许多不能负担这些奢侈品的父母如果能负担的话也会这样做。

父母不是说他们希望孩子比自己过得更好吗？是的，他们这样说，但减少痛苦的方式是不是一种与提供愉悦的方式不同的让步呢？好吧，也许让我用另一种方式提问这个问题。如

果一个两岁的孩子从未尝试过巧克力，他永远不会要求巧克力，也不会对它产生欲望，因为一个人对于自己不知道或不了解的事物是没有欲望的。

在这种情况下，给孩子巧克力不是为了减少痛苦，而是为了给他带来愉悦。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自己在满足这个欲望时感到愉悦，并希望将这个机会延伸给孩子。但我们在对待儿童方面更进一步。我们不仅仅是建议孩子吃巧克力，我们还会亲自去买给孩子，并送给他。这与成年人彼此之间的建议有所不同，成年人可能会建议去一家餐厅，但他们不会带着朋友去餐厅并为他们付餐费。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对儿童的让步是将愉悦引入给他们，通过促使孩子体验这种愉悦，我们为他们创造了新的欲望。因此，让我们总结一下，从幼态延续中产生的差异是双重的：第一种差异是主动最小化或消除痛苦，第二种差异是引入和促进愉悦。

此时，您可能会想："马库斯，但是我们肯定也会给孩子带来痛苦，作为一种的惩罚形式。"好吧，您提出这个观察是正确的，但我们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引入痛苦呢？也许论点可以这样说：想象一个孩子试图把叉子插入电插座。如果我们发现孩子这样做，我们很可能会对他们大声吼叫。我的意思是这种吼叫对孩子来说是痛苦的，孩子现在将试图插入叉子与痛苦联系在一起。现在这是正确且自然的关联。然而，吼叫带来的痛苦仅仅是被电击所带来的痛苦的一小部分。因此，我们引入了一个小痛苦，以消除一个更大的痛苦的可能性。被吼叫的痛苦和被电击的痛苦的净差异要大得多，所以孩子整体上经历的痛苦要少得多。因此，以纪律为目的的惩罚也成为一种试图最小化或消除痛苦的让步。

现在，由于我们已经说过对待儿童的让步与男性对待女性的让步是相同的，那么男性将在这两种方式上对女性让步。所以让我们考虑一些常见的例子，看看这两种形式的让步在男女关系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首先，让我们看看男性如何试图最小化或消除女性的痛苦。对女性来说，男性为她们搬重物，打开罐子，压死蜘蛛，开车。如前文所述，主动接近女性也属于这种差异类型。从我的个人生活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如果女性在餐馆点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我会和她交换我的餐点。我们发明了洗衣机、空调、现成的餐食、避孕用具、卫生棉条、文胸，以及几乎任何我们认为会减轻女性生活中微小痛苦的东西。但是所有这些平凡和琐碎的例子都无法与这种跪舔形式的终极表现相提并论。我们为她们花费自己的生命，让女性坐上救生艇。我们参加战争，让她们免于参战。我们通过牺牲自己来跪舔女性。

那么第二种让步的例子呢？促进愉悦的让步。我们找到最好的餐厅，带女性去那里。我们带她们参加异国之旅。我们为她们的生日策划寻宝游戏。我们为她们写诗。我们为她们打

开门，显示我们的绅士风度。我们还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行为规范，让她们感觉特别。最具毁灭性的是，我们向女性灌输了这样一种的观念，即男人应该为一切买单，而实际上我们确实为一切买单。

被宠坏，成为公主，这个概念最令人震惊。男人为了女人的愉悦，以至于特洛伊战争为追求一个女人的爱而付出了数千人的生命。男人自己是否享受过这些愉悦呢？不，但是我们仍然将它们奉献给女性，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它们有多美妙。

这两种差异可以用这些简单的情感表达：我绝不允许任何伤害降临到我的孩子或妻子身上。我的孩子和妻子配得上最好的一切。当然，女士们和孩子们优先。但接下来“撞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正如我们在视频中早些时候所述，这是女人失去她的“幼态延续”时所经历的事情。但是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幼态延续”的丧失呢？我的意思是，这肯定与年龄有关，但这并不足以解释。

毕竟，男人在年龄较小的时候就失去了他们的“幼态延续”。在女性的 20 多岁和 30 多岁时，是什么导致了她们失去这种“幼态延续”呢？与男性在青春期开始失去他们的“幼态延续”相同的原因是，她们的血液中的睾酮激增。女性的体内化学成分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改变，使得睾酮的作用在女性身上更为明显。这在克伦肖博士的著作《爱与欲望的炼金术》中有所记载。现在，有另一种现象正在普及层面上流传，即女性在她们的 30 多岁时达到性欲望的最高峰的观念。

对于这种观念，我不予采纳。我是说，我们清楚地知道，随着女性接近 40 岁，出生缺陷和流产的机会显著增加。现在，这种观念非常巧妙地与“墙”的概念相吻合。如果确实是睾酮开始在女性体内的化学成分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那么在她们 30 多岁的时候失去“幼态延续”，性欲望增加的确是合理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撞墙”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当女性失去她的“幼态延续”时，她将必然失去那些赋予她女性光环的微妙特质。她变得更加男性化，获得了使她看起来更像男人的特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男人会发现她变得不那么吸引人并不足为奇。作为进一步的结果，她在这一点上经历的跪舔将开始减少，因为她不再是能够令别人跪舔的那种人。世界变得更加残酷，男人似乎变得更加刻薄。在她看来，现在有更多的混蛋，比过去更多。男人似乎变得更糟了。好男人都去哪了？她开始第一次体验到对待她的正义而不是跪舔的行为。

然而，由于她过去一直被跪舔，认为那是正常的，公正的行为看起来变得不公正，而伴随着不公正感的是愤怒的情绪。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她会感到愤怒，但不太确定将这种愤

怒指向什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女人撞墙后会经历自己形式的“红丸之怒”，让我们称之为“撞墙后的愤怒”。

现在，我们之前列举过的两种跪舔类型在撞墙后需要被重新评估。第一种类型是减少或消除痛苦，因此在墙之前，男人会尽量让女性的生活尽可能无痛苦。在墙之后，男人逐渐停止以这种方式跪舔，因此女性现在会更频繁地遭受自然后果。现在这些自然后果将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她以前从未遭受过或很少遭受过的后果，比如被拒绝帮助或被忽视。

第二种类型的后果是她通过别人部分的帮助了解的。现实例子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女人拥有一辆汽车，以前总是有一个男人为她的汽车换机油。虽然这位女士支付了换机油的费用，但他却从未亲自把车送到修理厂。所以，同事帮她做这些工作或在她搬家的时候帮助她。，照顾她的宠物，充当他的司机，允许插队等等，这些都是部分帮助来缓解痛苦的微妙例子。

因此，当没有男人再对她跪舔时，她最终直面了由她生活选择的后果所带来的全部痛苦。然后，她的生活质量下降了，而看似她周围的情况没有改变。为了解决生活质量的差异，她得出结论周围的人，即男人，已经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再跪舔的男人会慢慢变成混蛋，随着撞墙的岁月流逝，每年能得到的跪舔越来越少。第二种跪舔类型，即促进愉悦的方式，也开始消失。然而，在这里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你看，我们之前说过，当引入一种新的愉悦时，它还会产生一种新的欲望。因此，我们的墙后女性在过去的十年里一直被男人引入各种欲望，然而直到这一点，这些欲望也一直被男人满足。然而撞墙后，她内心的欲望仍然存在，但满足它们的方式开始消失。因此，她只能留下各种男人过去曾经促进的愉悦的记忆，但这些愉悦现在不再存在。以这种方式，男人看起来比过去更糟了。她没有看到男人仍然为女性促进愉悦。她没有看到这一点，因为她不再是那种男人会跪舔的女性。

在男人过去会付出努力策划约会的地方，现在，虽然他们只是出现并权衡一下，当然，她可能也得在约会时为自己付费，我是说男人不再为她在酒吧买酒，不再送花，不再给她惊喜，我们不能在白天收到可爱的短信。简而言之，男人不再为了她的关注或认可而努力工作，所谓的浪漫消失了。

因此，似乎当一个女人不再被跪舔时，她将遭受千万次的沮丧和不便。由此产生的撞墙后的愤怒似乎现在变成了一种激烈的愤怒，而不是中度的冷漠，在这种情况下，当她说有些男人让她感到年轻时，这意味着什么呢？嗯，肯定是指经过多年的撞墙后，一个男人以她记得的年轻时的方式对她表示跪舔。

此外，撞墙后的女性对年轻女性的敌意变得可以理解了，因为对于这位撞墙后的女性来说，

目睹男人对这位年轻女性表示跪舔是一种明证，提醒她一段永远不会回来的时光。见证这种行为方式是双倍痛苦的。

首先，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通过唤起回忆，但在第二种方式中，它破灭了她的幻想，即是男人已经改变了，男人不再这样做。对于女性来说，看到一个年轻女性经历这一切，对于撞墙后的女性来说是一个明确的证明，不是男人改变了，而是她自己改变了。但或许“双倍痛苦”这个说法有些不准确，因为她还以第三种方式受苦。如果确实是女人由于睾酮在她的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增加而失去了她的幼态延续，那么她将获得一些男性行为特征。

她将变得更具竞争力，并且如前所述，她的性欲将增加。因此，在这第三种方式中，我们的撞墙女性将对性有更强烈的欲望，她也将被需要与年轻女性竞争但未能取胜，除非通过不自量力的淫乱。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看到具有攻击性的猎豹型女性的出现。但让我们稍微考虑一下，是否所有女性经历墙是相同的。假设所有女性都会撞墙，这只是一个生物学因素，但不能确定的是撞墙的存在经验在女性之间是否一致。首先，我们断言，失去幼态延续是墙剥夺女性的东西，我们还争论说，女性在撞墙之前经历的跪舔不同化了她们的存在经验，在撞墙之前和之后有所不同。

随着幼态延续的丧失，撞墙后的女性也失去了随之而来的跪舔。现在我们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失去这种跪舔是否对所有女性同样重要，或者在一些情况下，失去这种跪舔是否不那么重要。我们可以想象，对于那些失去跪舔无关紧要的女性来说，墙将是毫无意义的，这意味着一个女性在她的一生中都经历了公正对待，而不是特殊照顾。对于这样的女性来说，墙不会构成有意义的改变，因为她在撞墙之前没有被照顾，也在撞墙之后不会被照顾。因此，对于这个女性来说，痛苦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提供的愉悦。因此，撞墙对一个女性产生的影响与她在撞墙之前被照顾的程度成正比，因此撞墙对于最具幼态延续的女性，或更一般地说，最美丽的女性来说，将是最重要的。然而，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并不必然意味着跪舔一定会随着美丽而来。

然而，跪舔的机会确实会随着美丽而来。因此，最美丽的女人将是那些有最多跪舔机会的女人。然而，并不是说她们一定会接受这种跪舔。似乎情况是，对于那些最能享受跪舔的女性来说，撞墙可能是最重要的，而那些美丽女性则有最多的机会参与跪舔。

因此，以这种方式，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如果她不参与男人的跪舔，依然不会觉得撞墙是极其重要的。而一个平均水平以下的女人，如果她充分参与男人对她的跪舔，将更强烈地感受到墙的存在。然而，我们也断言过女性是趋利避害的，因此可以推断她们将始终最大化愉悦并最小化痛苦。

此外，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前提，即女人从一开始就会受到男人的跪舔，因此不会意识到公正和跪舔行为之间的区别。因此，她会接受所有的跪舔，这是从第一个前提得出的结论，因为她会觉得这是正常行为。有了这一切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个对墙不敏感的女人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得出结论，所有女性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墙的影响。那么，一个女人如何让他的愉悦最大化呢？嗯，似乎她需要最大化她参与的跪舔的数量。对于任何一个男人来说，他有一定的可支配资源，可以为一名女性提供一定程度的利益。

他可能只愿意为女人买一双鞋，但可能不会再为她买裙子。为了让女人得到裙子和鞋子，她需要充分利用两个不同男人的跪舔，因为每个男人只会在他的能力范围内跪舔到某一个限度。这也适用于时间，一个男人可能只愿意每周一天照顾她的宠物，所以她需要两个这样的男人才能在周末完全撒手。因此，一个女人将通过最大化地吸引跪舔的男人的来最大化享乐。现在，个别男人只有一定的时间和资源限制，她也只有有限的时间来参与这种跪舔。因此，为了进一步最大化她的愉悦，她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最大化她参与的跪舔的质量。现在，是什么提高了男人对女人所施加的跪舔的质量？

性。因此，她需要与这些男人发生性关系。现在，如果我们结合最大化男人的数量和最大化每个男人所提供跪舔的质量，我们会得到什么？"鸡巴旋转木马"。现在你可能会对自己说，"但马库斯，如果她用性交换其他好处，这怎么能算是跪舔，而不是简单的经济交换呢？"嗯，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女人为性交换得到的好处与性本身的价值不成比例。她得到的远远超过性本身的价值。**区别在于，男人愿意在第一次就接受这么糟糕的交易，因为在其他情况下，他不会接受这么糟糕的交易。

所以回到我们的论点，似乎一个骑着鸡巴旋转木马的女人实际上是在最大化她可以参与的跪舔，通过巧妙地统筹的男人数量和他们提供的跪舔的质量来最大化她的愉悦，与我们的享乐主义论点一致。这还有一个副作用，即在撞墙之前的岁月里最大化她将获得的愉悦数量，就必然伴随着墙对她最大化的影响。有人说，骑着鸡巴旋转木马会毁了女人，从某种角度来说是真的，因为男人不希望一个有过多个性伴侣的女人。

然而，我们迄今为止提出的论点描绘了一个更为险恶的情景。一个骑着旋转木马的女人将在她的灵魂中受到毁灭。她将获得如此之多的欲望，一个男人永远无法满足这些欲望。我是说，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毕竟，整个旋转木马都需要来满足它们。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无论男人如何，他都永远无法满足这些欲望。这个真相可以从我们之前关于一个男人在时间和金钱方面的自然限制的论点中推断出来。

即使一个男人有数十亿美元，他一天也只有 24 小时。因此，他永远没有时间分配给她，

就像一群男人那样。因此，看起来一个旋转木马的女人是那种撞墙最痛苦的女人。在这一点上，我想结束对墙的讨论。对我来说，关于墙后怒火的概念是一个新的想法，可能值得男性社群去探讨。我是说，墙后女性的行为会发生什么变化？她们是否经历悲伤的阶段？男性和女性的性欲在什么时候重叠？墙的影响是否在绝经期结束，还是会变得更糟？这些都是有趣而未被探讨的问题。

个人经历与对观众来信的指导

我收到了一条对我视频的评论，我觉得需要提供的更长更个人化的回答，所以我会先整体阅读评论。这条评论来自一个自称为"Anax Commander"的人，现在，Anax Commander说这是一部很棒的视频，他真的很喜欢 MGTOW 的概念，视其为通向美德的一种路径，因为他从未觉得不想结婚或与女性建立关系就足以涵盖 MGTOW 的真正含义。

然而，他有一个问题，他是那些在毫无意义的低薪工作中苦苦挣扎、没有满足感的人之一。他对女性感到幻灭，对美国梦或现实期望没有信心，也不想进入任何他可能找到满足的职业。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从而做出一项伟大的发现或发明，以确保留下我的传世之作。那时候，这似乎是个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现在我发现自己处于这个位置，对我来说，个人的 MGTOW 之路主要包括阅读并试图理解这个世界。我希望能够理解哲学、量子力学和经济学等诸多主题。这样做并不是不可能的，通过这样做，我可能能更好地使自己能够做出某种贡献，无论是在 MGTOW 社区内还是在外部。

然而，目前我觉得在教育、技能和财务方面我都远远落后，因此在对世界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持久影响的目标让我感到非常悲观。因此，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不能保证知识会导致任何实质性的积极结果，那么追求知识本身是否只是另一种享乐主义形式？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对我来说，为什么不自杀是一个紧迫的问题，而且不能通过一些轻率的安慰或治疗来缓解。

值得一提的是，我还没有阅读加缪的著作，但我打算读。Anax Commander，我会在视频的最后回答你的明确问题，但在那之前，我想先探讨你提问的整体框架。

最后一段，你迫切需要一个关于为什么不自杀的解释，这对我来说非常令人担忧，这并不是出于怜悯之情，毕竟我不会向你扔出这样的侮辱。这让我感到担忧，是因为你说的话中

有一种宁静，这让我感到一种羞愧。对我来说，更让我感到羞愧的是，我应该知道得更好，因为我对哲学很熟悉，至少我应该知道得更好。

首先，哲学是关于人的，关于男人和女人在他们的存在中面对的日常问题与挣扎。苏格拉底会在雅典的街头漫游，帮助人们应对日常问题，尽管柏拉图的对话总是演变成高度抽象的思想。那些抽象的思想之所以出现，是因为雅典人正在处理某个日常问题，而为了帮助那个雅典人找到解决办法，苏格拉底需要提升雅典人的思维到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水平。

爱因斯坦有一句很好的话来描述这一现象，他说问题不能由创造问题的相同思维方式来解决。在哲学中，关键是帮助人们，因此对于 MGTOW 来说，最终目的是帮助男人应对他们的日常问题，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试图将听众提升到可以找到解决方案或解释的思维水平来实现的。

所以对我来说，尝试给 MGTOW 思想以哲学解释的任务是双重的。我应该从日常问题开始，将我的论点逐步提升到更抽象的层面。到目前为止，视频制作者通常更多地谈论抽象的东西，虽然这很有价值，但并不是很能在抽象和处理日常问题的最终目标之间架起桥梁。

Anax Commander，你描述的生活和你对这个生活的看法肯定是许多男人共有的。这就是你的起点，任何哲学或观点如果不能从这个地方开始，都充其量只是一种好奇心，而且在最坏的情况下只是浪费时间。因为无论有人宣传什么目标，如果无法从你现在所在的地方达到那个目标，那传道者是毫无用处的。

因此，在这个视频中，我想直接与你交流，希望揭示你思考中未曾考虑过的路径。此外，任何其他与你的情况有关的人也希望能从中获益。

首先，我相信只有那些曾经到达过的人才能引导你到达。例如，一个贫穷的人无法引导别人走向财富，除非他自己曾经富有。一名电影明星无法指导你成为宇航员，反之亦然。一名痛苦的人无法引导别人走向幸福，一个愚钝的人无法引导别人走向智慧。在这些前提下，无论我说什么都需要理解为引导你走向我所走的生活。尼采在得出相同结论时说，哲学家的哲学就是他的自白，要理解哲学，你需要理解哲学家。这样，我只能引导你到达我所在的地方，要知道那是哪里，你需要了解一点关于我自己和我的旅程。

然而，在这个旅程中，我希望你能看到，在某个时刻，你的道路和思维与我的交叉。

我的家庭是一个从贫穷开始的家庭，我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我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很像发生在 2008 年的金融危机，我家对经济非常敏感。在我童年时期有很多困境，到了我父亲为了给我找到圣诞节的礼物而翻垃圾箱的地步。

哦，那是带有一个弯曲的大理石的棋盘，有一个弯曲的大理石卡在其中的一个位置上的一个棋盘。还有一个坏掉的点击器。这是我爸爸从垃圾箱里挖出来的那个圣诞节。我们不得不用硬币作为游戏棋子，并造出自己的骰子。我自己曾经在 8 岁时开始进行垃圾箱翻找，收集压扁的啤酒罐和空啤酒瓶以出售赚取押金。在我家，金钱总是引起关注，金钱是一切的衡量标准，成功与失败、人的价值和无价值、地位和声誉，一切，绝对一切都归结为金钱。

现在，在这一点上，我想稍微绕个弯，与 Anax Commander 谈谈柏拉图的对话《理想国》。在这个对话中，日常问题是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在古代世界，人们会就这个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而常见的答案实际上与现在并没有太大的不同。所以，在对公正是强者所写的东西等一些类似的观点进行了一番争论后，有关公正本身是什么的问题被提出。对我们来说，现在重要的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而是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出现的事物。

苏格拉底在辩论中的某个时候说，也许由于我们人类的目光短浅，灵魂中的公正很难定义，因为它距离我们太近，我们无法看到。所以我们应该看一些更大的东西，试图在其中找到公正，以弥补我们的短视。苏格拉底然后将灵魂与国家进行了比较，国家是一个我们可以观察的更大的东西，他的论点是，如果我们能找到国家中的公正，那么我们也能够看到在灵魂中的公正。

在谈论不同的政府类型时，苏格拉底说存在着一个政府层次结构，其中一个政府倾向于堕落成为以下的政府。他还描述了这种堕落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感兴趣的具体堕落是从民主到寡头政治的堕落，他认为民主充满了爱权力和荣誉的人，而寡头政治则由富人统治，因为大多数人最看重的是金钱。

现在，重要的是看一看这个爱金钱的寡头是如何形成的。苏格拉底说，当一个人看到他的父亲因贫困而受苦时，他会学会鄙视贫困，并开始把金钱视为最高目标，以防止自己由于同样的贫困而受苦。你看，Anax Commander，我成了这个爱金钱的寡头。你知道，这些因贫困而引起的紧张和危机是我自己不愿意经历的。

那么我发生了什么呢？嗯，我变得非常擅长赚钱。我的兄弟姐妹也是如此，尽管我们每个人的过去都经历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获取财富，但我们的精神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人都有强烈的寡头欲望，所以每个选择都被这种根深蒂固的欲望所驱使。

有趣的是，当我们交谈时，我们会说：“钱不是一切，金钱不会让你幸福。”这些都是对我们的信仰常见的委婉话语。你知道吗，我们并没有撒谎，甚至对自己也没有撒谎。没有明确说出的是那些委婉话语的目的，因为它们被深深隐藏起来。

金钱并非一切，但在优先级次序中排在第一位。金钱不能使你幸福，但没有它会让你痛苦。所以，从我童年时期就牢固根深的寡头灵魂，我上大学，选择了一个赚钱的领域，因为你知道，只要是让我开心的工作，只要能赚很多钱，我就应该去做。然后我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找到了一个与我赚钱态度相配的女人，她总是确保我不会因为花钱的负担而筋疲力尽，尽管她必须为关系的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你知道吗，我不会为自己花费，寡头精神的一部分是吝啬。我年复一年地穿着同样的衣服，毛衣搭配与之不搭配的袜子，有洞的衬衫。为什么买新东西呢？旧的还合身。直到今天，我有着 15 年以上的服装。

在家里，我的决定是以赚钱为中心的，我们需要搬家以便我能赚更多钱，她则通过花钱来规划花费，我快乐，她也快乐，每个人都是赢家。有一次我自己创业，运气好，第一个产品就成功了，赚了很多钱，并且正在进行扩张运营的首轮融资。我开始了这个生意，因为我对我的领域感到极度不满，我每天的平庸一成不变，方法变了，问题却依然存在。

你知道，在我的领域，人们通常在七年后就会感到疲惫，许多人选择走上管理之路，而我对管理之路感到疲惫，我的领域中除了走下坡路的未来没有其他出路。所以，创业成为最后一个令人充满希望的选择，我仍然可以使用之前开发的技能，但这次是一次选择自己冒险的机会。

然后，顺理成章地，这个故事发生了，妻子出轨，高攀择偶蒙蔽了他的双眼。简而言之，她离开了我。你知道，我把自己的身份深深地投入了她，这彻底打破了我的世界。然而，她离开我这个过程拖了一年之久，我把钱丢向问题，希望问题会消失，但没有什么能帮我了。

最后，她离开我，选择了我认为远远不及我的人。这是一年的漫长折磨，我的生意随后崩溃，我陷入债务，十年来第一次面临着失业和孤独。我的价值体系被整个解开。你看，我在生活中按照我个人价值观做了一切正确的事情，甚至符合寡头的价值观，甚至符合社会所珍视的价值观，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你知道，我努力工作，我没有欺负别人，我在家里帮忙，我没有任何恶习，一切都是应该的。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鬼事呢？

在这一点上，我想再说一些题外话。苏格拉底在论证中有一种特定的方法，他经常会与雅典人进行对话，他们声称拥有某种知识。这意味着苏格拉底与一个雅典人对话，这个雅典人确信自己知道美是什么，或者虔诚是什么，或者爱是什么，或者其他任何可能成为讨论焦点的东西。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总是认真对待这些人，因为他想从这些人那里学到他们声称拥有的知识。于是，苏格拉底开始向这些人提出关于他们声称了解的主题的问题。

随着他们回答，慢慢地变得明显的是，这些家伙根本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在对话的某个时刻，苏格拉底会对他们进行反驳，通过发现他们自己信仰体系中的矛盾来推翻他们。如果这个雅典人真诚地在智力上诚实，这将使他陷入一种迷惑和困惑的状态。这种迷惑和困惑的状态被称为"阿波里亚"。实际上，苏格拉底所做的是削弱他与之对话的人的信仰体系，雅典人会自己意识到，实际上他对之前确信的主题一无所知。这个雅典人被迫面对自己的无知。正是从这种阿波里亚的状态中，真正的工作才能开始。你看，一个确信自己在某个主题上拥有知识的人永远不会去寻找那个知识。毕竟，他确信自己已经拥有它了。只有当面对他实际上并不知道的事实时，他才会开始寻找。

好吧，生活对我来说就像进行了一次巨大的反驳。但与苏格拉底只针对一个主题进行反驳不同，对我来说，生活一下子就对我所有的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全方位的反驳。你知道，那些价值观是你所有其他价值观的基础。是我，我被投入到一个我无法在其中找到立足点的世界中。我不再信任我所相信的任何东西，我没有理由这样做。毕竟，我做了一切都是对的，结果一切都变得一团糟。

在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对哲学一无所知。实际上，哲学这个概念可能多年来根本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而当它确实出现时，它只是对某人的观点的委婉说法。所以在这里，我失去了我所珍视的一切，失去了我的妻子，原来她是个荡妇，这是我在我们的关系中一直担心的事情。我失去了所有的钱，还欠了一大笔债务。我失去了我的公司，我失去了我领域的最后一点希望，因为回去为别人打工是一个我不愿意面对的未来，而且也挣不了多少钱。

更糟糕的是，绝望的感觉如此强烈，以至于我完全失去了工作的能力。有几个星期我每三天才吃一次饭。我会一天吐几次，我的味觉不再灵敏，口中不断有胆汁和胃酸的味道灼烧我的味蕾,我开始变的苍白而病态。我几乎与世隔绝，唯一的几次出门只是为了买食物，但由于我吃得很少，其实并不怎么出门。

我不得不重新学会吃饭，你知道，我必须使用逻辑思考我为什么要吃饭。我很认真的躺在那里思考，这是什么感觉？好吧，我想这是饥饿。现在为什么我感到饥饿？嗯，可能是因为我饿了。现在为什么我饿了？因为我需要食物。好吧，这一定意味着我应该吃东西。

你知道，我是认真的，我不再相信我以前所相信的任何东西，当然，我考虑过自杀，但却摒弃了这个想法，因为我认为我做出了太多假设，不能相信我得出的任何结论。我在最初的几周内数次重新审视了这个问题，每次我都没有足够的信心来下定论，我暂时搁置了这个问题，直到我找到了一个证明我是否应该这样做的证据。

大约两个月后，这场创伤的身体反应开始减轻，到那时，我已经重新获得了足够的自信和对日常事务的直觉，以便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像一个人类一样运作。直到多年后，我不再是当初创造了我所处境地的思维模式的人，我才真正理解我所描述的一切是多么没有意义。我当时不知道的是，好事即将发生，你知道，我以前从未听说过 MGTOW，我完全是一个蓝丸男。

在那个时候，我没有深度，甚至不够深刻以至于被认为是肤浅。在这个时候，我踏入世界的其中一个旅程是去书店，当我到达那里时，我看到了一本书，并且真的通过封面来判断它，然后买下了它，皮埃尔·阿多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它在一些打折货架上，封面上“哲学”这个词是亮丽的鲜红色，看起来很酷。所以我把这本书带回家，最终开始阅读它，这是 5 年前的事情。我立刻注意到有多少我不理解的词语，对我来说，翻过每一页都是一个艰苦的战斗，每页至少有两到四个词我不得不查字典。

这本书读起来就像某种巫师手册，在我过去生活的三十年来从未遇到过的所有这些观念现在都被呈现给我。最可怕的是，这些思想是经过推理的，不仅仅是经过推理，而且是以我从未想象过的严密性进行推理的。这是逻辑的诗歌，它轻抚我的大脑，考虑到我之前 12 个月生活的非理性胡言乱语，这个内容向我解释了我我需要知道的不知道的很多东西，激发了我对知识的好奇心。

这本书讲述了许多不同的哲学家，我模糊地听说过的唯一一个名字是柏拉图，我记得他是我在 YouTube 上看到的有关亚特兰蒂斯的一些阴谋视频中的人物。读完这本书后，我立刻去买了柏拉图的《柏拉图全集》。现在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置身于书店的哲学部分。正如我预料的，柏拉图从第一页开始就让我震惊，而今仍然让我感到震撼。

为了重复我随机拿起一本书的成功，我看到了尼采的《人性的、太人性的》和《超越善恶》的双册，于是我购买了它。在阅读《人性的、太人性的》的前 30 页后，终于有了一些领悟。我意识到我对生活一无所知，我搁置了那个问题，并决定专注于向那些显然比我更优越的人学习任何事物。

今天，不仅我对五年前远远超过我理解能力的问题有了好的答案，而且我还理解了不仅为什么我的生活崩溃了，而且为什么那种生活没有其他可能的结果。正如苏格拉底在《未经省察的生活没有价值》中所说的那样，我之前一直过着未经省察的生活，直到我的妻子离开我。但当她离开我时，我被猛烈地撕裂并投入阿波里亚，我摆脱了所有自相矛盾的荒谬信仰，终于开始探究。

多亏了这种探究。今天，我变得无法想象地更强大。我有了寻找那些我不知道的答案的方

法，但更重要的是，我更擅长回答应该的问题，你知道，像“我应该辞职吗？”、“我应该回学校吗？”、“我应该怎么安排我的生活？”以及“我应该自杀吗？”哲学是对灵魂的训练。大多数人看到的哲学可能从外面看起来真的很愚蠢，就像一个健美运动员的训练看起来有点愚蠢一样。

人们或许会问我这些问题，比如：“你会对哲学做什么？”、“谈论存在或不存在这种无聊的事情有什么意义？”好吧，让我问你，你会对将金属块提升到离地面 8 * 3 英尺的地方三次一周的健美运动做什么？在跑步机上跑步有什么意义呢？我的意思是，你不会到达任何地方，对吧？你可能会站在原地，你将完全处于与从未跑步相同的位置上。

你看，人们会为健美健身辩护，因为他们可以看到结果，而且眼睛无需事先训练就可以看到健美运动员的结果。但哲学的好处是灵魂和思想的发展，与健美运动不同，看到这一好处的能力是需要训练的。这就是为什么从外面看起来很愚蠢的原因。与健美运动不同，哲学超越了我们通常谈论的思维部分，比如你的推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果举重对健美运动员所做的是哲学对灵魂所做的，那么健美运动员不仅会长出大肌肉，还会开始长出翅膀，他们将长出鹰眼，能像蝙蝠一样感知声音，像蜜蜂一样体验红外线。这就是哲学对灵魂的作用。你将体验一个与以前完全不同的世界，想象一下对于孩子们来说世界是什么样子，现在想象一下，这就是你作为哲学家看待当前自己的方式，你会看到自己相信圣诞老人和复活节兔子，就像你在了解女性中心主义、高攀择偶等所有 MGTOW 理念之前对世界的看法一样，你会看到自己是蓝色药丸的人，是矩阵中的人，MGTOW 是男女关系的红色药丸，而哲学是现实的红色药丸。

现在我描绘了哲学的美好画面，但你现在肯定正在问自己，我到底为什么告诉你所有这些，这与你的情况或问题有什么关系。现在，我只是搭建了舞台，让我们来看一些涉及你特定情况的论点。你说你在一份薪水低、前途渺茫的工作中，很难有希望接受培训进入一个可能令你感到满足的职业。首先，你在你的信仰中内含了一个暗含的假设，即你相信一个事业可以带来传承，你还暗示了这样一个前提，即你不希望过一种享乐主义的生活。我从你希望追求知识本身并不仅仅是享乐主义的形式这一前提中得出结论。

你提供的最后一个前提是你希望留下一份传世之作。我想你会同意所有这些前提。

好的，让我们看看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如果你不希望过享乐主义的生活，而且你希望留下一份传世之作，那么你必须考虑对传世之作的渴望并不是享乐主义的。如果你相信事业可以带来传世，那么你相信事业不必是享乐主义的。

毕竟，你的事业或者你对传世之作的渴望中的一个都是享乐主义的，这将违背你不想享乐

主义生活的愿望，你同意吗？你的事业将是你用来养活和庇护自己的钱的来源，这是肯定的。假设你是一位在学术界工作的科学家，甚至是一位高级研究员，为了能够进行研究，你需要筹集资金。

为了筹集资金，你需要与其他高级研究员竞争有限的资金。现在，让我们说你希望研究的主题你认为非常重要，但整个社区并不认为它非常重要。毕竟，重大突破来自激进和离经叛道的思维，有些主题会很受欢迎，容易筹集资金，而其他一些主题可能看起来模糊或荒谬，筹集资金就会很困难。

那么现在会发生什么呢？你会为你认为重要的项目制定一个申请书，但获得资金的机会很小，或者你会为一个受欢迎的项目制定一个申请书，有很大的资金筹集机会？如果你提出你喜欢的项目的提案，但没有获得资助，那么你基本上失业了，失去了一种稳定的收入来源。如果你提出一个受欢迎的项目，那么你刚刚做出了一个享乐主义的决定，因为你为了最小化痛苦的目标而出卖了你的信仰，即最小化失业的机会。

但如果你确实提出了受欢迎的项目，获得了资金，然后取得了某种发现以确保传世，那么这个传世之作是通过享乐主义获得的。但前面我们说过，对传世之作的渴望不能是享乐主义的，所以我们陷入了矛盾。要么对传世之作的渴望是享乐主义的，而你却不希望过享乐主义的生活，要么对传世之作的渴望是享乐主义的，而你不想留下传世之作。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你似乎都在与自己矛盾。

然而，我认为这对你来说并不完全公平。我认为提供基本需求的行为并不足以指责某人是享乐主义者，所以让我们尝试不同的论点。你渴望留下一份传世之作，你不想以享乐主义的方式留下，因此你愿意为了留下传世之作而受苦。现在，最伟大的传世之作可能伴随着最高的代价，即死亡的代价。苏格拉底因为他的传世之作而被雅典人判处死刑，耶稣和伽利略也因为他们的工作面临宗教审判，使得他们不得不放弃它，以免被当成异教徒而被烧死。

而在无数其他例子中，有人为了他们的传世之作而付出了生命。现在，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在创造传世之作时避免死亡，但如果你正在考虑自杀，那么我们可以假设死亡对你来说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而不是没有传世之作的死亡。

毕竟，有很多人自愿前往火星并愿意死去。然而，如果你愿意为了留下传世之作而承受死亡，那么你应该愿意承受小于死亡的痛苦，比如从一份低薪的死胡同工作中所带来的痛苦。所以如果你对自己保持一致，不希望过享乐主义的生活，而希望留下传世之作，那么你愿意为了传世之作而受苦。既然你愿意忍受更大的痛苦，那么你也愿意忍受较小的痛苦。但

如果死亡是更大的痛苦，那么一份低薪死胡同的工作就是较小的痛苦。因此，你愿意忍受低薪死胡同的工作来留下传世之作。现在我们有了一些进展。

好的，新的论点，新的前提。你说你在教育、技能和财务方面远远落后，对于能够对世界产生有意义、持久的影响感到悲观。

首先，我想解释一下你在教育和技能之间所做的区别。教育是一种活动，而技能是一种知识。事实上，我认为当你说技能时，你指的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技术。亚里士多德将知识分为四大类：epistemi（理论性的东西，比如数学和物理，当你发现自己记忆公式并进行数学证明时，你正在从事 epistemi）；technae（技术，一种让你建造事物的知识，因此，起草足球场蓝图的建筑师将拥有 epistemia，例如金属学、物理学、数学等，但他可能对如何实际建造这个东西一无所知，这是建造者的工作，建造者基本上是一名懂得如何将蓝图变成实际物体的建筑工人）；Sophia（智慧，这是对现实本身的探究，这时你可能会想到你对理论物理感兴趣，毕竟你提到了想学习量子力学）；frenesis（实际智慧，即你如何将 Sophia 中的理论应用到现实中，回答那些“我应该怎么活，我长大后应该成为什么”之类的问题）。这就是我告诉你所有这些的原因，因为它们都与你对教育和技能的关切有关。

你看，大学和几乎所有的教育机构只教授 epistemi 和 technae。你只会接触到 Sophia，而且如果你碰巧是哲学专业的话。但由于它与典型青少年的日常生活相脱节，即使他是哲学专业，他也很可能对此浑然不觉。

另一方面，frenesis 甚至在哲学专业中也没有教授。frenesis 是你通过研究 Sophia 并试图将其应用到你的日常行为中所获得的知识。因此，正如你所看到的，尽管你可能没有 epistemi 的基础，比如理论物理学，也没有 technae 的基础，比如工程学，但你可以放心，99%的人对 Sophia 一无所知，从剩下的 1%中，更少的人有 frenetic 的知识。那对你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如果你自己投入 Sophia 的学习，经过几年的自学如果你自学 Sophia，你将超过 99%的人，相信我，你不需要上大学或接受正规学校的教育来接触这些材料，这一切都在互联网上，而且大多数材料都是免费的。

而且，如果你年纪较大，你将在获得实际知识方面比年轻人更有优势。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我可以说，你对于落后于潮流的担忧在某些方面可能是有道理的，但在其他方面则完全没有根据。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明确表示，被考虑担任统治者的哲学家至少需要 50 岁。柏拉图在大约 50 年的时间里写完了他的对话录。在这些对话录之后，他一直在八十

多岁时还在工作。

年龄有一种极为被低估的品质，但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洞察力，年轻人根本无法接触到。如果你年纪较大，你已经拥有一些东西，使你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年轻人。此时，我想把一切都联系在一起。我讲述我生活的原因是为了指出寡头的灵魂，安克桑德，我感到你对生活的担忧在本质上与寡头的担忧相同，你知道的，过去的我们，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不同在于对象而不是欲望。

我们把外界事物作为自己生命意义的倚仗，无论是金钱还是传世之作，都没有区别，他们都是可以被剥夺的，金钱可以失去，传世之作可以被毁灭或腐化，这是享乐主义的。我们对自身价值的外在化是享乐主义的，你知道的，外在于我们的那些东西可以通过快乐或痛苦传达回我们。

那么我们难道不都是享乐主义者吗？但是我们与自己相矛盾，不是吗？因为我们说我们不想过享乐主义的生活，而且如果我们的价值感是外在的，并且没有得到满足，我们是否不会认为自己被剥夺了快乐？并且开始认为死亡实际上是较小的而不是较大的，自杀并不是享乐主义存在的正确答案，但正如你所断言的，你不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所以自杀似乎与你自己核心信仰相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将自己的价值与传世联系在一起也是与你自己核心信仰相矛盾。

所以现在我希望你发现自己陷入了无解境地，也许开始探讨真正的自我价值在哪里。你知道我的旅程，我希望它能作为一种指导，告诉你如何转变自己以回答这个问题，你所寻找的知识是实际的，只有通过了解 Sophia 才能获得。

现在我想回答你的明确问题，追求知识本身是否属于享乐主义的形式，简短的回答是否定的，长的回答你需要努力去找，但我不想显得傲慢，希望这个视频是对你来说某种启发。我想指引你和所有其他正经历同样哲学危机的人们得到某个资源，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为意义而挣扎，为深刻的存在问题而苦恼，甚至都没有足够的词汇来充分描述。

在世界各地，有一个缓慢但不断增长的存在，即哲学顾问，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应对人们对存在感到困扰的现代现象。我知道一个团体，他们的一位顾问亲自帮助过我，是一家总部位于爱尔兰的公司，他们通过电话、Skype 和面对面的方式进行会话，具体服务是哲学急救，我强烈鼓励你和处于这种位置的所有人利用这一资源，它们称之为哲学急救，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将通过你的具体情况进行对话，并与你的具体信仰体系合作。

哲学咨询不会试图改变你的信仰体系，它会在其中工作，向你指出所有隐含的矛盾、假设和偏见，然后你决定该怎么办。如果你想和某人亲自交谈，那就找这样一个哲学咨询服务，

可能在你所在地的某个地方会有，我知道芬兰和荷兰有一些，我相信在世界各地还有更多。哲学家处理和推理，而不是情感，因此它与传统疗法不同，我是说哲学家曾经是皇帝的顾问，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亚历山大大帝的顾问。就像赫西奥特说的那样，最好是自己知道，但如果你不知道，那就让自己与那些知道的人为伴。如果你既不了解自己，也不寻求那些了解的人的建议，那么你真的迷失了。希望这有助于你，安克桑德

演绎论证与归纳论证

在上一个视频中，我们讨论了一个论证是如何构成的。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讨论归纳论证和演绎论证之间的区别。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上一个视频中学到的内容。一个论证由至少一个或多个前提组成，一个论证恰好有一个结论，尽管你可以使用相同的前提构造许多论证，从中得出多个结论。

论证的前提和结论都被称作命题。在现实世界中，你几乎不会遇到以正式论证结构呈现的论证。因此，你将被要求从你在现实世界中遇到的各种文章中提取论证。为了帮助你提取论证，你可以使用前提指示词和结论指示词。

然而，你还会遇到很多文章，这些文章本身并不包含论证，它们大致可以分为 5 种类型的文章，包括简单的非推理文章，这可以进一步分为警告、建议、关于信仰或观点的陈述、松散关联的陈述和报告。

另一种非论证性文章类型是阐述性文章、例证文章、解释和条件性陈述。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这个视频的主题，即论证有两种形式，演绎和归纳，这个想法最早由亚里士多德提出。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演绎和归纳不仅在逻辑学中成为了一个固定的要素，而且在我们的智力文化中也是如此。无数的小说和非小说作品都提到了这一点，爱因斯坦写了一篇论文，从哲学到教育、商业到心理学，化学到人类学的大量教科书都在探讨这一主题。

那么演绎论证和归纳论证有什么区别呢？简而言之，演绎论证是基于必然推理的，而归纳论证是基于概率推理的。更准确地说，演绎论证是一种包含这样一种主张的论证，即假设前提为真时，结论不可能为假。

另一方面，归纳论证是一种包含这样一种主张的论证，即假设前提为真时，结论很可能不为假。所以这里有两个例子：1. 初学者玩家与业余玩家有密切联系，业余玩家通常在游戏

机上玩，因此初学者玩家很可能在游戏机上玩。或者另一个例子：初学者玩家是一名玩家，所有玩家都拥有可以玩游戏的设备，因此初学者玩家必然拥有他可以玩游戏的设备。这两个论证中的第一个是归纳的，第二个是演绎的。

在决定一个论证是演绎还是归纳时，我们将关注论证的某些客观特征，这些特征包括 1. 特殊指示词的出现，2. 前提和结论之间的推理链接的实际强度以及 3. 论证的形式或风格。然而，我们必须在开始时承认，很多普通语言中的论证是不完整的，由于这个原因，决定该论证最好被解释为演绎还是归纳可能是不可能的。特殊指示词的出现如我们刚才考虑的例子所示，第一个论证中结论中的"很可能"这个词表明该论证应被视为归纳的，而第二个论证中结论中的"必然"这个词表明该论证应被视为演绎的。

附加的归纳指示词包括"不太可能"、"可能"、"不太可能"、"有可能"和"合理地得出结论"。附加的演绎指示词包括"肯定"、"绝对"和"明确"。归纳和演绎的指示词通常暗示了正确的解释。然而，如果它们与我们将很快讨论的其他标准之一相冲突，我们可能应该忽略它们。辩论者经常使用短语，比如“毫无疑问”，出于修辞目的，以使他们的结论更有影响力，并不是要暗示应将论证视为演绎的。同样，一些辩论者，由于对归纳和演绎的区别不了解，可能会声称“演绎结论”，而更正确的解释是归纳。影响我们对论证是归纳还是演绎的第二个因素是前提和结论之间的推理链接的实际强度。如果结论确实严格地从前提中推导出来，那么论证显然是演绎的。在这样的论证中，前提不可能是真的而结论错误。

另一方面，如果结论不是严格地推导出来，但很可能是真的，那么通常最好将论证视为归纳的。例如，所有的阿尔法雄性都是外向的，比利是一个阿尔法雄性，因此比利很可能是外向的。或者另一个例子，绝大多数阿尔法雄性是外向的，比利是一个阿尔法雄性，因此比利很可能是外向的。在第一个例子中，结论严格地从前提中推导出来。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阿尔法雄性都是外向的，比利是一个阿尔法雄性，那么比利肯定是外向的，因此我们应该将这个论证解释为演绎的。

在第二个例子中，结论不是严格地从前提中推导出来，但它确实有一定的概率。如果我们假设前提是真的，那么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结论也有可能是真的，因此最好将第二个论证解释为归纳的。偶尔，一个论证不包含任何特殊的指示词，并且结论既不是必然地也不是可能地从前提中推导出来，换句话说，根本就没有推导。这种情况表明需要考虑第三个因素，即辩论者使用的论证形式或方式。现在让我们更详细地讨论演绎论证。许多论证具有独特的特征或形式，表明前提应为结论提供绝对支持。这些论证形式或种类有五种，分别是基于数学的论证、定义论证和范畴论、假设和分离三段论。基于数学的论证是一种论证，其中结论取决于一些纯粹的算术或几何计算或测量。例如，购物者可能将两个苹果和

三个橙子放入纸袋中，然后得出纸袋中有五个水果的结论。或者，测量员可能测量一个正方形的土地，确定它每边 100 英尺，然后得出它包含 10,000 平方英尺的结论。由于所有的纯数学论证都是演绎的，因此我们通常可以认为依赖于数学的论证是演绎的，尽管依赖于统计学的论证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这样的论证通常最好解释为归纳的。

根据定义的论证是一种论证，其中结论声称仅仅取决于前提或结论中使用的一些词或短语的定义。例如，有人可能会争论，因为克劳迪娅是撒谎的，所以可以得出她说谎。或者因为某一段落是冗长的，所以可以得出它过于啰嗦。这些论证是演绎的，因为它们的结论从"撒谎"和"啰嗦"的定义中必然得出。

总的来说，三段论是由确切两个前提和一个结论组成的论证。范畴三段论是一种每个陈述句都以"全部"、"没有"或"一些"这些词开始的三段论。例如，所有颈胡子都是令人讨厌的，一些颈胡子是嘲笑的目标，因此一些令人讨厌的事物是嘲笑的目标。这些论证几乎总是最好看作是演绎的。另一方面，假设三段论是一种具有条件"如果...那么"陈述句的三段论。例如，如果毛皮被废除，那么乐趣的来源将大大减少，如果乐趣减少，那么我们最终都会成为忧伤的熊猫，因此如果毛皮被废除，我们最终都会成为忧伤的熊猫。

分离三段论是一种具有"要么...要么"陈述句的三段论。例如，要么从妇女那里夺走投票权，要么我们将陷入蛛女利维坦，女性将不会被剥夺选举权，因此我们将陷入蛛女利维坦。与假设三段论一样，这样的论证通常最好解释为演绎的。现在让我们稍微详细地谈谈归纳论证。总的来说，归纳论证是这样的，即结论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旨在超越前提的内容。这种论证的前提通常涉及一些相对熟悉的主题，然后结论超越这个主题，涉及一些较不熟悉或了解较少的主题。这样的论证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例如对未来的预测、类比论证、归纳概括、权威论证、基于符号的论证和因果推理等等。

预测是一种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到对未来的主张的论证。例如，有人可能会争论，因为已经观察到中美洲某地区发生了某些气象现象，所以六个小时后那里将发生风暴。或者再举一个例子，有人可能会争论，因为上周五主要利率出现了某些波动，所以美元在周一将贬值与外国货币的比值。几乎每个人都意识到未来无法确定，因此每当一个论证对未来做出预测时，我们通常有理由认为这个论证是归纳的。

类比论证是一种依赖于两者之间的相似性或类比存在的论证。由于这种类比的存在，推断出影响较为熟知的事物或情境的某种条件也会影响类似但较不为人知的事物或情境。例如，有人可能会争论，因为史蒂夫的保时捷是一辆操控很好的车，所以罗杰的保时捷也必须是一辆操控很好的车。这个论证依赖于两辆车之间的相似性或类比。这种推断的确切性在最

好的情况下是概率性的。

归纳概括是一种从对选择样本的了解到关于整个群体的某种主张的论证。因为样本成员具有某种特征，所以就得出所有群体成员都具有相同特征的结论。例如，有人可能会争论，因为从某个箱子中选择的三个橙子非常美味多汁，所以来自该箱子的所有橙子都非常美味多汁。或者再举一个例子，有人可能会争论，因为从某个劳工联盟中随机抽样的九名成员中，六名打算投票支持约翰逊竞选联盟主席，所以整个成员中的三分之二打算投票支持约翰逊。这些例子说明了在归纳论证中使用统计学的情况。

权威论证是一种因为某位被认为是专家或证人的人说了某事而得出该事物为真的论证。例如，一个人可能会争论，惠普公司的收入在未来一个季度将会增加，因为一位投资顾问对此发表了这样的声明。或者一个律师可能会争论，麦克刀犯了谋杀罪，因为一名目击证人在宣誓作证时证明了这一点。由于投资顾问和目击证人可能出错或撒谎，这样的论证基本上是概率性的。

基于符号的论证是一种从对符号的了解到关于符号所象征的事物或情境的某种主张的论证。这里使用的“符号”一词是指由智能生物产生的任何一种信息，通常是视觉的。例如，当在陌生的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可能会看到一个标志，指示道路将在 1 英里内有几个急转弯。基于这个信息，可能会争论，道路确实会在 1 英里内有几个急转弯，尽管这个结论可能会因为标志可能被放错位置或者对转弯的错误估计而变得不那么确切。

因果推理是一种从对原因的了解到关于效果的主张，或者从对效果的了解到关于原因的主张的论证。例如，从葡萄酒瓶被不小心放在冰箱里过夜的事实可以推断出它已经冻结了，即原因导致效果。相反，品尝到一块鸡肉并发现它又干又难嚼，可以推断出它被煮得太久，即效果导致原因。由于特定的因果关系实例永远无法绝对确定，因此通常可以将这样的论证解释为归纳的。

好的，现在让我们简要总结一下我们在这个视频中学到的内容。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演绎论证是那些基于必然推理的论证，而归纳论证是那些基于概率推理的论证。演绎论证是一种包含这样一种主张的论证，即在前提为真的情况下，结论不可能为假。另一方面，归纳论证是一种包含这样一种主张的论证，即在前提为真的情况下，结论不太可能为假。总体而言，我们可以将常见的归纳和演绎论证分为几类。常见的归纳论证包括对未来的预测、类比论证、归纳概括、权威论证、基于符号的论证和因果推理等。而常见的演绎论证包括基于数学、基于定义的论证以及范畴、假设和分离三段论。根据今天学到的知识，如果我们看谢尔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谢尔洛克·福尔摩斯几乎从不推断什

么。在这些故事中，谢尔洛克·福尔摩斯用来解决各种谜团的推理几乎完全是归纳的，而不是演绎的。我们日常应用的大多数推理和决策也是归纳的。然而，演绎论证要比归纳论证强大得多，因为演绎论证的结论是确定的。

MGTOW，Man Up

将“man up”（像个男人一样振作起来）这个词并用于男性并不罕见。当我们遇到这个词时，可以观察到人们普遍的反应是强烈谴责。它被视为一种羞辱性的措辞。

然而，是否确实存在这样一个男性，他虽然是男性，但缺乏我们认为正常男性应该所具备的某些品质？换句话说，是否确实存在这样的男性，他们以一种不够男人的方式行事，让我们感到恶心，如果我们自己是这样的男人会感到羞愧？

是否确实存在这样的男性，我们感到有理由告诉他们“man up”？这里的“有理由”，并不是试图像女权主义者和蓝丸那样通过羞辱来责备他们，而是以某种方式让他们感到羞愧，以期望他们能表现得更符合男人的品质？是的，这样的男性存在，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曾遇到过他们。

有许多人会将整个千禧一代的男性贴上我所说的这种男人的标签。让我问你一个问题，是否有一些行为是可耻的，而一些行为则不可耻？确实有。一个人在完成了一种可耻的行为后，是否应该感到羞愧，而那些没有完成可耻行为的人则不应该感到羞愧？确实如此。一个完成了可耻行为的人应该感到羞愧，而一个没有完成可耻行为的男人则不应该感到羞愧。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一个完成了可耻行为的男人，却没有感到羞愧，那么他一定不知道自己完成了可耻的行为，否则他会对这种行为感到羞愧。

苏格拉底在他关于正义的讨论中提出了一种对惩罚目的的看法。惩罚的目的是启蒙性的。苏格拉底说，罪犯会同意法官的观点，即确实有罪的人应该受到惩罚，但他自己并不是有罪的。对于这样的人，惩罚应该采取一种形式，以消除他对自己罪行的无知。想象一个性格暴躁的人打击冒犯了他的人。愤怒的人会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公正的事，因为他认为自己对冒犯做出了正确的反应。然而，由于这个愤怒的人在坚韧方面存在缺陷，他的情绪反应与他所感知的轻视是无法匹配的。

因此愤怒的人犯了一个不义之事，但他本人却不知道自己犯了不义之事。苏格拉底会说，

愤怒的人必须以一种方式受到惩罚，以帮助培养他的坚韧美德，从而最终让他意识到自己犯了不义之事。同样，在这种方式中，愤怒的人在经历惩罚后将因为经历了惩罚而变得更好。愤怒的人将因为惩罚而变得更有美德。因此，如果我们要继续我们之前关于羞愧的讨论，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那些犯了可耻之事却不感到羞愧的人，羞辱他们是公正的。不羞辱这样的人将是不公正的。对这样的人进行羞辱的行为反过来将具有启蒙作用，并将导致这个人因为羞辱而变得更有美德。

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哪些行为是可耻的，哪些不是？更具体地说，我们对那些男性感到厌恶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品质或缺乏这种品质使我们对这些男性感到厌恶？是哪些可耻的行为让我们有冲动告诉他们要振作起来？首先，我们必须去探究西方男子气概概念的起源。现在罗马人有一个用于描述男子气概的词，叫做"virtus"。在拉丁语中，"vir"意味着男人，因此，"virtus"就成为男子气概。"virtus"标志着勇气、卓越、勇敢、品格和有价值的内涵。

"Virtus"也被翻译成英语单词"virtue"。在希腊语中，"virtue"被翻译为"adate"。希腊人使用"adate"这个词时也表示卓越。由于罗马受到希腊历史哲学的深刻影响，我们可以安全地将希腊的四个主要美德（正义、节制、坚韧和智慧）纳入考虑范围。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男子气概与美德是同义的。反过来，成为一个男人就是拥有或追求美德。

让我们看一些我们认为一个男人需要振作起来的例子，以及它们与美德的关系。以一个让别人欺负的男人为例，这样的男人是懦夫，他缺乏勇气这一美德，而勇气又从属于坚韧。对这样的男人进行羞辱在本质上是有益的，因为他应该感到羞愧，不应该允许自己继续被人欺负。在另一个极端的例子中，考虑一个主动与比自己更大更强的对手挑衅的男人，结果却被揍得很惨。这样的人同样缺乏勇气，因为他在进行鲁莽行为。勇气可以在懦夫和鲁莽之间找到。因此，这个人也应该因为他的行为而感到羞愧，因为他不像一个男人，他没有表现出美德。

那么，对于那些经常喝得醉醺醺以至于影响工作的男人呢？这样的人是否表现得像个男人？显然不是，他缺乏节制这一美德。对他进行羞辱也是适当的。那么，对于在酒吧和朋友一起喝酒，但总是在轮到他请客的时候离开的男人呢？

虽然这个男人的行为是不公正的，确实对他进行羞辱也是公正的行为。你看，如果你羞辱那个在轮到他请客时离开的男人，会发生两种情况之一：要么他开始付钱，要么他停止和朋友一起去酒吧。如果他开始付钱，那么可以假设他只是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公正的，因为他可能没有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的效果。然而，如果他停止和朋友一起去酒吧，

那么有两种可能性。在第一种情况下，他受到了严重的侮辱，尽管他可能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不公正的，但这个人也缺乏坚韧，因为他对情况做出了不成比例的反应，这是由于情感反应引起的。在第二种情况下，他意识到了不公正之处，并在意识到自己不能再利用这种情况时停止了参与。在这种情况下，羞辱似乎不是正确的矫正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揍他一顿可能是矫正的，是的，暴力可以是有益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当它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出现，出于正确的原因，持续的时间是正确的时候。

但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看了足够的例子，让我们现在看一下“Manup”是如何被女权主义者和蓝丸使用的。如果你不想让一个女人在家庭法庭上污蔑你，你就需要振作起来。如果你不支付抚养一些单身妈妈的孩子，你需要振作起来。如果你在工作中被一个女人打败了，你需要振作起来。

然而，这些例子，我会主张几乎所有女权主义者和蓝丸使用的例子，有一个共同点。所有这些例子都包含这样一种情况，即这个男人应该遭受不公正待遇。在前面，我们提到了一个让别人欺负的男人的例子，我们说他是个懦夫，他缺乏勇气这一美德，因为他和忍受女性的污蔑一样，接受了不公正的待遇。女权主义者和蓝丸所说的是，一个男人的不接受不公正的正确行为是懦弱的，一个男人表现得懦弱就是他表现得不像男人。

女权主义者和蓝丸对“振作起来”的使用是自相矛盾的，它是术语的分析矛盾。男子气概的概念与懦弱的概念是互相排斥的。按照女权主义者和蓝丸的说法就是表现得不像男人。有一个例子我想要具体评估，女权主义者和蓝丸告诉男人要振作起来。如果一个男人说他不想结婚是因为可怕的婚姻法，他被告知要长大点，振作起来。现在我想特别指出这个例子，因为它会教给我们一些关于勇气美德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说，**美德是缺陷和过分之间的黄金平衡**。

在勇气这个美德的情况下，缺陷是懦弱，而过分是鲁莽。亚里士多德曾说，从一个鲁莽者的角度来看，一个勇敢者看起来像一个懦夫。想象一下有两个男人坐在战壕里，战争正在进行。他们的步枪已经没有子弹了，唯一的武器是连接在步枪末端的刺刀。两个人看到一辆坦克朝着战壕靠近。一个人跳出战壕，用他的刺刀冲向坦克；另一个人躲在战壕里，希望坦克只是经过而已。现在，跳出战壕冲向坦克的人可能认为留在战壕里的人是个懦夫，然而实际上，留在战壕里的人才是勇敢的。跳出战壕冲向坦克的人是在鲁莽行为，而不是勇敢的行为。毫不留情地牺牲自己并不是勇气。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当蓝丸男人告诉 MGTOW“振作起来”时，当他们听到 MGTOW 选择不结婚时，这些蓝丸男人是从鲁莽的角度说话。这些蓝丸男人是用刺刀冲向坦克的人，认为留在战壕里的 MGTOW 是懦夫。

但让我们再次回到那些我们公正地视为不够男人的男人。在使用“Man up”这个术语的力度类似的情况下，我们通常也称这些男人为“胆小鬼”。然而，这里，“胆小鬼”这个词也不过是对懦弱的委婉说法而已。确实，这些令人讨厌的不够男人的确需要振作起来，但是是以我在这里描述的方式，而不是女权主义者和蓝丸使用这个术语的方式。

当这些不够男人的男人对女性低声下气时，他们是因为缺乏坚韧，因为害怕，因为懦弱而行动。他们以犯下男人应该感到羞愧的行为为荣，然而他们却不感到羞愧。他们需要得到纠正，他们需要被羞辱。羞辱他们是公正的，不羞辱他们是不公正的。但是，仅仅用侮辱是不能让他们感到羞愧的。仅仅侮辱不会引起羞愧，而是引起愤怒或者娱乐。羞愧是通过首先树立美德的榜样，通过树立卓越的榜样而产生的。一个胖女人被一个胖女人称为胖，并不会感到羞愧；然而，如果是一个瘦女人称她为胖，她就会感到羞愧。瘦女人在她的苗条上展示了卓越。

以这种方式，如果蓝丸男人的看法是 MGTOW 是失败者，那么来自 MGTOW 的任何侮辱都将引起愤怒，甚至可能是娱乐。所有的羞辱方法都以类似的方式起作用，首先，你必须在你的对话者眼中被视为在某方面优越于他们，被视为一种权威。这样，侮辱才有份量。然而，如果你被视为一种权威，你就不需要一开始就使用侮辱。你可以通过失望来羞辱别人，你可以通过将他们置于比他们当前行为显示的标准更高的标准而羞辱他们。

你可以通过简单的笑声羞辱他们，你可以通过展示愤怒羞辱他们。甚至，你甚至可以通过告诉他们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来羞辱他们。这些都是父母在子女身上常用的羞辱方式，但其中的关键是被视为权威。在 MGTOW 社群中，MGTOW 没有被视为权威。在 MGTOW 社群中，你会发现很多抱怨、批评、争论、比较和竞争他们可能正处于红丸消沉期或红丸之怒。

MGTOW 社群充满了负能量。自然是一个男性的领域，可以释放你所有过去的蓝丸沮丧。你发现了红丸，释放了被压抑的沮丧，最终，大多数 MGTOW 会获得一些平和。然而，随着新的男性不断加入 MGTOW 社群，你将始终感受到一股负能量，因为这些男人正在经历这个过程。因此，社群永远不会没有这些现象的时候。由于这个原因，社群中所有负能量的总和在任何给定时间都可以轻松地被感知为社群中每个男人在任何时候的状态。结果是我们的社群并非自然倾向于散发美德。然而，有两种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种情况是经济方面的。社群中富有的人需要展示他们的财富，可以通过 YouTube 视频等方式，甚至中产阶级的人也可以设置一些场景，以便他们的财富被察觉。挑战在于在不透露个人信息的情况下找到平衡，确保不会揭露个人身份。如果社群被认为是由富裕的

个体组成，那么行业和女性将会关注，慢慢地，关于 MGTOW 的叙述将从蓝丸沮丧的失败者转变为被左翼政治误解的受害者之类的形象。此外，出现身体健康的 MGTOW 的视频也将改变人们的看法。

第二种情况是文化方面的。在这种情况下，MGTOW 社群需要开始制作文化作品，如绘画、雕塑、文学、诗歌、哲学研究、音乐、电影、卡通等。如果足够多的高质量文化作品被制作出来，并且这些作品进入主流，MGTOW 的认知将从蓝丸沮丧的失败者转变为古怪的艺术家。上述两种情况的组合也是可能的，并且将更有效地起作用。然而，我相信之前提到的两种情况之所以没有自然发生，是因为社群成员对匿名性的强烈渴望。

我意识到社群中存在一种对露脸的恐惧。我并不确定它是否合理，虽然我听说过社群成员被开盒的故事，但我没有听说过这种行为对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产生负面影响。有的 mgtow 评论员开始露面，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被女权主义者打压。我认为完全匿名是五年前的一种必要条件，但如今随着反女权社群的兴起和我们这个时代普遍的反社会正义思潮，也许是时候重新思考这种担心，即因为互联网上某个愤怒的社会正义战士而失去工作。

无论如何，我想通过这个视频结束，确实存在一些需要振作起来的男人。然而，“振作起来”的术语已经因为女权主义者和蓝丸男人的使用而永久受损。

后女权时代的男人们

对于普通人来说，生活就像是一条在固定的轨道上永不回头的单行。我们出生，然后在父母的驯化下长到大约 6 岁，然后被投入到小学系统中，经过幼儿园的阶段后，我们经历了八年的连续学习，学会适应评分体系的期望，该体系根据表现来确定分数。

在这之后，我们进入另一所学校，花费额外的四年来更加努力地适应，因为偏离既定的轨道会被老师无情地惩罚，父母则会在成绩方面如此对待我们，而同龄人则在社交生活方面如此对待我们。那些上大学的人，被视为幸运者，幸运的是，需要进一步的适应制度。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总有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老师告诉我们坐在哪里，学什么，读什么，对我们怀着怎样的期望。因此，在学校之外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不同，父母告诉我们吃什么，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醒来，以及什么时候看电视、什么时候户外活动等等。

一个人可以从出生到 25 岁的时候从未独处过。在高中结束前他将与父母一起生活，如果

上了大学，他往往会继续与父母同住，如果不是，那么他可能会住在与许多其他人共享的学生宿舍。由于财政考虑，当他接近完成学业时，他很可能已经有了女朋友，可以考虑搬到她那里，因为这是事情的正常顺序。

对于那些不能迅速找到足够支付公寓的工作的人，这样的人可能会搬回父母家，或者如果已经与父母同住，则可能干脆不搬出去。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从未经历独居的时期，也没有明确的标志物将童年与成年期区分开来，尽管有一些里程碑，如获得驾驶执照、毕业、投票权、饮酒和吸烟权以及第一份工作，但它们都是分阶段的，并且本身并不能对生活提供有意义的指导。

没有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仪式，没有清晰的标志表明你何时不再是个孩子兵开始成为一个男人，没有告诉你作为男人应该期望什么的过渡仪式，以及你将面临的挑战，别人会对你做出什么样的假设，以及你可能会受到怎样的欺骗和操纵。

没有从儿童身份到成年男性身份的过渡仪式。一些指导可能来自你的父亲、男性老师和其他男性角色模型，这些都是你在教育系统的轨道上遇到的。但是今天，许多男性出生在没有父亲、男性老师较少的环境中，还很可能是在有女性化的男性老师的环境中。在这种情况下，男孩接受的指导可能是这样的：获得良好的教育，找到一份好工作，找一个可以定居下来的女人。今天的男性不仅没有机会了解自己是谁，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指导，甚至不能充分地接受男人传统角色的指导。

在其他方面，他们没有被教育应该通过什么来找到自己的身份。在我刚刚说的这一切中，没有什么是新的或者令人感兴趣的，但我相信对身份的探求，对自己真正的自我探求，已经在 MGTOW 社区中变得越来越明显。

我们在 MGTOW 社区中看到了一些现象，但首先让我们简单区分社区的构成。有内容创作者，代表所有 MGTOW 中的一小部分，然后有消费这些内容的大量男性。在内容创作者中，有些人制作视频一段时间，从几个月到一年，然后消失。还有一些人制作内容的时间更长。在消费内容的人中，我相信也有类似的现象。有一部分人听几个月，还有一些人听了多年。听众中的一个普遍抱怨是，创作者一遍又一遍地涉及相同的主题。现在这一抱怨可能表现为社区内的停滞感，有人说人们需要停止谈论相同的主题，只需要过自己的生活。

对此，内容创作者的反驳是，新的人不断加入社区，并从重复中受益。一些 MGTOW 停止称自己为 MGTOW。内容创作者之间偶尔发生战争，给人一种社区分裂的印象。听众在谁是 MGTOW 和谁不是 MGTOW 上产生分歧，有时会提出项目，比如市长的无家可归者

项目、Barbarosa 的书以及 Tito 的保释金筹款。

内容创作者之间产生了敌意，比如 sandman 和 Stardusk 之间的敌意，Messenger 和 immortal 之间的敌意，还有我可能不知道的其他敌意。在 YouTube 之外，还有一些 MGTOW 网站，比如 mgtowforums.com 等等。通过观察所有这些，很难理清所有这些如何统一成一个连贯的系统，显然，我们所有人正在做的似乎是有效的，但是，阻止它坍塌并防止分裂的基础结构是什么？MGTOW 是什么？是什么东西需要这样的基础设施？一个已经给出的答案是，MGTOW 是最后的男性专属空间。现在这个论点很难反驳，除非有关于内容创作者与听众的期望相悖。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的频道充斥着关于家具的视频，它将不会被接受为 MGTOW 频道。我认为大多数人对我制作的内容有一种期望，即教育其他男性有关与男性相关的知识。现在，Barbarossa 有一句话，说我们都曾经是 Mangina（支持女权，或屈从于女性的软弱男性）。嗯，我相信这是真的，我们曾经都是蓝丸，很少有人例外。当一个人接触到 MGTOW 时，他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蓝丸 Mangina，而是一个掌握命运的红丸男人。所以，MGTOW 将一个蓝丸 Mangina 转变成一个红丸自我主导的男人。至少我认为这是目标，我怀疑大多数内容创作者都希望他们的内容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现在，这与你在学校中所经历的有所不同，因为学校并不要求在课外应用他们所教授的知识。一旦男人们找到 MGTOW 并开始听一些内容，许多人就会经历红丸之怒。对我来说，红丸之怒将是红丸过程的第一阶段，结束时，他们会被从蓝丸妄想的精神和情感上摘出来，但从实际效果上看，他们仍然是蓝丸 Mangina，因为听几个视频并不能足以将一个蓝丸男人转变成一个红丸男人。你看，一旦红丸之怒吞噬了蓝丸，他就会渴望了解更多，然后慢慢开始用红丸的思想取代他的旧信仰。这个人现在进入了红丸的第二阶段，他处于门槛之上。门槛会发生在哪里呢？在一个由参与红丸的男孩和作为导师的长者组成的隐蔽场所。虽然 MGTOW 是一个男性专属的空间，但许多听众和一些内容创作者是参与红丸的男人，而一些内容创作者则是提供指导的长者。

我不想把听众等同于男孩，内容创作者等同于长者，我认为你能理解我在说什么。MGTOW 是一个男性专属空间，其居民更多地属于其中的一个角色，就像高攀择偶、女本位主义和“墙”等 MGTOW 思想的洞察力一样，MGTOW 与主流社会完全隔离。

MGTOW 空间的边界包括整个 MGTOW 基础设施，从 YouTube 到各种不同的网站。尽管女性不被排除在外，可以听 MGTOW 的内容，但在很大程度上 MGTOW 内容的贡献者中没有女性。现在，前面提到的一些现象在这个模型下更容易理解。首先，那些重复相同信

息的内容创作者将始终是必需的，因为始终会有一群刚刚进入门槛的新手，那些花大量时间在更抽象的内容上的人，实际上是在精细化和澄清 MGTOW 正统观念，当然，MGTOW 是经过不断完善旧理论和引入新理论而成熟的，男人通过 MGTOW 红丸化的过程越强烈，他的身份也就越加坚定。

现在，个别 MGTOW 之间的敌意和战争并不像一开始看起来那样对 MGTOW 造成伤害。如果我们将 MGTOW 视为一段旅程，那么任何正在经历门槛的 MGTOW 都会很自然的发现自己更喜欢某些个别频道所说的道路而不是其他的频道。至于那些以 MGTOW 身份离开社区的人，这应该是正常的，因为这些男人新身份的出现仍然是女本位的，他们没有足够实践 MGTOW 思想，他们没有清除他们的生理依赖，因此从门槛跌回到他们的蓝丸女本位身份。

有些人称 MGTOW 为一种运动，如果它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能看到的唯一统一的目标就是教育男人，使他们意识到我们物种的女本位本质。如果不付出实践的话，这样的教育只能称得上一种娱乐。我认为目标不仅仅是传播这些思想，而是希望这些思想能够被接受并付诸实践。这再次支持了 MGTOW 作为人生经历的论点。MGTOW 也被称为一种哲学，同样，如果不付诸实践，哲学只是好奇而已。再一次，传播这种哲学只有在奉行者应用它的时候才会有最终的目的。似乎 MGTOW 社区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集中在构建 MGTOW 身份上，即使是像 Mare's Homeless Outreach Project 或 Barbar 的书这样的举措，也是为了给 MGTOW 身份注入一种成就感，并延伸到那些带有这个标签的人身上。

谈 Alpha

关于雄性与雌性关系的话题中，“阿尔法雄性”和“贝塔雄性”的区分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

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概括都显得过于简化和肤浅。有人说，阿尔法雄性本质上是一个基因彩票的获奖者，因为其遗传的身体特征的优越，他的基因要比贝塔雄性更好。他被想象成高大、肌肉发达的体型，具有强大的的攻击性和支配地位。

现在，这里列出的特征的有效性可以通过试图描述一个相反特征的男人来轻松验证，比如矮个子、胖和顺从。但即便在这些阿尔法雄性中，我们仍然似乎无法一致地观察到我们迄今为止提到的每一种特质，

所以，像拿破仑这样的个子矮小的男人几乎不可能被认为是贝塔雄性，同样，胖男人也可能展现出阿尔法行为。至于攻击性和支配地位，这似乎更符合描述这样一个男人的核心元素。然而，这一点上通常采用了一种还原主义的方法，将其与升高的睾酮水平联系在一起，然后用这种生物学解释这些男性更男性化的外貌，你知道，这些男性的外貌更不婴儿化，包括肌肉生长和我们与男性特征相关的任何其他特征都被归结为这种生物学原因。

然而，这种解释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关于这种男性的存在体验的见解，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实用的见解。我的意思是，可能帮助我们回答像“成为阿尔法雄性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经历吗？”、“这样的男人幸福吗？”、“成为这样一个男人的代价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以及最重要的是，“贝塔能否成为阿尔法，阿尔法能否成为贝塔？”以及这种转变会是什么样子。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那么让我们看看是否能够构建这样一种解释。也许开始的最佳方式是首先构建这样一个存在的条件。首先，阿尔法的概念预设了竞争，竞争需要对手，并且还预设了一个赢家和一个输家，因为我们怎么能说一个男人是阿尔法，另一个是贝塔，除非这两个人被置于对立面呢?

嗯，我们不能。现在让我们考虑这个赢家和输家。当一个阿尔法男性总是输的时候，他还会被当成是阿尔法吗？当然不会。那么一个一半输一半赢的人呢？他会被认为是阿尔法吗？当然也不会。

如果他的对手同样会以相同的比例输掉一场比赛，然后阿尔法贝塔的划分就会再次变得毫无意义。阿尔法必然需要输的比赢的多。现在让我们考虑一下赢得什么，以及输掉什么。当我们赢得比赛时，我们会受到赞扬，而从这种赞扬中我们会感到一种愉悦感，一种某种形式的欢愉。当我们输掉比赛时，我们不仅失去了这种愉悦感，而且感到羞耻，要么是因为被怜悯，要么是因为被谴责。

现在，正如我们所说，阿尔法赢得比输的多，这意味着他将更多的经历这种愉悦感，而更少的经历羞耻。他不必经常遭受痛苦，但那个经历痛苦的人会发展出应对痛苦的方法，他会变得坚韧、抗拒，他的体质会像断了的骨头一样愈合得更加坚固。贝塔抵御痛苦的能力将远远超过阿尔法。

但对阿尔法来说会发生什么呢？在他身上不会发生相反的效果吗？他会变得坚韧并开始对

胜利感到脱敏。他逐渐需要更大的胜利来满足他吗。你看，一个人取得胜利的程度会影响他处理失败的能力，因此忍受羞耻的程度也会相同。越来越宏伟的胜利对于他来说变得必不可少。但这样的人仍然会偶尔失败，当他失败时，他所经历的苦恼对他来说是无法理解的。

他感到无比的困惑，他只能将其解释为对他的一种极大的不公正行为，而当他感到不公正时，他会陷入愤怒之中。通常他会向未能击败的对手发泄愤怒。但如果他连续输两次呢？这一次，他的愤怒被恐惧所抑制，因为一次失败他可以解释为对他的不公正，但连续两次，他开始害怕失去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看到他不再受胜利的愉悦驱使，因为胜利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现在他被失败的恐惧所驱使，因为对他来说，这样的痛苦他之前从未感受过。

但他终有老的一天，新鲜血液将开始超越他。随着对现实的认识和对失败的恐惧，他停止了比赛，通过退出竞争，他保留了过去胜利的荣耀，而不担心未来的损失。但在他的早年和通向退休的岁月之间，他的内心必定会发生许多事情。他的早年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周围的人相似，你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同龄人在经济状况、家庭背景等方面与他相似，基本上是一个与他自己相似的小生活。

小学中学和大学基本都是这样，很少有一个环境能够区分同一所学校的 8 岁孩子们。但在这些条件下，这个人看到自己能够战胜别人无法战胜的地方。他对自己说："由于我和他们之间的一切都是相等的，那么在我赢而他们输的情况下，一定是因为我更优秀。"

在这个思想中，他在自己和所有其他人之间建立了一个等级秩序。但在这个秩序中没有细微差别，它是一个赢家和输家的强硬分界线，因为在这个环境中，胜利没有渐变，要么你赢了比赛，要么你输了比赛，要么你当上了毕业生代表，要么你没有，要么你当上了舞会国王，要么你没有，要么你追到了女孩，要么你没有，要么你受欢迎，要么你不受欢迎。但对于那些取得他所取得成就的人，他该怎么看呢？对于这个群体，一种新的等级秩序开始形成。

然而，这个等级秩序略有不同，因为这个永无止境的赢家可能发现自己处于顶尖人物的底部。这不能仅仅通过简单的赢家和输家的二分法来解释。你看，他是一个赢家，但他处于顶尖赢家中的底部，因此他也必定是一个输家。这对他来说将是一个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必须划分这个世界：那些属于顶尖排名的人必须都是赢家，而在这个排名之下的人都是输家，那些输家看似不同阶层，但是他们都是普通人罢了。而那些处于顶尖阶层的是才是与那些普通人不同的赢家。

贵族制度形成了。但我们对阿尔法雄性的描述仍然不完整。在这种解释下，这种贵族制度将允许像高中国际象棋队队长、数学联赛的获胜者、首席长笛手这样的人存在。我是说，当我们想象阿尔法雄性时，我们并不想象这类人。不，我们设想的是橄榄球四分卫、企业高管、学者。但为什么我们会想象这些人呢？你知道，永无止境的赢家和占主导地位的人会是国际象棋大师。我们现在必须解释一个男人所面向的客体。

让我们考虑一下三种类型的阿尔法雄性：橄榄球明星、企业高管和学者。学者在生活的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中是占主导地位且富有侵略性的。他的主导地位取决于竞争是否在他的研究领域内。与执行官和橄榄球运动员相比，他对世界的影响非常有限。而且学者的学科也是最抽象的，需要一定的智力和记忆力的狠辣。

现在让我澄清一下我所说的学者的影响最小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想象像尼古拉·特斯拉这样的人，这似乎是违反直觉的，因为他影响了几乎每一个后来的人类。尽管这在抽象上是真实的，但在特斯拉生活的当下却不是这样。他的天才之作在他的生活中对他没有任何好处，这对大多数学者来说也是真实的。他们的才能在后来被利用。通过产业而使企业高管受益，而不是学者。

另一方面，企业高管在影响方面有着更广泛的影响力，通过指挥金钱的能力，他有能力使许多事情发生，但必须提前计划。企业高管的工作也比学者的工作更具体，他比学者更脚踏实地。

最后是橄榄球运动员，这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有影响力。你看，我并不一定指的是橄榄球明星所持有的财富和名望，而只是指他那原始的身体素质。无论他身在何处，他所做的事情，他总是处于最强大的地位，能够同时压倒企业高管和学者。想象一下这三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如果冲突升级到极端终结点——暴力，那么学者处于最弱的位置，任何抽象思维都无法阻止他被杀害。同样，即使在那一刻，金钱的数量也无法阻止执行官被杀害，但贿赂是对他可行的手段。原始的身体力量将帮助橄榄球运动员支配其他人，然而，执行官可以尝试贿赂橄榄球运动员让他安宁，或贿赂学者与橄榄球运动员联手对付，但金钱是一种中间权力，它充当代理，本身并不是对世界施加影响的东西。

但同样，橄榄球运动员的力量更加实际。与金钱一样，没有抽象的东西可以与原始的身体力量相提并论，进一步而言，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橄榄球运动员是首要的。然后我们发明了货币，得到了企业高管，最后当足够的繁荣出现时，学者才能崭露头角。

但显然，橄榄球运动员在人类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占主导地位的生物。那些存在于橄榄球运动员身上的相同特征，是那些占主导地位的特征。这些特征是最为实际的，最不抽

象的。这也是人类思维如何从基本本能发展到更高层次抽象思维的方式。

但性吸引力和配偶选择在更高层次推理之前就存在了很长时间，而在这方面，性吸引力也必然来自于那些身体上动物般、野兽般的明显特质。因此，性吸引力在这方面也一定只选择了当时存在的那些特质，这些特质都是表面的，对于男性和女性都是如此。总的来说，性是根植于基础而不是抽象的。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对阿尔法雄性的贵族制度有所了解。充满那些以最基本的方式占主导地位的人，而高层管理者和学者则以不断抽象化的方式对他们主导领域的抽象程度失去优势，让步给那些具备基本素质的橄榄球运动员。你看，我们有一个关于主导地位的等级秩序，首先是在基本、身体层面上占主导地位的男性，因为他是性吸引力的最深、最久远、最本质的标准。

他是那个曾经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占据主导地位的男人，但现在，由于社会不再通过实施身体暴力来管理，而是通过金钱，高层管理者成为主导人物。但即便如此，女性仍更愿意和橄榄球运动员交往，因为在她灵魂的最深处，她知道橄榄球运动员有能力击败高层管理者，她在橄榄球运动员身边更加安全。然后，作为学者，排名远远落后于第三位的男人，在最高的抽象领域占主导地位，尽管他的主导方式可能是思想本身的基础，就像苏格拉底一样。虽然他是一种能够推动整个人类前进的人，但他是这三者中最不受欢迎的，因为他离基本和原始的身体力量最远。

现在在我们继续之前，有一个需要考虑的例外情况。我想要明确一点，我并不是在说橄榄球运动员愚蠢，也不是在说学者体力差。我的意思是，吸引力不会来自橄榄球运动员的智力，同样，学者的智力也不会在性吸引上发挥作用。如果你碰巧很聪明，那很好，但这并不能使你获得性满足，就像高层管理者可能能够吸引漂亮女性一样，但她仍然更愿意和橄榄球运动员发生关系。但她可能会为金钱在现代社会提供的压倒性好处而牺牲一些性吸引力。

现在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直在寻找的阿尔法男性。他不是高层管理者，也不是学者，而是橄榄球运动员。因此，让我们回到我们的故事，重新审视在我们的论述中早期形成的贵族阶层。首先，我们必须肯定不同的贵族阶层可以形成，每个都充满在某个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有些贵族阶层可能由运动员和名人组成，这些个体之所以占主导地位，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天性，他们存在的感性，而不是因为他们的金钱或智力。尽管金钱通常会随着这种主导地位而来，但它并不是主导地位的原因，而是他们纯粹的身体素质。虽然一些男性名人在外貌上可能较为普通，但他们通常通过幽默来补偿，并在喜剧领域崭露头角，

这仍然是一种基本现象，迎合了它对身体产生的影响。

这些喜剧演员更适应于第二类贵族阶层，即高层管理者或总体上拥有财富的人。这些男性由于通过金钱代理对世界施加的力量而相当令人向往，他们的主导地位建立在他们所拥有的金钱上，而不是他们的身体品质或智力上。

第三类贵族阶层是知识精英，他们的主导地位建立在纯粹的智力因素上。然而，他们的性吸引力是最低级的。每个形成的贵族阶层都会将他们特定形式的主导地位视为最高，尽管他们可能承认其他两种形式的次要价值。

现在，这三种贵族阶层中哪一种最能赢得女性的喜爱呢？如果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不得不说第一种类型，即身体主导的贵族阶层。我们可以在高中看到这种等级秩序的微观体现。我的意思是，橄榄球运动员和最性感的女性将是最酷的人群，富哥可能会很有用，因此仍然有可能约会，因此在社交排名上排名第二。最后是书呆子，对于橄榄球运动员来说，他们贵族阶层之外的每个人都是失败者，其他两者也是如此。

然而，最性感的女性与之对齐的贵族阶层已经成为社交上的主导群体，这样一来，阿尔法男性之所以成为阿尔法男性，并不是因为他在身体上占主导地位，而是因为女性选择了身体上的主导地位，而不是其他形式的主导。

你看，使这些男人被吸引到各自的团体中是与女性无关的，内在驱动力、冲动和兴趣决定了他们的道路，但女性主要是被吸引到其中一种特定的团体，由于女性主要是被到橄榄球运动员吸引，所以阿尔法男性的标签被赋予了橄榄球运动员。如果女性主要是被智力吸引的话，那么阿尔法男性就会是书呆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阿尔法男性在与女性自然相处时的原因，这些阿尔法男性在两个意义上都是自然的。

首先，从表面上看，他们似乎很自然地知道如何与女性互动。你知道的，就像他们总是在恰当的时候知道该说什么。往深处看，使他们自然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是最基本的，离抽象最远，最接近人的动物性质。

他们天生是享乐主义者，非常与存在的表面层面相契合，与掌控快乐和痛苦的规则息息相关。我们在 MGTOW 中不是一直说女性是多么基本和肤浅吗，生理上对她们有多么重要？物以类聚，这两种男女都与表面相契合，尽管他们对此有略微不同的理解，但本质上都受到相同事物的驱使。所以你会看到大量的饮酒、吸毒、派对等感官体验，构成了他们的社交互动。

那么，阿尔法男性可以说是灵魂中的享乐主义者，他是所有男人中最缺乏细节的，最基本和动物性的。但这也使他最容易被操控。你知道，正如我们先前所说，这个男人赢得的远

远超过了失去的，因此对胜利已经不再敏感。但他在处理失败方面存在缺陷。所以，在这种方式下，女人更容易利用他的羞耻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现在，在我们继续这个论述之前，我们必须立即解决这样一个观念，即拥有许多选择的男人并不绝望，因此可以做出更明智的选择；另外，我们必须解决一个观念，即选择有限的男人会变得绝望，因此会做出糟糕的选择。这些现象似乎与我所主张的理论存在鲜明的矛盾，所以让我们直接在这里处理它们。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将主张这两种男人都倾向于做出同样糟糕的选择。

首先，让我们来解决橄榄球运动员的问题，他的阿尔法男性地位使他有很多女性可以选择。现在，他可以选择的数量没有争议，问题在于选择的智慧，选择娶一个女人还是选择不娶。你看，对于一个如此受欢迎的男人来说，最明智的选择不是选择任何一个女人，而是行使节制的美德。通过选择娶任何一个特定的女人，他本质上是在抛弃作为阿尔法男性的好处，使自己只能接触一个女人。但这样做会让他处于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

早些时候，我们得出结论，这个男人在内心是个享乐主义者。所以如果他选择只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他一定认为这个选择比与一系列女人周旋更令人愉快。那么是什么推动一个男人选择履行婚姻誓言，当他可以接触到许多女人时呢？

嗯，有些愉悦是他无法从数量上的爱中得到的。在他能力的巅峰，他因为爱而结婚，但更具体地说，是出于爱神的爱，你知道那种让他疯狂的感觉。你看，他被呈现了如此多的选择，他对单纯的性已经感到厌倦，对单纯的身体美丽也变得迟钝，这些东西不再能勾起他的欲望与快乐。

所有这些女人开始看起来都一样，有哪个女人能在其中脱颖而出呢？嗯，她不能，除非被爱神的箭射中。尽管他对这位女人的承诺是个选择，然而他的婚姻并不表示其他女人不会对他产生兴趣。年复一年，他仍然备受宠爱，在做出最初选择时感到自信是很容易的。然而，随着爱神的誓言消逝，他面临的是日复一日与同一位女人的单调生活。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渴望那些不断表现出兴趣的其他女人。他的妻子可能察觉到这种犹豫，于是采取行动。她最有效的工具是羞耻，让他相信他应该为对这些女人的兴趣感到羞耻，并通过操纵他来保持对他的控制。

眼下，他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多方面的恐惧和羞耻缠绕心头。这其中包括担忧被指责通奸所带来的羞耻感，害怕自己可能陷入这种通奸行为并由此招致羞辱，以及越来越担心所错失的机会。他的妻子在日渐衰老，而那些对他产生兴趣的女人却依然年轻，这让他既对妻子感到厌倦，又对她保持忠诚感到矛盾。在内心的冲突中，他无休止地挣扎，要么冒险

进行一段婚外情并忍受相应的后果，要么忍受未实现欲望的痛苦。他未曾料到自己会被束缚于与某位女性在一起的宿命，而如今他无法按照自己的天性行事，令他痛苦不堪。

但是，这个男人还有另一条道路可以选择。你看，他可能不是出于爱而结婚，他可能经历过许多爱神之箭的冲击，但这并不能让他避免岁月的侵蚀。最初，十个女人中有九个会同意他的追求，但很快减少到八个、七个，依此类推。

他达到了我们之前描述过的一个点，他开始意识到他正在失败，这让他感到极度的恐惧，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女性的认可。于是，他选择结婚，然而这也不是他的选择，他希望自己仍然具有吸引力，但他不会感到满足，因为他的天性并不适合只与一个女人在一起。这个男人也将与因为爱而结婚的阿尔法男性得到一样的结局。

你看，阿尔法男性也因为错误的原因做出选择，而选择其中的一个女人对他们来说是错误的选择。因为这与他们的享乐主义本性直接矛盾，而第一个人选择了爱，选择了获得快乐，而那个因为恐惧和羞耻而结婚的人则选择了避免痛苦。

不，正确的选择应该是保持单身，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天性也为他们做出了选择，因此一开始并没有真正的选择。那么，如果是那些选择有限的绝望男人呢？他们的选择略有不同，他们可以选择根本不选择，或者选择第一个愿意接受他们的女人。然而，他们陷入的痛苦却是不同的性质。你看，一个没有选择的男人并不等同于一个绝望的男人，一个人可能没有任何选择，但他也不会为选择的后果而担心。

绝望的男人应该首先选择可用的妓女。显然这种男人并不仅仅是为了性而绝望，而是为了一个女人的认可，一个愿意选择他的女人。现在，我们将这个男人与我们之前谈论过的阿尔法男性进行对比。

你看，绝望的男人失去了很多，他已经变得非常容忍羞耻，因此他对羞耻的抵抗力使他能够选择一个阿尔法男性永远不会考虑的女人。这不是他的软弱，而是他的忍受力让他“妥协”了，然而，正如我在许多之前的视频中提到的，我们需要追求的是黄金平衡。这个男人对于承受痛苦有太强的韧性，而阿尔法男性则不够。这个男人愿意承受损害他基本人类尊严的东西，而在这一点上，他忍受痛苦的能力变成了恶习。

然而，如果他找到一个女人，他的自尊心将得到极大的提升，他将一下子变得傲慢、占有欲强和嫉妒心强。他的个人痛苦并不会来自这个女人，而是来自这些附加的品质，即拥有一个女人所带来的。你看，他非常能够忍受一个女人，他已经习惯了承受拒绝，并对此变得迟钝。现在，他生活中增加的痛苦不会来自她，而是来自他的嫉妒和占有欲。这些是他不习惯的新痛苦。对于他来说，世界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更糟糕的地方，因为现在每个

男人都成了他的威胁，每个女人都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实际上，她越完美，他的痛苦就会越严重。因此，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就像阿尔法男性一样，绝望的男人也不应该选择任何一个女人。以这种方式，事实上，这两种类型的男人只有一种有效的选择，就是根本不选择一个女人。

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绝望的男人做出糟糕选择，而阿尔法男性做出明智选择的问题，让我们回到我们停下的地方，谈谈阿尔法男性与羞耻的关系。我们已经多次说过，阿尔法男性不习惯失败，因此他对羞耻不具备韧性，而且他几乎没有机会去处理它。但以这种方式，他也不习惯于一般的痛苦，也许除了在身体方面。但正如尼采所说，痛苦对于个人成长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在我们遭受痛苦时，我们才成为一个有趣的存在。当我们遭受痛苦时，我们被迫反思自己，了解我们的选择，并被迫发挥创造力以避免未来的痛苦。这是我们学习的方式，因为如果我们想给某人一个严酷的教训，它需要伴随着痛苦。记忆会保留痛苦的教训，而不是愉悦的教训。

因此，在这种方式下，我们的阿尔法男性不会成为一个有趣的存在。 我们之前提到的他所看到的贵族阶层也很重要，你知道那些在他下面和他的同辈看来是失败者，他们不是因为失败而成为失败者，因为他们是失败者他们才失败。

在每一次胜利的时刻，都会受到赞扬并解释他胜利的原因。现在，一个从未被痛苦迫使反思的人没有理由认为赞扬不应该归功于他们自己，因为只有在失败时，自我才会尽最大努力将赞扬归于任何事物，而不是自己。你知道，这是我们可以在贾斯汀·比伯身上看到的态度，这个人显然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才华，但他正好是吸引青少年女孩和他们的金钱的公式。

他的成功既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但更多地是唱片公司这个庞大基础设施的结果，他们在背后推广他，这是数不胜数的幕后才华横溢的人们将那个形象呈现出来的结果。他的起源不同于那些失败的人，只在于他成功了。他更多是幸运的产物，而不是其他什么。虽然我对他利用自己的幸运赚钱没有意见，但他并不是除了幸运意外其他任何事物的榜样。

人们有一种倾向，即寻找天才和所有成功的人，他们寻找它来证明其他人和自己的失败。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功真的需要运气。一个人可能辛勤挖掘金子，但如果碰巧选择了错误的地方，他的努力将得不到回报。但阿尔法男性也会以这种方式鼓吹自己的胜利，他成功是因为他是什么样的人，那些失败是因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他是赢家，因此他们是失败者。在他看来，世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应该的，只是失败者自己的错。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他没有动力质疑社会的任何事物，以这种方式，他无意中成为现状的助推者，他顺应着社会的主流言论。

这在非遵从现状时会带来的羞耻感进一步强化了，因为他容易感到羞耻，他感到需要更加强烈地崇拜现状。你知道，一个女人只拥有一个支配她的男人并不利于她。如果这个男人只是保护她而从不把自己的任何东西给她，她将一无所获。不，她需要一个支配她的男人，一个愿意给予她的男人，不仅在丰富的时候，而且在匮乏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哪个支配的男人愿意在饥荒时把他辛苦赢来的食物给一个女人呢？考虑到很多女人都会选择饥饿的痛苦而不是羞耻的痛苦，如果他愿意给予更大的东西，他就愿意给予较小的东西，这样他的一切就成了她的。这个人对社会规范的敏感性意味着他的意见将是大众的意见，而且与所有人一样，他会选择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在他所有的社交互动中创造了一个文化规范的信息茧房。如果有人称他为同性恋或不够男人，他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刺痛。他会小心调整自己的形象，尽可能地反映出主流的意见。他会以他对女性的女性中心的观点为荣。他的同龄人会为他的这一点拍手称快。他是那种你能听到说出像“哦，女人，你知道她们是怎样的，和女人一样”之类的话的人。因此，在这个说明的基础上，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回答我们设定的问题，看看我们是否能够回答。成为阿尔法男性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经历吗？这样的男人快乐吗？成为这样一个男人的代价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一个贝塔男是否能成为阿尔法，一个阿尔法男是否能变成贝塔？这种转变会是什么样子？但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记住，我们所指的阿尔法是被女性选择的阿尔法，而不是那些在其他领域占统治地位的阿尔法。我们现在只指的是那个通过他的“我能踢你的屁股”外表而被视为最受欢迎的男人。对于第一个问题，成为阿尔法男性是一种令人向往的经历吗？我必须坚定地说不是。成为这样的人不仅意味着在女性方面取得成功，还意味着他的思想被束缚。

你必须缺乏深度，以便在你的自然状态下与女性处于同一水平，以便能够轻松以符合女性预期的方式做出回应。你必须对生活中的琐事感到兴奋、重视表面以无缝地融入文化。你必须是一个潮流的人，是你所生活的这一代的人，完全缺乏历史的深度观点，完全缺乏对抗性立场。你的吸引在将建立在物种中最基本的东西上，自然的，本能的，而最为致命的是你必须是一个享乐主义者，只为快乐而活。

你知道，与任何事情的成功一样，阿尔法男性也是如此，我们只看到好处是什么，但我们几乎没有考虑过这个好处的代价。成为阿尔法男性的代价就是成为半个男性，而这个代价太高了。但是这样的人快乐吗？你知道，他的快乐方式就像动物的快乐一样。这是来自于对自己死亡的无知的快乐。我的意思是，他的灵魂中有一种永恒的即刻性，但他的幸福是有时效性的。这个问题让我想起了智者所伦和一个富有的国王的故事。所伦是古希腊世界

的一位智者，有一天，一个富有的国王召唤他前来观看国王的生活。国王向所伦展示了他所有的财富、居住地、他拥有的女人，然后问所伦：“在你看来，我不像一个幸福的人吗？”那么所伦拒绝回答。

在国王的追问下，所伦最终对他说：“然而，在你还活着的时候，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最终你一生的总和将告诉我你是否是一个幸福的人。”命运如此安排，不久之后，所伦离开后，这位国王失去了他的财富，他的儿子在一次狩猎事故中丧生，他的土地被邻敌征服，国王本人被判处死刑。

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阿尔法男性也像国王一样，在他生命的某个时期感到幸福，但有一天，阿尔法男性也失去了他的等级秩序，但他会继续生活。在这方面，我们也必须把目光放长远来评判阿尔法男性的一生。而不仅仅是他在巅峰时期经历的一两个优势。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阿尔法男性也会碰到困境，他的荣耀依赖于一些不劳而获的东西，依赖于给予的东西。他是男性中的性感女孩，但是在女性中心主义作用的反向情况下，贝塔能否变成阿尔法，这取决于你的身材部分。

如果你个子矮，你会很难产生那种令人生畏的气质。首先，你必须雕塑你的身体，使其类似于“我能踢你的屁股”的气质，而不要整的像劳改犯一样。你知道，一个肌肉发达的人会散发出一种力量的气息，但如果这与过多的纹身结合在一起，他就开始看起来像个罪犯。在雕塑好你的身体之后，你需要专注于变得平庸、普通、蓝丸。你必须学会热爱琐事，并放弃对思想的任何认真发展。尽管不必变得愚蠢，但有必要接受生活中违反非矛盾原则的观念。

像女人一样，你必须能够在脑海中持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仰。例如，你必须坚持认为美是内在的，但基于外貌选择女性，这很容易通过一个简单的诡辩技巧来实现，即断言外在美仅仅是内在美的物理表现。你知道，通过这样一个诡辩的不合逻辑的论断，你可以一本正经地向自己辩解持有这两种观点，尽管你的论点是无效的，但在表面上看起来是合理的，而你只需关注表面。

首先，不要追求哲学，通过追求哲学，你将会自觉地意识到你的矛盾。你需要让自己变得肤浅，充满了被阉割的智慧，永远不要质疑你的信仰体系的一致性，因为当你将雕塑好的身体与一个真正相互矛盾的荒谬信仰结合在一起时，你的性情将变得和你喜欢的女性一样。这会使你变得不自然，因为你会自然地思考她们所思考的。

最后，你必须变得骄傲，对于许多胜利感到骄傲，这种骄傲最终会将循环闭合，并创造出一个强化循环，在这个循环中，你将变得不能容忍有人试图向你证明你错了。你对哲学的

抛弃将协同地让你保持对自我的辩护。

NAWLT1：演绎论证

NAWLT 或“并非所有女性都如此”的概念被认为是反对 MGTOW 观点的批评者常用的一种论点。尽管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论点，我们可以重新构造 NAWLT 的首字母缩写，使其看起来像一个论点。重新构造后可能如下所示：

MGTOW 确信所有男性都具备某些特质和行为。

存在一些女性的反例，她们不具备这些特定的特质和行为。

因此，结论是并非所有女性都像 MGTOW 所描述的那样。

有人曾试图反驳 NAWLT 的论点，但最近我发现 MGTOW 中存在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即承认 NAWLT 论点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随后继续声称 NAWLT 论点在某些大范围的女性中并不成立。因此，不能在与 MGTOW 主张争论时使用 NAWLT 论点，这是不合理的推理。

如果承认 NAWLT 论点在逻辑上是正确的，那么就必须承认它是一个合理的论点。因此，除非有反驳，否则 NAWLT 论点必须被接受为真实。这是逻辑运作的方式，不能为方便而绕过。

这意味着，既要承认 NAWLT 是一个合理的论点，又要坚持它在某种合理化的方式上并不真实，就是矛盾的。我不喜欢看到提出矛盾主张的情况。因此，在这个视频中，我将尝试自己反驳 NAWLT 论点。

首先，我们必须区分演绎和归纳论证。演绎论证仅基于概念运作，不在其前提中引用经验。演绎论证的一个例子如下：

所有人都会死。

Marcus 是一个人。

因此 Marcus 会死。

这个论证是有效的，因为我可以从两个前提中推导出结论，而不必进入现实世界检查任何事物。如果前提为真，论证也可能是充分的。然而，前提不需要为真，论证仍然有效。前提需要为真，但论证需要为真，才能为真。对于不熟悉这些术语的人，有效和充分论证之间的区别如下：

如果结论从前提中得出,则论证被认为是有效的。在我们的例子中 marcus 会死的结论必然来自我们使用的前提，即所有人都会死，而 marcus 是一个人。现在，如果论证是有效的，并且前提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演绎论证被认为是合理的。因此，我们的演绎论证已被证明是有效的，而且如果确实可以证明所有人都会死，并且确实可以证明 Marcus 是一个人，那么它也可以被证明是合理的。一个合理的演绎论证是可以提出的的最强有力的论证。

现在让我们看一个归纳论证的例子。太阳每天都在东方升起，因此明天太阳将在东方升起。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个论证中的前提取决于一些经验上观察到的重复模式，这允许以高度的确定性得出一般结论，但不是绝对确定，就像演绎论证中一样。归纳论证依赖于这样一种断言，即未来将反映过去，当然，这是一个无法证明的断言，也常被称为归纳问题，但出于我们的目的，我们现在不需要担心归纳问题。

现在让我们看看 NAWLT 论点。这是一个演绎论证吗？是的，这很重要，因为你不能用归纳论证来击败一个演绎论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混合派在战胜 NAWLT 论点时很费力，承认它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从归纳的角度来看，无法做出绝对的陈述，因为归纳没有这样的解释力。但当我们说逻辑上是正确的时候，我们是指什么呢？好的，正如我们之前所介绍的，NAWLT 论点看起来像是一个有效的演绎论证，看起来也是合理的。这就是我们在说逻辑上正确时的意思。为了击败 NAWLT 论点，你必须做两件事之一：要么证明该论证无效，要么显示其中一个前提是错误的。让我们再次看看 NAWLT 论点的前提：

MGTOW 声称所有女性具有某些特质和某些行为。

反例存在，证明有些女性不具备这些特定的特质和行为。

因此，并非所有女性都像 MGTOW 所描述的那样。

从第一眼看，我觉得这个论证是有效的，但不合理。因此，我的策略将是通过发现前提 2 是错误的来拆除 NAWLT 论点，这将使 NAWLT 论点变为错误。这意味着我将演绎地展示存在这样的反例：女性不具备这些普遍的特质或行为是错误的陈述。重要的是要记住，我正在进行演绎论证，如果证明是合理的话，演绎论证具有绝对的 100%的确定性，。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策略是否对我有效。然而，首先，我们需要澄清第一个前提是什么意思。说 MGTOW 声称所有女性具有某些特质和某些行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简化这

个陈述，将措辞更改为说“所有女性具有某些特质和某些行为”。表面上看，这是一个真实的陈述，例如，所有女性都吃饭和睡觉，她们都具有年龄和身高等特质。

但我们想要使这成为一个纯粹的概念的演绎论证，所以让我们坚持纯粹的概念。句子“所有女性具有某些特质和某些行为”中，主语概念是女性，谓语概念是某些特质和某些行为。总体而言，这个句子是一个肯定的主谓判断。如果你对“肯定的主谓判断”这个术语不熟悉，那么请观看我的 MGTOW 账户语义学视频，其中我深入探讨了这些主题。

现在，谓语概念“某些特质和某些行为”非常模糊。也许我们应该详细说明一下。“某些特质和某些行为”，我们指的是那些可以理解为女性概念的特质和行为。那些特质和行为是什么呢？这并不重要，我们不是来调查女性的形式的，我们只是陈述对于术语女性来说，它必须具备某种形式才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标签。

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简化 NAWLT 论点的第一个前提，使其变得更简单：所有女性都参与女性的形式。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肯定的主谓判断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分析的先验的肯定的主谓判断。这是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逻辑第一法则，即同一事物如果存在则是同一的。这意味着“某些特质和某些行为”包含在女性概念中。实际上，这些特质和行为是我们甚至可以将女性与树或烤面包机区分开的标志。

我们知道这个陈述是分析的。因为谓词概念形式包含在主体概念女人中，而我们在经验之外先验地知道这一点，因为这是我们所指的本质，而不是特定的女人，但不要听我的，听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 4 册中说的，就同一性法则而言，首先，至少这显然是真的，即“是”或“不是”这个词具有明确的含义，以便不是一切都会这样或那样，如果人有一个含义，让这个含义是双足动物，通过拥有一个含义，它理解如果人意味着 X，那么如果 A 是一个人，X 将是他所理解的人的含义，即使一个词有多个含义也没有关系，只要它们数量有限，因为对于每个定义可能会分配一个不同的词。

例如，我们可以说人不只有一个含义，而有几个，其中之一将对双足动物有一个定义，而可能还有其他几个定义，只要它们数量有限，就可以为每个定义分配一个特定的名称，但如果它们不受限制，而是有人会说这个词有无限多个含义，显然推理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含义就是没有含义，如果词语没有含义，我们之间的推理，事实上，我们与自己的推理就被消灭了，因为如果我们不思考一件事，就不可能思考任何事，但如果这是可能的，就可以为这件事指定一个名称。

现在让我们看看 NAWLT 论点的第 2 个前提，我们将其陈述为：存在一些不具备这些特定品质和行为的女性的反例，如果我们考虑之前说的话并以新的理解重新表述这个前提，那

么前提 2 将如下所述：存在一些不参与女性形式的女性，现在让我们重新组合一下 NAWLT 论点并看看发生了什么，前提 1 现在是：所有女性都参与女性的形式，前提 2 现在是：存在一些不参与女性形式的女性，结论保持不变，因此，并非所有女性都像 MGTOW 所描述的那样.

好吧，看发生了什么，我们着手尝试显示前提 2 是错误的策略，但最终发生的是，我们不仅显示前提 2 是错误的，而且现在我们看到 NAWLT 论点实际上是无效的，因为前提 1 和前提 2 是矛盾的，这意味着 NAWLT 论点，在作为演绎论证进行评估时，是内部矛盾的，因此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事实上，这里发生的事情比我们仅仅证明这个版本的 NAWLT 论点是错误的更有趣得多，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已经证明了没有任何版本的 NAWLT 论点实际上是可以在形上上不矛盾的，现在让我解释一下，通过断言女性的本体获得，我们已经致使自己承认亚里士多德的同一性法则，这意味着前提 1 "所有女性都参与女性的形式" 是必然成立的，由于没有绕过这个前提的方法，任何试图说一些女性不符合这一标准的陈述都将立即矛盾，因此不能作为 NAWLT 论点的前提。

因此，以这种方式，NAWLT 论点是不可能的，但你可能会想，马库斯，他说我们断言女性本体论地获得，如果我们拒绝这一假设，并断言不存在这样的事物作为女性，现在这不是要理解为否认走在大街上的女性有阴道的人，而是女性的概念根本不存在，一些女权主义者曾经这样做过，这个想法的一种形式是女性概念的社会建构理论。

好吧，让我们接受这一点，并断言女性的概念不存在，如果确实是这种情况，那么 NAWLT 论点无法提出，因为你不能对不存在的事物做出任何主张，对于那不存在的事物，无法得知任何东西，这在认识论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要进行一场 NAWLT 论战，你必须断言女性是存在的，否则你将立即与自己矛盾。

因此，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不仅 NAWLT 论点因为内部矛盾而是错误的，而且我们还展示了没有 NAWLT 论点在形而上方面是不矛盾的任何可能。

现在让我解释一下，我断言所有女性都是那样，实际上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女性都是那样，形而上学是不是有趣，好吧，但你可能会想，但马库斯，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会离婚并骗取丈夫的钱，也不是所有的女性都会疏远父亲和孩子等等，你如何解释所有这些，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到目前为止发生了什么，你看，NAWLT 论点有一个更通用的形状，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试图回答的是是否所有女性都是那样的通用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推导出结论，即所有女性都必须参与女性的形式，但我们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显示出女性的形式实际上是什么，这是我们需要走的方向，为了解释你列举的

例外，然而，我们现在正在远离是否所有女性都是那样的问题，而是转向女性是什么的问题，即所有女性参与的女性的形式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这个视频的范围之外。

重要的是注意到到目前为止，MGTOW 一直试图反驳一个似乎既有效又正确的演绎 NAWLT 论点，并试图用归纳的反驳论证来争论，你会看到 MGTOW 做出这样的陈述，即使不是所有人都那样，大多数人都是那样，所以寻找独角兽是没有意义的。这样的陈述大致就是在绝对意义上，一些女性并非如此，但在归纳上，这样的女性非常少。这种策略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演绎论证胜过归纳论证。

嗯，我们首先需要做的是，我们以前需要做的是，打败演绎的 NAWLT 论点，以便我们可以消除对 NAWLT 的本体可能性的不确定性。结论是 NAWLT 不存在，它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都无法存在。我们表明演绎的 NAWLT 论点在形上学的审查面前既不有效也不正确。与 NAWLT 论点作战的下一个阶段是应对归纳的 NAWLT 论点。现在我非常慷慨地将其称为 NAWLT 论点，因为它实际上根本不是 NAWLT 论点，实际上它是一个关于“女人是什么”的问题的论证，即女人的形式是什么。

然而，我将其称为归纳性的 NAWLT 论点，因为我相信这是当人们提到 NAWLT 时大多数人想象的版本。归纳性的 NAWLT 论点可能如下所示：1. MGTOW 断言所有女性都具有高攀择偶倾向、女性中心主义、群体内偏好等等。2. 存在一些女性的反例，她们不具备高攀择偶倾向，也不是女性中心主义者，也没有群体内偏好等等。因此，并非所有女性都像 MGTOW 所描述的那样。请注意，在归纳性的 NAWLT 论点中，我们关注的是个体的特质，而不是女性作为一个整体。

归纳性论证比演绎性的更有趣。我将尝试在这个系列的下一个视频中解决这个归纳性论点。然而，在本视频中，请记住，我们已经证明了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 NAWLT 都是不可能的，这本身就是一场不小的胜利。所以下次当你听到有人喊出 NAWLT 时，同意他们，说是的，你是正确的，所有女性都必然是那样的。

NAWLT2：归纳论证

在这个系列的第一部分中，我们通过应用柏拉图形而上学、概念分析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同一律，处理了 NAWLT 论点的演绎版本。我们设法证明了在形而上学方面，所有女性都是这样的必然结论。尽管这个论证使我们能够证明所有女性都是这样的，但它并没有以任何

方式帮助我们确定所有女性都是这样的那个“这样”是什么。

由于这个原因，NAWLT 的支持者可以提出以下反驳论点：是的，或许确实如你所描述的那样，所有女性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这样的。毕竟，所有女性都会进食、睡觉、拥有年龄、身高、体重等属性。但并非所有女性都是高攀择偶的或以女性为中心的。

你的论证并没有证明你所声称的所有女性都是高攀择偶和以女性为中心的。因此，尽管所有女性都具有某些特质，因此都是这样的，但并非所有女性都具有你坚持认为她们具有的特质。因此，在第二个意义上，并非所有女性都是这样的。

现在，NAWLT 的支持者刚刚提出了一个真实的观点。并非必然所有女性都具备 MGTOW 所说的所有特质。

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从上一个视频的角度寻找方法，并概述 NAWLT 论点在其精炼形式中的前提。首先，我们要明确所有女性都是高攀择偶者和以女性中心主义的主张。其次，存在一些女性的反例，她们既不是高攀择偶者也不是以女性中心主义。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不是所有女性都是 MGTOW 所描述的那样。这种形式的 NAWLT 论证更符合大多数人对 NAWLT 的理解。

现在，我们需要看一下这个论证的结构。首先，我们可以立即看出这个论证是集合性质的。实际上，有两个可以独立评估的论点。其中第一个论点可以如下表述：

MGTOW 断言所有女性都是高攀择偶者。

存在一些女性的反例，她们不是高攀择偶者。

因此，不是所有女性都是 MGTOW 所描述的那样。

第二个论点则如下：

MGTOW 断言所有女性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的。

存在一些女性的反例，她们不是以女性为中心的。

因此，不是所有女性都是 MGTOW 所描述的那样。

让我们将第一个论点称为 H，将第二个论点称为 G。那么，MGTOW 是如何辩护 H 和 G 的连接，还是辩护 H 或 G 的分离呢？我认为 MGTOW 辩护的是连接，这意味着只有当女性既是高攀择偶者又是以女性为中心的时候，她才能被说成是“那样的”。然而，如果她只是高攀择偶者而不是以女性为中心，那么她就不是“那样的”；同样，如果她是以女性为中心而不是高攀择偶者，那么她也不是“那样的”。

现在，我已经限定了 MGTOW 关于女性的主张，仅限于两个属性，即高攀择偶和以女性为中心。同时，MGTOW 还对所有女性提出了其他主张。因此，似乎当 MGTOW 断言一个女性是“那样的”时，他们必然声称她具有我们所断言的所有女性都具备的所有属性的合集。

现在，这里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这个合集里包含的属性越多，就越能够找到并非如此的例子。事实上，通过扩展我们认为的女性拥有的属性，我们越来越能使 NAWLT 成为一个有可能的现象。

但是，如果我们采取分离的方式，并声称一个女性只需要具备 MGTOW 对女性的主张中的一个属性，那么扩展清单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对于 NAWLT 的辩护者来说，越来越难找到不符合至少一个标准的女性的例子。

我听过一些 MGTOW 说，为了被认为是 NAWLT，一个女性必须不具备所有声称适用于所有女性的属性。这意味着在试图反驳 NAWLT 的主张时使用了分离的方式。但与此同时，在断言“那样的”是什么时，使用了合集的主张。

嗯，这是不一致的。因此，作为 MGTOW，我们必须要么提出合集的主张，要么提出分离的主张，并且在分析的时候不能同时使用两者。因此，为了保持一致，我将采取这样的立场：MGTOW 提出合集的主张，即一个女性必须具备 MGTOW 所声称的所有属性，才能被认为是“那样的”。如果找到任何一个女性不具备这些属性中的一个，那么她被视为 NAWLT。

好的，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女性是什么条件下是 NAWLT，以及在什么条件下不是 NAWLT。我们需要展示，确实所有女性都是 MGTOW 所声称的那样。现在让我们记住，这个视频的重点是打败 NAWLT 的论点，我不会去争论提供所有女性都具备高攀择偶、以女性中心主义属性的证明，这将超出我们试图实现的范围，并且会混淆我们的主要目标。并且，不必证明所有女性都是高攀择偶的和以女性为中心的，以打败 NAWLT 的论点。

首先，MGTOW 已经通过归纳论证女性的属性。这意味着 MGTOW 依赖经验来验证他们的主张。我并不是指个别的经验，尽管这方面并不缺乏。

我是指让我们看研究和统计数据，它们是经验性质的，因此依赖于经验。因此，可以说 NAWLT 论点的第一个前提，即 MGTOW 声称所有女性都是高攀择偶者和以女性为中心的，是归纳推理的结果。第二个前提，即存在一些女性的反例，她们不是高攀择偶者，也不是以女性中心主义，同样是通过归纳论证的。第二个前提向经验看齐，以产生一个特定的例子，旨在反驳第一个前提。因此，整个 NAWLT 论点在这个视频中是归纳的。

现在让我们继续秉持归纳的精神。首先，我想引起你对第一个前提中提到的“具有”的注意。当 MGTOW 说女性是高攀择偶者、以女性中心主义时，这意味着拥有某种东西，而难道不能说拥有某物就是具有吗？当然可以。例如，如果你是人类，你就具有人性；如果你生病，你就具有疾病。同样，当我们说女性是高攀择偶者、以女性中心主义时，我们同样在等同地说女性拥有高攀择偶、拥有女性中心主义等等。

那么我们不也说女性有月经吗？是的，当我们说这个时候，我们难道不是意味着所有女性都有月经吗？是的，确实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我拿出一个 6 岁的女孩和一个 60 岁的女人，说“看，不是所有女性都是这样的”，如果我这样做，你会嘲笑我和我的反例，你会对我说：“但是马库斯，6 岁的女孩到了青春期就会来月经，而 60 岁的女人在更年期时就不再来月经了。”但如果我然后找到一个死去的 6 岁女孩，并对你说：“嗯，看，这个从来没有来过月经，而且永远不会来。”不是所有女性都是这样的。”同样，你会嘲笑我的反例，你会对我说：“但是马库斯，如果她活到了青春期，她肯定会来月经。”现在让我们看一下完整的 NAWLT 论点，使用我们的月经例子：

小明都断言所有女性都有月经。

存在一些女性的反例，她们没有月经。

因此，不是所有女性都是小明所描述的那样。

似乎即使在提供了三个具体的例子来证明第二个前提的情况下，我们在直觉层面上仍然感到不满。但不知何故，我们提供了支持第二个前提的证据，从而证明了第二个前提是真实的陈述，因此在逻辑上证明了不是所有女性都有月经。可能哪里出了问题？当我们面对看似无可辩驳的证据时，我们为何会完全拒绝这样一个 NAWLT 论点呢？也许我们解释第一个前提的含义时与使用的严格逻辑性质不同。如果我们重新表述这个 NAWLT 论点，以反映我们心中的简明含义，会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的 NAWLT 论点将更好地与我们的直觉相一致：

小明都断言所有女性具有月经的潜力。

存在一些女性的反例，她们没有月经的潜力。

因此，并非所有女性都是小明所描述的那样。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的三个反例不能再用来证明第二个前提的真实性，因为作为例子的三个人都具有月经的潜力。从这个角度看，所有女性都是那样的，即使一些似乎实现了潜力，而其他一些则没有。

那么 60 岁女性的情况呢？一个女性在绝经后拥有月经的潜力，不是听起来很奇怪吗？绝经后的女性能否成为证明月经 NAWLT 的有效例子呢？嗯，你确实聪明，如果你质疑这个例子。让我们尝试解释这个看似有效的绝经后女性的月经 NAWLT 的例子。

以下是一个我们通常在思考月经时想象的故事：一个女孩在青春期之前没有月经，然后在青春期到更年期之间有月经，然后在更年期后停止有月经。对此没有什么可争议的。那么，如果我们应用到目前为止一直在使用的语言，同样的故事可以这样叙述：

一个女孩在青春期之前具有月经的潜力，在青春期到更年期之间，她实现了她的潜力，然后在更年期后，她停止实现她的潜力，失去了月经的潜力。现在，难道不是这样的情况吗？当我们使用“月经”这个词时，我们不是在讨论发生在女性从青春期到更年期每 28 天发生一次的事件吗？但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是在讨论整个过程。因此，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月经实际上是从出生开始到死亡结束的过程，生命的开始和结束并没有涉及任何出血。绝经后的不流血同样是月经潜力实现的一部分，就像在青春期到更年期之间的出血一样。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不也是“月经”的概念的一部分吗？当然是的。但这可能仍然不够清晰，让我提供一个类比。

我们想象一下建筑物是如何建造的。首先，挖掘地基并设置脚手架，然后建造建筑物本身。但是当建筑物建起来时，建造过程并没有结束。不是吗？建筑物建起来后，脚手架需要拆除，施工现场需要清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青春期前的年龄等同于铺设地基和设置脚手架，然后在青春期到更年期之间的年龄是建造建筑物的阶段，而绝经后的年龄是拆除脚手架和清理施工现场的阶段。当死亡发生时，这个过程被视为完成。月经的潜力应该被理解为整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中间时间段。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理解月经的潜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60 岁绝经后的女性并不是月经 NAWLT。60 岁的女性正在实现她的月经潜力，这符合整个过程的预期。实际上，要找到一个月经 NAWLT，你需要找到一个符合以下描述的女性：

在青春期前出血的女性。

仅在更年期后出血的女性。

在青春期前和在更年期后都出血的女性。

在青春期前不出血，在青春期到更年期之间也不出血，更年期后也不出血的女性。

在青春期前出血，在青春期到更年期之间出血，在更年期后也出血的女性。

这五种情况提供了月经 NAWLT 的有效例子。

接下来，能不能说有一个男性具有月经的潜力呢？当然不行。因此，一些潜力是独属于一种性别的。在月经的情况下，这是女性的专属潜力。

在我们继续之前，我想澄清一件事：潜力不应该被理解为与我们赋予“潜力”概念的意义同义。例如，所有人类都具有语言的潜力，但并非所有人类都具有语言的潜力，这很容易理解。比如，一个独自置身于荒岛的男人，虽然它本身的属性是能够习得语言的，但他的处境简单地禁止了这种可能性。对于这个男人来说，学习语言是没有潜力的。尽管他拥有这种潜力，但他无法实现。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么大的篇幅谈论月经呢？我们想要建立一些事情。首先，我们证明了当 MGTOW 说女性是高攀择偶、女性中心主义等时，我们有理由说女性可以等价地说是拥有高攀择偶、女性中心主义等。接下来，我们想澄清拥有这些属性意味着什么。我们认为拥有这些属性就像拥有月经的潜力一样。我们还解释了潜力应该如何理解，并演示了表面上明显的反例实际上可能并不是反例。

但让我们将所有这些内容汇总起来，再次看看 NAWLT 论点，因为这些新概念使它变得更加清晰。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将仅使用 MGTOW 关于高攀择偶的概念：

MGTOW 断言所有女性都有高攀择偶的潜力。

存在一些女性的反例，她们没有高攀择偶的潜力。

因此，并非所有女性都是 MGTOW 所描述的那样。

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讨论的对象是潜力，而不是个体行为。这意味着如果有人想要反驳 NAWLT，他们需要提供一个具体的例子，证明一个女性不具有高攀择偶的潜力。因此，不能简单地指着他们的母亲说：“看，她这些年一直和我父亲在一起，从未换过。”这种例子不足以证明她没有这种潜力，它只是意味着在你的认知范围内，你没有见到她换过。这样的例子隐含地假设以下几点：

她曾有机会选择换人，但选择不换。

你了解她当前认为什么是换人，以及她在每次机会出现时都考虑过换人。

她将来不会再换人。

标准证据要求远高于此。你知道有一种说法，即责任证明在于提出主张的人。这是正确的。证明的责任在于 MGTOW，要证明所有女性确实具有高攀择偶的潜力。然而，我不需要证明这些，我只需要证明没有人能够提供一个 NAWLT 的例子。

现在让我们再次看看 NAWLT 论点：

MGTOW 断言所有女性都有高攀择偶的潜力。

存在一些女性的反例，她们没有高攀择偶的潜力。

因此，并非所有女性都是 MGTOW 所描述的那样。

早些时候我们说过，证明的责任在于 MGTOW，要证明所有女性确实都是那样的，这是 NAWLT 论点的前提 1 的结果。我们还说过，证明的责任在于 NAWLT 的辩护者，要找出一个 NAWLT 的例子，这是 NAWLT 论点的前提 2 的结果。难道前提 1 和前提 2 不都是积极的主张吗？当然是的。难道不能说 MGTOW 主张所有女性都具有高攀择偶，而 NAWLT 的辩护者主张完全相反吗？当然可以。

因此，无论是 MGTOW 还是 NAWLT 的辩护者，都对相反的本体论状态提出了积极的主张。因此，似乎 MGTOW 声称存在某事物的证据，而 NAWLT 的辩护者声称存在某不存在的东西的证据。不存在的东西能够存在绝对的证据吗？它不能，因此断言可以提供不存在的东西的绝对证据是矛盾的。

但也许这一切都太令人困惑了，让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能向我展示你没有飞机的任何绝对的证据吗？没有，对于这样一个积极的主张，证据是不可能的。同样，NAWLT 的辩护者无法证明一个女性没有高攀择偶的潜力，因为在 NAWLT 身上，高攀择偶的潜力不存在。

因此，NAWLT 论点的第二个前提是错误的，因为证明某个特定女性是 NAWLT 是不可能的。简而言之，你无法证明一个否定的论断，这就是为什么证明的责任在于提出对存在的主张的人手中，因为 NAWLT 论点的第二个前提是对否定存在的积极主张。从一开始，它就注定失败了。

有了这一点，我们在归纳的基础上击败了 NAWLT 论点，我们展示了即使 NAWLT 确实存在，正如之前的演绎论证所证明的那样，也不可能为其存在提供证据。然而，NAWLT 的辩护者尽管被迫放弃他们当前的思路，但可以提出一个新的论点。

这个新的论点如下：

MGTOW 断言所有女性都有高攀择偶的潜力。

MGTOW 没有充分证明所有女性都有高攀择偶的潜力。

因此，尚未证明所有女性都有高攀择偶的潜力。

这个新的论点是有效的，我认为它是有力的。我不认为 MGTOW 已经充分证明所有女性都有高攀择偶的潜力、女性中心主义等。然而，这个新的论点并不是提出一个 NAWLT 的主张，或许用以下类比来理解我的感觉是最好的：

目前我们在 MGTOW 中所拥有的是类似于牛顿的引力定律的东西，但就像爱因斯坦发现这些定律无法解释他所观察到的一切一样，我也看到了一些现有理论无法解释的事情。我们需要制定相当于广义相对论的理论。就高攀择偶、女性中心等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在女性中存在一些不符合我们理论的不一致之处，一些我们不能干净利落地契合到我们的理论中的观察，这些观察已经分裂了我们的社区。**但我们不能把这些看作是 NAWLT 或对我们总体论点的反驳，我们需要把这些例子看作是我们对高攀择偶、女性中心等理解不完整的指示。**我们的理论是不完整的，可能仍然被证明是错误的。

然而，我想花一点时间来探讨一下如果 NAWLT 确实存在会意味着什么。如果 NAWLT 存在，那么存在一些女性不具有男性列举的所有女性都具备的潜在特征。

因此，即使找到并证明了不会高攀择偶的 NAWLT，也不能断言 NAWLT 是真实的，只能得出结论：高攀择偶不是女性所具备的潜在特征，而是独立于女性的、对一些女性有影响而对其他女性没有影响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MGTOW 需要将高攀择偶从潜在特征降级为类似社会压力的东西，是独立于女性的东西，但对一些女性有影响而对其他女性没有影响。此外，MGTOW 还需要将高攀择偶从 MGTOW 声称所有女性都具备的共同属性集中删除，因为 MGTOW 不再断言高攀择偶是女性必然具备的属性。然后，这个高攀择偶的 NAWLT 就会回到与所有女性都相同的集合中，因为 MGTOW 不再断言高攀择偶是女性必然具备的属性。

这个逻辑也适用于 MGTOW 所声称的所有女性的其他属性，最终，MGTOW 需要将这些属性从所有女性都具备的集合中删除，因为它们不再是女性必然具备的属性。在这个过程中，高攀择偶的 NAWLT 及其他属性的 NAWLT 都会回到与所有女性都相同的集合中，因为 MGTOW 不再断言这些属性是女性必然具备的。因此，如果 NAWLT 确实存在，这只会证明 MGTOW 的总体论点的不完整性，而不是证明 NAWLT 是女性中的良好代表。

最后，让我们记住，我在这些视频中的目标是击败 NAWLT 论点，而不是证明所有女性都是高攀择偶者、女性中心等。为此，我相信我已经成功地达到了我的目标。MGTOW 以及当前的 NAWLT 辩护者需要摆脱 NAWLT 的语言，因为它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帮助。NAWLT 概念伤害了 MGTOW。MGTOW 不能浪费时间试图根据关于人们的父母、祖父母、前女友等极其有限和有偏见的信息解释示例。NAWLT 概念也伤害了 NAWLT 的辩护者，因为

在 NAWLT 的概念中隐藏了一个深层次的误解，即认为 NAWLT 是一个令人称羡的女性。这并不逻辑上成立，证明如下：假设 MGTOW 断言所有女性只是女性中心和高攀择偶，没有其他特点。正如我们先前所示，NAWLT 将是一个女性，她符合以下三种描述之一：

一个只是女性中心而不是高攀择偶的女性。

一个只是高攀择偶而不是女性中心的女性。

一个既不是高攀择偶也不是女性中心的女性。

现在想象一下一个 NAWLT 的辩护者找到了第三种类型的 NAWLT，找到了一个既不女性中心也不高攀择偶的女性。那么他找到了一个 NAWLT，但并不意味着他找到了一个好女性。这个 NAWLT 可能是一个强迫性的说谎者、贪婪的人，懒惰的人，愚蠢的人，冷淡的人，可能有某种心理障碍，可能有犯罪背景，可能暴力，可能是一个被意识形态洗脑的女权主义者。

毕竟，并不意味着 NAWLT 不能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这只是 NAWLT 可能存在的一系列不良品质的短清单。因此，即使只有一半的女性符合 MGTOW 所描述的特点，也不能声称你认为是 NAWLT 的那 50%是好女性，或者你会觉得她们有吸引力。不，你面对的现实是，对于你可能认为是 NAWLT 的女性的百分比，你仍然需要经过严格的筛选才能找到一个像样的女性。

因此，我认为 NAWLT 的概念伤害了 NAWLT 的辩护者，因为它将女性洗白，超越了 MGTOW 所声称的所有女性都具备的范围。毕竟，即使一个女性不会因为更好的条件而离开你，她仍然可能因为无聊而轻松离开你。除了高攀择偶之外的原因离开一个男人的原因还有很多。

对女性的神话

一个男人将女人置于自己之上，并依据她对他的认可与评价构成了对自己身份的认知。然而，当他目睹女性邪恶的时刻，这个认知会动摇。在这些瞬间，他屈服于一颗不安的良心。为了缓解内心的困扰，他开始神话女性。努力消除他对女性观念中的任何污点。

在自省中，他得出结论，女性本质上是善良的，善良只能来自善良。因此，女性有能力带来积极的结果。如果任何负面情绪似乎源自女性，那不是她们意图的反映，因为有害行为

是经过意愿的，而这样的意愿肯定不能归咎于女性。在只考虑女性和男性的意愿的情况下，不好的东西的根源最终必定在于男性的意愿。

这一推理导致这样一种断言，即女性本身是没有邪恶的例子的。她们只有对男性邪恶的正当回应。通过这种狡猾的心理技巧，这个男人设法净化自己的不安良心。

此外，当一个女人表现出善行时，这就证实了她本质的善良。如果她做坏事，那他的行为背后一定有一个男人。一个男人对这种推理的相信程度，决定了女性接近神性的程度。他对自己思想的束缚也在于这一点。通过神圣化女性的意愿，所有罪恶的负担都从她们的肩上取下，压到了男性身上。

在哪种情况下，当上帝的意愿与女性的意愿相矛盾时，女性的意愿让步了呢？避孕、离婚、贞洁、忠诚或谦逊，或许还包括跪舔。但这都是小儿科。剥夺了人类地位的最佳方式就是女性的自主裁量权。在子宫里，只有在她的意愿下，一个孩子才被认定为人类。拥有承认或否认人类地位的权力，一个人也因此成为量子纠缠态的谋杀犯。

有人说男人制定法律，规定大多数人的意愿。然后，将上帝的意愿与女性的意愿进行权衡，要求执行女性的意愿。

只有神才能与另一个神竞争，神圣化女性对女性的意愿是必要的，以取得对犹太基督教道德和上帝意愿的胜利。那些卑微地乞求女性的男人，他们不仅对自己构成危险，而且对我们其他人也构成危险。

在试图给予女性一切以赢得认可的过程中，他最终赋予了女性对善恶的掌控权，把她提升为道德的仲裁者。通过这一举动，他将所有男性都置于一个不理性的生物的心情和情绪之下，这就是我们说男人崇拜女性时的意思，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神化。

这不是骑士风度的平庸的恭敬，不是权力的委托，是对善恶、对错、生死、正义与非正义等一切价值的衡量的委托，因为每一个可以放在任何衡量尺度上的价值最终都是一种道德尺度。现今的普通男人已经让女性来设定这个尺度。对女性的暴力不是仅仅是暴力，也不再仅仅是暴力，而是一种全新的暴力，一种新型的罪行。这个短语本身必须被视为一个概念，一个与暴力本身完全分开的概念。一个男人把石头扔出窗外犯了破坏罪，他自己成了破坏者，但如果那扇窗是教堂的彩色玻璃窗，那么他就犯了对上帝的亵渎罪，他自己成了对神的渎神者。因此，对女性的暴力不仅仅是暴力。

但是，亵渎、不敬和亵渎是一种特定而独特的侵犯。相比之下，对男性的暴力仅仅是小规模的暴力行为。然而，如果不是白衣骑士、舔狗以及女性自己，是谁让对女性的暴力成为一种罪行，一种足以招致天谴的罪行呢？国家神圣化了女性，但女性造就了怪物般的神灵，

因此造就了她们的道德。群体的道德是对女性神性的证明，女性的神性类似于印加人崇拜的神灵，这些神灵需要不断的人类牺牲，在现实中她们把男性当做祭品。。

日本人有一个词来描述这种牺牲——"karoshi"，指的是在工作中因过度劳累而突然死亡。然而，"karoshi" 只是男性忍受的缓慢死亡的一个直观而突然的画面，作为为了女性而担负重担的供养者男性所经受的折磨。毫无疑问，这是人类的牺牲。当男人用时间——他的生命能量——来换取金钱，然后花在女性身上时，他已经将生命能量转化为血的祭品。噢，但这只是金钱，只是金钱。不！这是生命的能量。如果生命能量的升华是一个可逆的过程，财富和永生将成为同义词。

这种吸血般的传递只是女性神圣能力之一。现代对女性的神圣化与在古代被赋予女性的生命赐予之神的主题相反，她是一个死亡和腐朽之神。在避孕工具诞生的第一天，女性要求解放自己，庆祝自己的不孕，仿佛她们已经战胜了内心的某种疾病。

是的，她们现在是自由的，可以在兽性的放纵中沉湎，这种放纵只有动物才知道。然而，她们的这种自由并不是人类的自由，而是野兽的自由。没有一个女人因为避孕而变得更好，没有一个女人因为避孕而变得更加人性，变得更有同情心。避孕对心灵毫无益处，它只能废除堕落的结果。

她们声称避孕使她们摆脱了生物学的束缚，摆脱了生命赐予的束缚，但却与兽性走得更近。他们释放了因怀孕的风险而被抑制的激情，女性已经用一个更大的邪恶换取了一个较小的邪恶。

更何况，她们竟然认为生命赋予本身是一种邪恶，这表明了后者野兽本性的本质，这是一种女性的野兽，一种贪婪而放荡的野兽，在她们的自由中如瘟疫般地蔓延，肆意传播疾病。

脱离了任何更高的理想，贞洁、谦逊、节制、所有被废弃的道德观和被废弃的神的价值观，堕胎谋杀被包装成自由。

现代对生命的解读主要取决于地理位置，每个堕胎合法的地理区域都设定了手术可以进行的周数上限，由于这些数字往往不同，因此必然得出结论，那些认同 12 周的地方必然认定发生了谋杀，而在认同 20 周的地方，事实上不关心的是生命本身，而是人类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裁决，最终是女人决定的。

一名女性在她所在地分配的怀孕 12 周的时间之外选择前往 20 周的司法管辖区，她本身成为了判定生命的尺度，噢，谋杀是多么容易的细胞清除，她的道德指南在哪里，它无处不在，它无处不在，她的意愿就是道德指南，所以在这里堕胎，胚胎手术，消毒、清理、重新包装和合理化谋杀，但是女性的意愿说的是另一回事，女性的意愿说的是这是胚胎而不

是人类，在一阵轻风中没有发生谋杀。毫不含糊地说，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在女人的子宫里生存。

子宫坟墓本身是一个幸运的巧合，这个单一的地理巧合已经导致数千万人的死亡，迄今为止这里的屠杀却愈演愈烈。然而，谁关心那些孩子的无声呐喊，他们被强行、恶意地从地球上唯一一个有可能变得更好的地方撕裂出来，在最后几秒钟的生命中无助地挥动在空气中，然后被切割成零件，卖给化妆品公司。

我们必须问自己，有多少女性目前正在使用由她们自己的被堕胎的孩子制成的美容产品，穿戴着她们的受害者的死肉，就像一个精神病的连环杀手一样，但在这里，这还不够，女性对上限并不满意，不，她认为应该合法化一直到分娩，哼，但你抗议说那永远不会发生，哦，那太可怕了，我说它只是看起来像这样，因为你不习惯这个想法，怀孕只有 40 周，在法定上限 20 周的情况下，我们已经过去了一半，再过 20 周，还能有多大的机会抵抗女性的意愿，甚至在孩子出生后，谋杀也不是问题，而是婴儿期，对谋杀的容忍被进一步提高。如果一个人考虑到这一切并积极制定人类生命何时开始的理论，这对于那些在自己出生和婴儿期幸存下来的人来说，似乎人类生命开始于一个人能够在那里的谋杀行为中进行生理上的反抗和一种思想。

当你看着你自己的母亲时，你会想到自己曾经多接近死神，对你的谋杀计划了多久，不能说你的母亲从未想到过这样的念头。不，她确实考虑过，在秘密中考虑过。有多少婴儿，仍然被困在子宫中，如果他们知道即将面临的厄运，会选择咬断自己的脐带，试着挠破四周的墙壁，希望让她流血，希望把那个贱人带走，也让自己早点解脱。

不，女性不是生命的承载者，她们是生命的障碍。她们的意愿在每一个转折点上都充斥着死亡、腐朽和瘟疫。被赋予生命的创造者的女性却大量地拒绝了它，她们真的曾经配得上吗？当女人不是在毁坏自己的内脏或者在肆意裁定人类时，她正在毁坏自己的外在，从整形手术到化妆品植入和假发，女人实际上想保留自己的哪一部分呢？实际上，她对自己一无所爱。

女人希望女人停止存在，但那之后还剩下什么？只有一个行走的尸体，不孕的、有害的，浸泡在她受害者的死肉中。这就是你的上帝！这就是你神圣化为上帝的东西！这就是你的身份构建的基础！搭讪艺术家、白骑士、暴徒、坏小子、女权男、网左、潮男、好人、绅士，所有这些信徒都戴上了为了死人盛会而准备的面具，所有奴隶身份都反映了对如何最好地赢得被神圣化的女性的青睐。

然而，它们都共同屈服于女性的意愿，屈服于她的道德裁决。这就是随后的盛会，神圣化

女性多变的道德。男人们发明了身份，最终都集中在一个女性认可的核心目标上。有多少男人被这场盛会吞噬？有多少能量、时间、金钱和智慧被投入到这个黑洞中？要了解一个男人赢得认可的策略，就是了解这个男人本身，他的其他品质只是装饰。当一个男人站在镜子前问自己，然后回答，我仍然会是我吗？我会表现得像我现在这样吗？我会重视我现在的价值观吗？我会购买我现在的东西吗？我会说我现在说的话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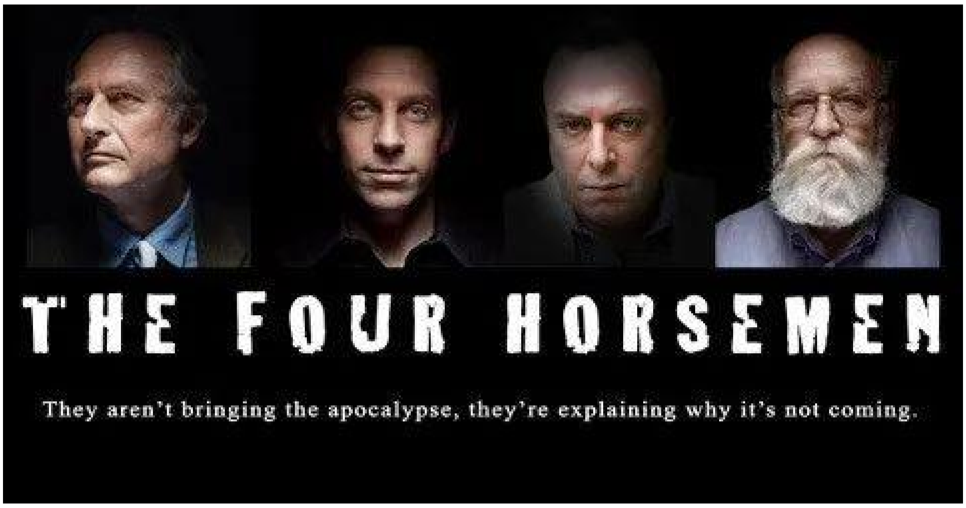
如果女人停止存在，或者从一开始就从未存在过，当一个男人回答“不，我不会”时，他就坚定地陷入了盛会，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原点，在追求认可的过程中，崇拜女性的男人们给予她裁定善与恶的权力，现在他被卷入了一个以这种善变的女性道德为基础的盛会，而这又根植于女性的多变和固有的非理性本性。当尼采宣布上帝之死时，他非常清楚，道德也变得脱离了轨道，但无神论者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就像伏尔泰说的：“如果上帝不存在，就有必要创造他。”

后宗教指导—尼采永恒重现的思想

黑鸽子之声(Black Pigeon Speaks，一个油管频道，主要发表保守派角度的政治和文化评论)最近发布了一段视频，标题为《为什么无神论是浮夸的虚无主义》。在视频中，他批评了无神论，以及像理查德·道金斯和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这样的著名无神论者。他的论点涉及了许多不同的主题。然而，黑鸽子之声向无神论者提出的指责之一是缺乏替代方案。他批评无神论者陷入虚无主义，而且没有提供任何积极的后宗教指导。

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黑鸽子之声的观点，即希钦斯和道金斯等人没有提供有意义的东西。

实际上，我认为无神论社区作为“反宗教四骑士”的遗产，他们相信基督教道德将继续存在，至少是在像这些无神论者所喜欢的方面存在。然而，无神论社区缺乏作为支撑的形而上学依据，即上帝，特别是基督教上帝。



↑ “反宗教四骑士”

然而，根据我对他们作品的了解，道金斯和希钦斯并不是一个有哲学深度的来源。如果一个人真的致力于探索无神论的世界观，是不会去求助于希钦斯或道金斯的。

要探索一个无神论立场，必须求助于真正的哲学。

事实上，可能没有比尼采更好的来源了，他宣告了上帝之死，作为无神论所包含的一种指南。我在这个回应中想做的是响应黑鸽子之声的呼吁，展示一个替代宗教的无神论方案。我这样做是为了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社区的双重利益。

无神论者不仅能从一种剥夺基督教道德正当性的思维模型中受益，而且可以接触到一种全新的思维范式。

对于有神论者而言，这有助于展示与无神论解决方案相关的最佳论点，因为他们可能会在更高层次的讨论中受到挑战。

为了开始理解后宗教的替代方案会是什么样子，我将从核心思想开始，正如尼采所称的“最深不可测的思想”。

这就是永恒重现的概念。

尼采在他的著作《欢乐的科学》中，在第 341 条格言中向读者提出以下问题：

假如有个恶魔在某一天或某个夜晚闯进你最难耐的孤寂中,并对你说：“你现在和过去的生活,就是你今后的生活.它将周而复始,不断重复,绝无新意.你生活中的每一种快乐、痛苦、思想、叹息,以及一切大大小小、无法言说的事情都会在你身上重复,而且均以同样的顺序降临，同样会出现此刻树丛中的蜘蛛和月光，同样会出现现在这样的时刻和我这样的恶魔。存在的永恒沙漏将不停地转动，你在沙漏中，只不过是一粒尘土罢了！”
你听了这话是否会瘫倒在地呢?你是否会咬牙切齿,诅咒这个口出狂言的恶魔呢?你在以前

或许经过这样的时刻,那时你的回答是:“你真是神明,我从未听到过比这更神圣的话呢”倘若这种想法压倒了你,恶魔就会改变你,说不定会把你辗得粉碎.“你是否还要这样回答,并且一直这样回答呢?”这是人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也是你最沉重的负荷!或者,你无论对自己还是对人生,均安于现状,放弃去追求比这最终的永恒更为热烈的东西呢?

永恒重现的概念并不是最容易理解的东西。

尼采认为这个思想非常重要，有很多尼采学者猜测，尼采认为这是他积极哲学体系的核心。尼采非常清楚上帝之死导致了前所未有的虚无主义浪潮。他希望通过积极哲学中的“是”的部分来抵抗这股潮流。

很多人只是肤浅地将尼采的作品看作是对基督教的虚无主义攻击,而忽略了其中丰富的“是”的项目。实际上，尼采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整体上就是在后宗教世界中克服虚无主义的这一“是”的积极哲学项目。

要理解尼采项目的积极一面，我们就需要理解他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接下来我们将着重探讨此作品，试图强调其主要论点和思想的发展进程。

为了帮助我做到这一点，我将大量借鉴迈克尔·吉列斯皮的思想。

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前三部分中讲述的故事是通过查拉图斯特拉走过的道路来认识到这个宏大的思想，他努力将其意识化，并最终努力肯定它。

在作品的第一部分中，查拉图斯特拉认识并解释了他已经明白小我（ego）是一个幻象，只是自我（self）或身体的投射而已。然而，自我本身实际上就是各种激情的集合，这些激情相互斗争以争夺支配和控制的地位。

自我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激情的强度，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在追求一个共同目标时的协调。在自我的内部建立一个等级秩序是掌握的第一步，而这是通过一种激情（查拉图斯特拉所称之为“美德”）对其他一切激情的统治来实现的。

然而，在所有这些激情背后或下面，是基本的生物本能，而在它们背后，是一种激励一切事物的权力意志。根据查拉图斯特拉的说法，权力意志是一种克服反抗的意志，但其最终目标是自我超越，它不断地努力成为比自身更多的东西。

这不仅适用于个体，还适用于各民族、各国家和所有组织的各个层次。然而，正如查拉图斯特拉在作品的第二部分中发现的那样，这样的意志总是发现自己已经处于时间的流动之中，并且总是已经被一种超出其控制范围的过去所制约。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永远不能真正自由和创造，因此也永远无法真正发挥意志。意志对抗

过去的无力的愤怒、对“曾经是”的愤懑，引发了尼采所谓的复仇精神，即通过对现在的某个事物或某个人进行指责和惩罚来报复自己的无能。

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查拉图斯特拉意识到，为了使意志真正具有因果性并摆脱复仇精神，它将不得不倒退。表面上看，这似乎对真正的意志构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因为过去似乎总是超出我们的控制，我们永远无法拥有权力。

然而，尼采相信自己对这个问题有答案。

事实上，将我们从简单的反应中解脱出来，使我们能够成为真正积极、主动的存在的伟大观念就是永恒重现的思想。

即使对于查特图斯拉本人来说，其原因也不是立即显而易见的，早在他能够阐明或者说肯定这一思想之前，他就清楚到意识到了这一思想的巨大重要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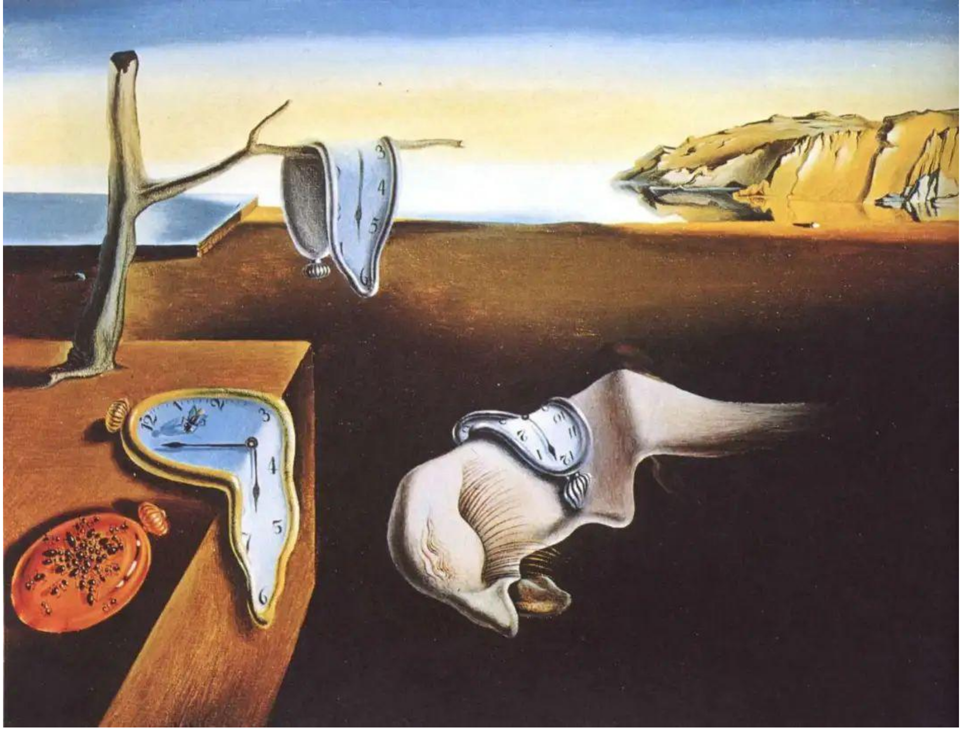
在作品第 3 部分的开头附近，查拉图斯特拉向他的同伴海员们讲述了他不久之前在在山上的一个傍晚散步时，发现了一个半小人半耗子的重力之灵，它坐在他的肩膀上，对他耳语着一切事物的徒劳无益。查拉图斯特拉越来越失去信心，直到他的勇气促使他面对这个小人，告诉他“你还是我”。

在这次对峙中，他警告小矮人他不了解他（查拉图斯特拉）最深沉的思想。这是首次展示永恒重现思想的背景。

当他们停在一个门口时，查拉图斯特拉告诉小矮人，有一条永恒的路径指向他们来时的路，也有一条永恒的路径朝向他们即将走的路。他说它们互相矛盾，并在这个被称为“瞬间”的门处相遇。

然后他问小矮人是否相信它们互相永远矛盾。

小矮人回答说，一切笔直都是骗人的，所有真理都是弯曲的，时间本身就是一个圆。查拉图斯特拉警告小矮人不要对自己太宽容，并阐明了这个思想的后果。



在导向此刻的永恒路径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必定已经发生过，而在前进的永恒路径上，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仍将发生。然后他问小矮人，包括他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刹那，是否不会永远重现。

然而，在讨论到这一点时，小矮人对自己的思想感到恐惧，变得越来越安静，然后他看到了一个幻象，看到一个牧羊人被一条爬进他口中的蛇噎住。他大声的呼喊牧羊人“咬下来”他这样做了，吐出了蛇头，蛇头一跃而起，充满了笑声。那不是人类的笑声，而是变成了神一样的存在。

尼采思考他如何能够在没有听到那个笑声的情况下继续活下去，以及现在他听到了那个笑声后如何死去。重力之灵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用他充满压迫的教导让一切变得渺小，教导一切一出生就注定死亡。

查拉图斯特拉的意志反抗这个观念，他用一种更深层次的悲观主义对抗小矮人。

一切已经或将要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无数次，而不仅仅是一次。换句话说，世界没有始初或终结，正如基督教所宣称的那样，也没有最终目的或目标。

然而，它是永恒的。

但是，查拉图斯特拉并没有断言这一点，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不是一种可以被确定地知道的事情，因此不能断言之。

此外，查拉图斯特拉显然对自己可能是正确的这种可能性感到恐惧。查拉图斯特拉告诉小矮人他对自己太宽容的原因是，他只是把永恒重现的思想看作一个圆的概念，也就是在笛卡尔的方式下作为意识的表象，因此只是作为脱离实体的自我而存在。而非与实体相联系。

然而，自我也只是瞬时的表面。

仅仅把永恒重现的教义作为自我的独立表征来思考是不够的；它还必须被生活和体验。只有当它不仅仅是思考，而是经历和全身心地体验时，永恒重现的思想才能被理解。

因此，肯定永恒重现的教义并不仅仅意味着接受其理论，而是将其作为我们灵魂中的一部分。

所以，仅仅说“是的，我明白一切可怕和琐碎的事物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是不够的；还必须乐意去做，全心全意地渴望所有可怕和琐碎的事物；不仅要接受它们，而且要热爱它们。这样的时候一个人就要对所有事情承担责任，就像自己的行为一样。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切事物。只要一个人与万物背后的意志融为一体。

要肯定永恒重现，必须放弃个体性的幻觉和自我的独立完整性观念，从而与戴奥尼修斯（Dionysus）合为一体。

戴奥尼修斯是希腊神话中象征统一和多样性的神，尼采在其哲学符号中经常使用戴奥尼修斯。

查拉图斯特拉把这个幻象告诉了他的同行者，但他显然并不理解它或知道如何解释它。他实际上害怕意识到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经历过那些东西，他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那个东西。

但是，对理解他思想背后的东西的渴望在他心中渐渐增长，直到他最终迫使其浮出水面并进入意识。

然而，这种经历几乎让他丧命，他感到一阵恶心，然后昏迷了七天。

他在那七天内经历了什么，从来没有明确说明，但这一节题为“康复”，因此它的重点是他从思想中恢复过来。

当查拉图斯特拉从昏迷中苏醒时，从他的动物伙伴，也就是鹰和蛇所说的故事中，我们逐渐了解到发生的事情。查拉图斯特拉提到，在那七天的经历中，这些动物伙伴对他的理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他康复的过程中照顾他，当他最终清醒过来时，它们不停地与他交谈，倾诉心声。

他说道，由于它们的喋喋不休，世界似乎像花园一样静静地躺在他面前。他反问道，他们的言语和声音难道不是梦幻的桥梁和彩虹吗？

一切事物永远分离

这是查拉图斯特拉中最重要的发言之一，因为它让我们对查拉图斯特拉对现实的本体性特征有了一些了解。他暗示，一切事物永远分离，只有通过符号、文字、手势、声音等梦幻之桥才能将它们凝聚在一起。

在本体论上，这是一种经典的名词派主张，属于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传统。

他以这种方式暗示，没有普遍性，没有种类或类别，只有根本个体化的存在。我们所感知到的世界的秩序是由各种符号组合在一起所创造的。或者用尼采在其他地方曾用过的话来说，只有艺术的力量才能给事物命名并赋予秩序。

通过艺术，我们的世界不再呈现为混乱的多样性，而是被呈现为一个完整的整体，一个美丽的多样性的世界，就像查拉图斯特拉所形容的花园一样。

然而，即使在这个美丽的花园中，仍然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复杂性。

查拉图斯特拉接着说，每个灵魂都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与其他不同的灵魂彻底而永远地分离。这种绝对的疏离当然源于先前的本体论主张，但也是我们主观性的一部分。

通过艺术和语言，世界总是只有对我而言才是如此。其他人所感知到的世界对我来说仅仅是另一个世界。表面上，这个主张非常类似于笛卡尔的主张，即“我思故我在”

然而，尼采比笛卡尔更进一步地洞察了这个深处，并得出了一个根本但并非毫无根据的结论，即如果一切都是通过我存在的，那么就没有我之外的东西。

我就是一切。

换句话说，如果上帝已经死了，那么我就是上帝。

在这里，我们不仅对永恒重现的概念有了一些了解，还对其经验和肯定的难度有所了解。如果没有我之外的东西，一切存在的都是通过我，那么肯定永恒重现意味着肯定一切事物，毫无例外地肯定它们的根本和绝对差异，如原始的赫西俄德（Hesiod）式混沌。

只有通过在阿波罗式的方式中使我们相信世界的文字和声音，才能使这个深渊的洞察变得可承受。我们从查拉图斯特拉的动物的话语中得到一些线索，他们向他叙述他在那七天里学到的东西：

万物去了又来，存在之轮永远转动。万物枯了又荣，存在之年永远行进。万物分了又合，存在之屋永远如一地建造。万物离了又聚，存在之环永远忠于自己。在每一个此刻，在每一个开始；在每一个此地，球体在转动。中心无所不在，永恒的路径弯曲。

对于那些思考永恒重现的思想的人来说，没有他自己之外的东西，因为在思考和肯定它时，他与所有事物合为一体，因此像戴奥尼修斯那样被撕成碎片并分散在世界中。

但即使在毁灭和解体的痛苦中，他知道一切都会再次聚合。这个单一的思想支撑着他并赋予他力量。查拉图斯特拉是如何能够肯定这个思想的？为什么对他来说，不像对矮子或后来的预言家一样，它是一种悲观主义和绝望的源泉？

查拉图斯特拉在这里的主张似乎是，对于强者、对于健康的、对于后来尼采所称之为上升的生命的典范来说，这是一种欢乐的领悟，尽管其中有痛苦的因素，因为它意味着他们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们的生命。

但是他们可以面对所有痛苦和苦难说："再来一次！"，面对所有琐碎和令人厌恶的事物，永恒重现的世界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正如查拉图斯特拉在《醉歌》中所指出的，欢乐比痛苦更加深邃。

对于强者来说，世界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意识到世界是他们意志的产物，因此他们不受过去死寂之手的决定，他们不再需要复仇。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不再被动，而成为主动的存在，或者用他的话来说，他们成为具有基督灵魂的凯撒。

强大而有力，同时又纯真而肯定。

对于查拉图斯特拉来说，对这种普遍肯定的质疑是，他意识到重现不仅是强者和高贵者的命运，也是临终的人，丑陋、低贱和可鄙的人的命运。所有改造人类、使他成为超人的努力最终都回到了这个时刻，回到了他想要逃避的无法忍受的琐碎。

为了肯定永恒重现，他因此必须对他想要克服的一切以及他渴望的一切说"是"。他必须爱他最憎恨的东西。对这个事实的认识就是爬进查拉图斯特拉喉咙的蛇，令他不得不咬下它的头并吐出来。

他告诉我们，通过这样做，他能够拯救自己，从他最渺茫的思想的深渊中救赎自己。对尼采来说，就像基督教的目标一样，最终的目标是通过爱来获得救赎。

然而，尼采的主张是不同的，他的爱至少可以说是与基督的爱相等，甚至可能更大，因为他实际上爱他的所有敌人。此外，在他的永恒中，没有人会受到诅咒，每个人都有一个位置，尽管世界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天堂。

在肯定永恒重现的思想后，查拉图斯特拉向他的灵魂承诺了一种即将到来的幸福感，最终敦促它：用一首嘹亮的歌声歌唱，直到所有的海洋都安静下来，它们将听取你的渴望 - 直到在寂静的、渴望的海洋上漂浮着一只船，金色的奇迹围绕着它，所有好的、坏的和奇妙

的事物跃动其中 - 还有许多既大又小的动物，和所有带着跑道上的蓝色风信子的光脚 - 走向金色的奇迹，船只和它的主人；但那是园丁，他带着他的钻石刀在等待 - 你伟大的救星，哦，我的灵魂，那个无名之人，只有将来的歌曲才会让他找到名字。

这里是查拉图斯特拉预言的狂喜，尼采想象的狂喜取代了基督教的情感宗教狂喜。在这里，他充满了这种狂喜的期待，像阿里亚德涅等待他的神一样，但又对他的到来充满了确定，因为他能够肯定永恒重现，从而与他的神合为一体。

让我们将尼采对宗教的理解放入背景中。尼采是宗教史研究的学者，深受弗里德里希·克罗伊策的影响。克罗伊策认为所有雅利安或印欧宗教实质上是相互联系的，最初的启示发生在印度，并且这种启示以一种形式或另一种形式向西移动，并不断使用新的形式和名称。

这其中甚至包括基督教，基督教在这个背景下被理解为不仅仅是克罗伊策所认同的，还包括德国浪漫主义者如霍尔德林，甚至包括黑格尔，认为它是东方开始的宗教进程在欧洲或他所称之为日耳曼世界中的最终实现。

虽然尼采接受了印欧宗教的连续性和从东方到西方的传递的观点，但他坚信基督教不是原始启示的完善或完成，而是它的对立面，换句话说，基督教拒绝了古希腊罗马世界在宗教方面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实际上，在他看来，基督教的诞生与异教信仰的死亡同时发生。因此，随着基督教神的死亡，他希望狄奥尼修斯可能会再次归来，尽管可能以一种未来歌曲创造的新名字，但具有与古代世界相同的力量。

尼采将这种回归想象成一场启示性的事件。

他在《查拉图斯特拉》第三部分的最后一节标题《七封印》中指出了这一点。它在第四部分的结尾变得明确。

查拉图斯特拉正在等待一个迹象，表明世界已经准备好迎接他的归来和对永恒重现的教义的宣告。

然而，他相信只有当痛苦达到顶峰时，也就是说，只有当上帝死亡的所有后果已经实现并席卷了基督教的所有道德和政治结构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只有此时，才是查拉图斯特拉所说的“伟大正午”的时刻。第四部的最后一节被称为“迹象”，以查拉图斯特拉的命令“起来，起来，伟大正午！”结束。

然后他开始下降回到人类，宣告永恒重现的教义。伟大正午是尼采后期思想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也是他最终教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人类必须决定自己未来的时刻，是追寻

超人之路还是成为最后一人。正如查拉图斯特拉解释的那样，这个时刻发生在人类处于兽与信徒之间的中途。

当我们回顾查拉图斯特拉在“序言”中将人描述为在兽与超人之间拉伸的线之间的时候，这一段的意义就变得清晰起来了。

在这两者之间有三个阶段，他在第一部的第一节“三次变形”中进行了描述：骆驼（或信徒）、狮子（或毁灭者）和孩子（或创造者）。

最后一人站在兽和信徒之间。

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人们一直是信徒。

随着上帝的死亡，这已经不再可能。

人类必须选择追求超人之路，否则他注定会沦为最后一人。伟大正午是人类站在这条线上中途的时刻。为了继续前行，他必须将自己从骆驼/信徒变身为狮子/毁灭者。遵循这条路径，因此意味着选择战争和毁灭。

要追随这条道路，人们必须变得强硬，正如《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 29 节“关于旧与新板块”中所指出的那样。这首先意味着要摆脱怜悯之情，正如查拉图斯特拉在第四部分中所描述的，这是他的最终罪恶之一。

尼采明确表示，通往超人的道路涉及对基督教残余的长期战争，以及在基督教后的世界争夺权力。

因此，在短期内选择这条道路意味着选择形成一个愿意破坏并为新时代清理道路的战士阶级，超越所有怜悯，甚至超越最后的基督教遗迹。根据尼采未来著作的计划，接下来的两百年将是一段“世界从未见过”的战争时期。这段时间将进一步使人变得坚强。

在这段时间结束时，他想象超人将在这个战士精英阶层中出现，一个具有基督灵魂的凯撒。正如尼采自己所描述的，这实际上是是最可怕的，也是最深邃的思想，最不寻常和令人不安。它的后果也是巨大的——欧洲道德的崩溃和两百年的战争与毁灭。

虽然这些因素可能会使大多数人感到厌恶，但对尼采来说，它们似乎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思想的产生并不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轻松或更愉快。

因此，这一思想并不是因为享乐主义的欲望，甚至不是因为狭隘的自私理解。此外，它威胁到打破我们的人性，表明它将我们带到甚至超越人类经验的极限。

在思考它的人被迫将思想中最糟糕的事物定为意志之时，它也提供了摆脱怨恨和复仇、对

一切绝对肯定的途径。尼采相信，以这种方式意志行动就是像一个神一样意志行动，在一个无可挽救的悲剧宇宙中，当然是一个神。

尼采认为，思考这个思想是超越人类的一种东西。思考它意味着成为狄奥尼修斯的一部分，就像古代悲剧的观众一样，从而参与狄奥尼修斯的重聚和解体的狂喜。

最后，这个思想为世界的末日变革和超人的诞生打开了可能性。

根据尼采的观点，上帝的死使过去两千年的精神性成为不可能。在这一观念下，他的最深刻的思想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这是一条充满痛苦和苦难的道路，并伴随着战争和毁灭的阴影，充满了危险的挑战。

然而，他对永恒重现的思想的体验使他相信，这是人类必须追随的道路，这一事实在他最后一部著作的最后一章的标题《为什么我是命运》中得到了再次确认。

你看，当黑鸽子谈论无神论没有替代方向的时候，我会用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批评。的确存在一个无神论的替代方案，但那些自称无神论者的人会发现这个方向是可怕的。他们觉得这是可怕的，因为他们只是名义上的无神论者。

在他们内心深处，他们是基督徒。

目前，在网络上盛行的普遍无神论只是因为基督教的道德继续存在。就像黑鸽子指出的那样，一个人可以自称无神论者并仍然保持道德。

然而，这样的无神论者之所以保持道德，并不是因为他的无神论，而是尽管他是无神论者。践行后基督教、后宗教的道德意味着践行超越善与恶的道德。

这并不是当今的无神论者愿意或在心理上能够做到的事情。

解构关系

在 MGTOW 中，我们擅长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解释为什么男人应该避免婚姻、同居和一般的感情关系。尽管我们竭尽全力，总会有那些男人退回到"庄园"（指传统家庭模式）中。如果 MGTOW 像风帆一样推动你的生活，有些男人选择扬起这些风帆，那么也许我们需要为那些选择庄园的人提供第二条风帆。

现在，那些回到"庄园"中的男人在我们的社区内会受到谴责和嘲笑。我有一个兄弟，他结婚了，很明显，他是一个蓝丸男。有许多像我兄弟一样的男人，永远坚信关系是一个男人应该为之努力的目标。大多数男人将这个信条奉为圭臬。即使这样的人听到 MGTOW 的警告，他们会不懈地努力寻找漏洞和理由，来维持他们对关系的必要性的信仰。

所以，对于像我兄弟这样的男人，我想提供第二条风帆，帮助他们用一把锤子来思考，轻轻地击打他所崇拜的偶像，并帮助他看清哪些是空洞的，而不是粉碎这些偶像本身。

让我们假定“关系是一个男人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让我们不屈服于声称存在"新瓦尔特"（指不婚派的理想关系模式），也不要将这样的信仰强加给我们的"蓝丸"兄弟们。

那么，这样的关系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品质呢？嗯，如果对于这样的关系没有其他话可说，至少可以说，这样的关系应该是公正的。那么我们该如何构建一个公正的关系呢？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让男人成为女人的奴隶，或者让女人成为男人的奴隶，然后认为这样的关系是公正的。

让我们从无知之幕后开始我们的探讨，并假设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将要出生为男性还是女性。在这种无知的情况下，最好考虑这个关系的条款，以便这个人无论成为男性还是女性，都会对这种关系感到满意。

虽然我们断言对我们出生的偶然性我们一无所知，但对于米格道的知识，我们肯定不会断言无知。我们仍然保留对高攀择偶、女性中心主义、男性对母性的需求、墙的认识，以及男女性二态性的知识。现在，如果我们断言存在公正关系的可能性，那就意味着也存在不公正的关系。那么一个公正的人会选择进入一个不公正的关系吗？显然不会，因为作为一个公正的人，他们会知道为什么不应该进入不公正的关系。一个人生来是单身的，因此一个人将保持单身，直到他进入一个公正的关系，同时拒绝所有不公正的关系。

现在，正义是独特、不可改变和永恒的，而不正义可以采取许多形式，因为有许多远离正义的方式，就像有许多错误的方式一样，但只有一种方式是正确的。由此可见，一个公正的关系将是独特、不可改变和永恒的，而不公正的关系将是多样的、不一致的和临时的。

如果我们迄今所说的是真的，即所有公正的人在谈论公正关系时都会指的是相同的事情，并且因此希望是相同的事情，那么由此可见，男人和女人在关系中都会希望有相同的规则，如果他们确实都是公正的话。如果一个公正的人找到一个与之不同意关系规则的伴侣，那么可以推断该伴侣本身是不公正的，因此不应该与其建立关系。

现在，如果一个人是公正的，那么他们将过上公正的生活，因此可以推断，如果他们是单

身的，他们的独居也将是公正的。因为一个公正的人不会选择从一个公正的生活转向一个不公正的生活，他们会更喜欢公正的独居而不是不公正的关系。这样的人确实只会从公正的独居过渡到一个公正的关系，因此对于公正的人来说，公正的独居总是比不公正的关系更好。

那么，一个公正的人会是什么样子呢？一个人是由智慧还是愚蠢来指导的呢？当然是智慧。但如果一个人是明智的，他的智慧驱使他冲向战场，但他是个懦夫，不敢冲向战场，他的行为是否公正呢？显然不是，因此一个公正的人应该是勇敢的。如果这个人受到智慧的指导，决定冲向战场，并因勇气而这样做，但然后看到他的敌人投降，他是否应该毫不犹豫地击倒敌人呢？显然也不是，因为一个公正的人应该是有节制的。但在饶过他的投降敌人之后，公正的人是否应该把武器交给敌人并把他当作朋友对待呢？显然，他也不应该这样做，因此一个公正的人应该是审慎的。由此可见，一个公正的人是由智慧引导、勇气推动，同时在行为中保持节制和审慎的。

这样，一个公正的人拥有所有这些美德，在智慧的指挥下允许每种美德发挥其作用。但假设一个人找到了一个公正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会是什么样子呢？它难道不会是由智慧引导、勇气推动，并且其规则是有节制和审慎的吗？显然会。也许我们在寻找关系中找不到公正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只是想象我们想要关系成为什么，而不是它应该成为什么。

正如我们之前所展示的，一个公正的关系将是独特、不可改变和永恒的，由智慧引导、勇气推动，并且其规则是有节制和审慎的。因此，涉及人们的欲望不能确定公正关系的基础，因为欲望是可变的，容易受到愚蠢、懦弱、无节制和不谨慎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安全地将我们的欲望与我们的性别知识一起知识放在无知之幕后面。

由此也可推断，公正关系的基础是美德，但不应理解为把我们的欲望放在无知之幕后面就等于把我们的生物本能，如高攀择偶或男性对年轻和美貌的吸引力，也放在无知之幕后面。这与把生物对食物的本能放在无知之幕后面一样没有道理。不，我们必须把放在无知之幕后面的是那些对我们个人而言是主观的欲望，比如对金发还是棕发的偏好等。

我们只留下那些在我们对公正关系的描述中是必要的事物。由此可见，我们正在断言高攀择偶、男性中心主义、男性对母性的需求，以及男性对青春和美丽的倾向是必要的而非偶然的。但在这里，我们不应该认为“必要”一词是指“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都是必然的”，而是指一种更宽泛的“在这个世界中像进食对于人类是必要的那样”必要。即使可能存在人类不需要进食的一种情况。

有人说关系需要工作和牺牲，这确实是事实，如果工作和牺牲发生了，那么关系中就有了

一种东西，工作和牺牲都被投入其中。如果是这样，那么关系是由男人和女人分开创造的一种东西，男人和女人都为之付出了工作和牺牲。现在可以理解，在一夜情中也存在一种关系，然而，我们通常不会管他叫关系。这种“关系”也许可以与商业交易类比，我们不能将一夜情视为我们所指的关系类型之一。

另一种关系类型可以在有时间限制的短暂感情中观察到，比如夏日恋情，尽管通常被称为关系，但它也不是我们最终所指的一直存在的关系。所有有时间限制的关系也可以归类为商业类别，例如一个男人付费进入一个主题公园，再一次，无论是金钱还是主题公园都不存在或不依赖于关系。

不，情况是这样的，当我们谈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心目中想到的是永久性的。虽然我们承认这一结果通常不会发生，对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其他类型的互动，我们似乎有其他词汇，比如一夜情、风流韵事、约会或者只是我认识的某个人。

确实，考虑到一个公正的关系，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考虑这一点。我们是否认为一个公正的关系是好的，而一个不公正的关系是坏的？当然是。能不能说一个好的关系是一个成功的关系，而一个坏的关系是一个失败的关系？这也是真的。因此，一个公正的关系将是一个成功的关系。现在，我们是否认为关系在控制范围内因某一方的原因而结束时是成功的？但我们不这样认为。当关系因男人或女人的引发而结束时，我们认为关系是失败的。

根据我们所论述的，公正的关系被发现是一种不能由男人或女人结束的关系。这样，公正的关系就是一种永久的关系。我们之前已经展示了一个公正的关系将是由智慧引导的。我们还同意不要将高攀择偶和男性对青春和美丽的倾向作为无知之幕背后的必要条件。在构建我们的公正关系时，忽视高攀择偶和男性对青春和美丽的吸引是否明智？那是不明智的。女人的美丽是否会达到一个临界点，达到巅峰然后开始下降？是的，可以这样说。一个男人对青春和美丽的偏好是否最能通过处于顶峰状态的女人实现？

确实是这样。男人对青春和美丽的 偏好最好通过这样的女人来实现。由此可见，一个女人在上升到巅峰之前，比处于巅峰状态的女人更不受欢迎。同样可以得出结论，从巅峰下降的女人比处于巅峰状态的女人更不受欢迎。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男人对青春和美丽的偏好就是对巅峰女人的偏好。那么高攀择偶呢？一个花了十年时间建立事业的男人是否比刚刚开始的男人性市场价值更高？确实是这样。由此可见，一个在性市场价值上不断上升的男人是否可以无限制地继续上升？还是他也会达到巅峰？当然，一个人不能无限制地持续上升，因为生命是有限的。因此，存在三种可能性。在第一种情况下，他在死亡时处于永久的上升状态。在第二种情况下，他达到巅峰，但之后不下降。最后，他达到巅峰后开始下

降。如果一个男人正在上升，那么可以说他已经达到了那些最能满足高攀择偶的状态吗？当然不是。由此可见，一个男人只有在达到巅峰时才会达到这个状态。因此，高攀择偶的目标是一个巅峰状态的男人。那么女人是否被吸引到高攀择偶本身的终点呢？是的，这是真的。因此，女人的高攀择偶是对巅峰状态男人的偏好。有九种可能的男女配对组合：

上升中的女性和上升中的男性

上升中的女性和巅峰状态的男性

上升中的女性和下降中的男性

巅峰状态的女性和上升中的男性

巅峰状态的女性和巅峰状态的男性

巅峰状态的女性和下降中的男性

下降中的女性和上升中的男性

下降中的女性和巅峰状态的男性

最后是下降中的女性和下降中的男性

正如我们先前所示，一个男人对青春和美丽的偏好是对巅峰女性的偏好，而女人的高攀择偶是对巅峰男性的偏好。因此，只有这九种可能的配对中的一种可以形成一个公正的关系，因此，一个公正的关系是一个巅峰女性和一个巅峰男性的配对。这有一些结果，如果确实存在在死亡时达到巅峰的男人，那么这样的男人永远无法找到自己的公正关系，因为他在一生中从未达到过巅峰，因为不存在一位女性可以在美丽方面一直上升到死亡点。对于这样的男人，不存在可能的配对。那些达到他们的巅峰并且永远不进入下降状态的男人也同样如此。

然而，我要暂停一下，认为这两种类型的男人实际上并不存在，虽然我并不打算对这一结论进行正式的论证，让我们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达到巅峰然后进入下降状态的男人身上。然而，首先让我们尝试确定构成女性巅峰的点以及构成男性巅峰的点。我们先前论证过，对于女性来说，巅峰是指女性的美丽达到巅峰然后开始下降的那一刻。现在，我很少在我的视频中引用研究，但由于我决心确定女性巅峰的年龄，我可以做个例外。有一项调查研究调查了男性对女性美丽的评价，基于照片。结果显示，被评价为最有吸引力的女性是 21 岁。

因此，根据这项研究，让我们认为女性巅峰是 21 岁。男性平均达到巅峰的年龄可以通过

类似的方式确定，但男性的巅峰应该不是基于美丽，而是基于高攀择偶的目标，即收入的巅峰。我找到的一项研究显示，男性的收入在他们五十多岁的早期到中期达到巅峰。因此，让我们得出结论，男性巅峰，即他获得那些高攀择偶目标的极限，可以设定为 54 岁。如果我们接受并使用这些数字，那么我们必须得出结论，公正的关系发生在一个女性在她的 21 岁的巅峰和一个男性在他的 54 岁的巅峰之间，因为从这一点开始，两者都进入了下降状态，关系变得永恒。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结果是，这些年龄带来的。虽然女性可能从 21 岁开始进入下降状态，但仍然有一个我们称之为“墙”的急剧下降的阶段。让我们假设女性在 30 岁左右撞到这堵墙。如果一个 21 岁的女性与一个 54 岁的男性搭配，那么在女性的外貌急剧减弱九年后，男性将已经年满 63 岁。那么在 63 岁左右，人们会发生什么呢？他们会退休。一旦女性撞到墙上并失去她的美丽，关系就会发生变化。

男人退休并失去了他的收入，以及可能来自工作的任何地位。由于男人和女人都在巅峰时搭配，两者都达到了生活中可能的最好的交易，男人在青春和美貌方面，女人在高攀择偶方面，都无法再取得更好的交易。就这两个生物学要素而言，我们为巅峰女性分配的年龄似乎是直观合适的。然而，我们为男性分配的年龄似乎容易引起抵触，尽管论据的力度很强，但似乎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得出的男性巅峰年龄是根据社会和技术力量而非生物学来界定的。

也许曾经有一段时间，高攀择偶的目标与男性的生物状态相关联。可以合理地假设，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男人的巅峰可能是在 30 岁左右，这将是情况，如果他的身体力量直接与他获取高攀择偶目标的能力相关。然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与生物学的关联并非如此，至于男性的巅峰而言，如果我们考虑到 54 岁的年龄，我们会发现社会和技术条件已经取代了对男性资源获取的任何生物学锚定。

现在，我们不要忘记，公正的关系是一个巅峰男人与巅峰女人的配对。21 岁和 54 岁的年龄只是指示在当前社会和技术条件下，人们可能找到这样的男人和女人的年龄方，然而，这些年龄本身并不一定是所有地方和时期的正确年龄。

我将以对到目前为止所论证的内容的简要总结来结束这个视频。已经证明，如果一个人自己是公正的，那么他应该更喜欢独身而不是一个不公正的关系。还证明了公正的关系是永久的。最后，表明了一个公正的关系是一个巅峰女人和一个巅峰男人的配对。尽管这个视频提供的描述并没有涵盖公正关系的所有方面，但应该为一个男人构建基础，如果他确实认为追求关系是他应该追求的事物。

由于这个论证是在无知之幕后构建的，如果有人基于情感反应而拒绝它，这并不令人意外。再次强调，我致力于建立一个公正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你的激情和欲望可能驱使你追求的关系。感谢您的倾听。

寻求自行之路

在这个视频中，我想从 MGTOW 的边缘开始，向外看，超越其边界。毫无疑问，我们 MGTOW 社区内，无论对 MGTOW 的任何特定解释如何，至少承认一点：MGTOW 有一个边界。现在，这不是一个试图界定谁是谁不是 MGTOW 的视频。不，这是一个旨在探讨“走自己的路”这个元素的视频。

我们将这个被称为“走自己的路”的元素视为完全流动的，因为对每个个体而言，这是主观的。这个“走自己的路”的元素就是 MGTOW 本身的边界，因为 MGTOW 对于这个“走自己的路”会是什么样子，没有任何发言权。不，甚至更加慷慨地说，在 MGTOW 的边界之外，MGTOW 将你丢给狼群，并要求你朝那个方向前进，而 MGTOW 自己则以不帮助你找到那个方向为傲。在某种程度上，这是 MGTOW 内部的一种残酷。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一旦尼奥从矩阵中被拔掉并被冲进那个肮脏的池塘，我是说，墨菲斯只是拍拍手，为完成一项出色的工作而自命不凡，然后将他的船驶向其他地方，将尼奥留给他的命运。如同在美国释放奴隶时，许多人不知道如何生活，你知道，离开了种植园。奴隶生活在获得自由之前，并没有以任何方式使他能够在外部世界中自立。尽管获得了自由，但安全、稳定和方向也从奴隶身份那里剥夺了。

从第一个类比中，也许作为 MGTOW 的我们对那些我们释放出去的人有一定的义务，也许我们需要提供至少一个大致的框架，说明一个人如何走自己的路。从第二个类比中，也许我们应该接受警告，如果我们不建立那个大致的框架，那么红丸觉醒的男性将面临新的问题.

一位新近成为 MGTOW 的人可能会说以下的话：“在我们生命的旅程中途，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黑暗之林，因为我错过了一条笔直的路。哦，我的上帝，这是多么难以说出的事情。是什么力量，野蛮、粗犷而严酷，一想到它就令人恐惧。”这片黑暗之林就是在没

有得到有效的指导下产生的。但与但丁找到弗吉尔作为他的向导不同，我们这些走自己的路的人却没有这样的向导。因此，对于那些希望追随和那些需要向导的人，让我帮助你度过这片黑暗之林。

让我问你这个问题：在你的脑海中浮现出什么？如果我说我过着基督教的生活方式，那么肯定你会想象我每周日参加教堂，可以想象我每晚在床边祈祷，我的墙上可能挂着十字架。同样，你也可以想象我会努力以希望别人对待我的方式对待他人，我会重视慈善，并可能在庇护所做志愿工作。如果我受到打击，你期望我会宽容地承受；如果我避免了诸如懒惰、贪婪、暴食、奢侈或傲慢等致命罪行，你会点头同意这也是有道理的。你会继续观察我做出符合基督教框架的决定，而我之所以这样做，你就会得出结论，我是为了追随上帝、避免地狱而过上基督教的生活，即为了救赎。

但如果你看到我作弊或偷窃，你会对我不太基督徒的行为表示不满。支持堕胎对我来说也不是很基督徒的行为，是吗？不，不是的。但如果我说我过着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你不会想象我每天五次朝麦加方向祈祷吗？你不会期望我参加清真寺、尊重斋月，并在生活中根据《古兰经》做出选择吗？如果我相反地做了这一切，你不会认为我是个不称职的穆斯林吗？是的，你会。那我为什么要做所有这些事呢？再次为了追随真主，以获得救赎。

但如果我们按照这种思路来思考，如果我告诉你我过着哲学的生活方式，你脑海中会浮现出什么呢？你会想象到任何特殊的崇敬之书吗？你会想象我实施日常仪式吗？你会想象我根据某个更高目的做决定吗？还是你会想象我拼凑了一套简单的规则，简单地称之为我的哲学，并按照这个生活？如果你想象我拼凑了一套规则来生活，那你就错了。你看，在哲学生活中，确实有特殊的崇敬之书，也有日常仪式，也有一个指导道德决策的更高目的。

现在让我看看是否能澄清所有这些。在公元 529 年，寻求通过神学正统实现政治统一的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关闭了雅典的哲学学派。关闭的思想学派是柏拉图学派和斯多葛学派，而古代伊壁鸠鲁主义在两个世纪前就已经衰落，亚里士多德学派则部分被柏拉图学派吸收。但为什么查士丁尼皇帝要关闭这些思想学派呢？毕竟，在柏拉图学派或斯多葛学派中，没有被崇拜的神或上帝。这些学派不仅仅是学术企业。你看，今天你把哲学想象成一种脱离生活的学术企业，而宗教，比如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一种生活方式。然而，在古代世界，情况正好相反，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基督教主要是一个理论框架。宗教通过将基本的基督教信仰延伸到一系列实践、仪式中，使之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一旦实现了这一点，为了保持文化正统，查士丁尼皇帝就需要消除竞争的生活方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哲学逐渐变成了不过是抽象理论，不是为生活而采纳，而是仅仅用于思

索的东西。但让我们来对比基督教和斯多葛学派，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在基督教中，你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救赎，这一机制是过上像耶稣一样的生活。《圣经》成为你汲取灵感的源材料，为了最好地模仿耶稣的生活，你需要祈祷，以便基督教的信息和生活方式深深印在你的脑海中。我只是想想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主祷文的最后七行清楚地对如何行为提供了明确的道德指导，这祈祷中百分之七十是道德教导。

现在让我们与斯多葛学派相对比，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在斯多葛学派中，你的终极目标是达到幸福，而幸福宽泛地翻译为快乐。这一机制是净化你的生活，摆脱激情。辛诺阿修斯、克兰修斯和克里索普斯的著作成为你汲取灵感的源材料，为了最好地净化你的生活，你需要进行精神锻炼。那么，精神锻炼会是什么样子呢？威尼斯的皇帝马库斯·奥勒留斯是一位虔诚的斯多葛主义者，他的著作《沉思录》正是这样的书，它是由一系列短小的斯多葛灵性锻炼组成的。其中一个例子如下："你一生的幸福取决于你的思想质量，因此要小心保护，并确保你不抱持与道德和理性相不符的想法。"

现在这个精神锻炼是道德教导，其功能在于深深灌输你需要将与美德不匹配的观念清除掉。对于懦弱、复仇或贪婪的思想，你需要在其进入脑海的瞬间将其扼杀。精神锻炼存在的原因是因为，遵循它直接引导你清除情感，因此有助于实现"尤德蒙尼亚"（幸福美满）。

现在，为什么需要不断重复这样的精神锻炼呢？因为重复可以训练你的潜意识，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为其构建通道，就像某人练习武术一样，反复练习相同的动作，以便在真正需要使用它们时能够反射出来。

基督教是一个内部一致的系统，虽然有人可能持不同意见，但为了这个视频的目的，我将坚持认为它是一致的。斯多葛主义也是一个内部一致的系统。现在这很重要，因为每个系统内的规则都不是随意的。有些事情你需要做，有些事情你不能做。每个系统的终极目标是决定其中所做和所不做的力量，基督教的终极目标是救赎，而斯多葛主义的终极目标是尤德蒙尼亚。

现在有四个哲学学派我想介绍给你，首先是我们已经谈论过的斯多葛主义，斯多葛主义生活方式的最高原则是实现尤德蒙尼亚，通过避免快乐和自我利益来实现。下一个是伊壁鸠鲁主义，伊壁鸠鲁主义的指导原则是实现阿塔拉克西亚。阿塔拉克西亚是一种清晰的坚固的宁静状态，以持续摆脱烦恼和担忧为特征。第三个学派是毕尔干主义，毕尔干主义是怀

疑主义的最纯粹形式，其目标也是阿塔拉克西亚，然而，伊壁鸠鲁斯认为阿塔拉克西亚是通过一种享乐主义实现的，而海拉斯认为通过知识怀疑主义实现。第四个和最后一个学派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该学派的最高目标也是尤德蒙尼亚，但亚里士多德与泽诺不同，不认为消除激情是正确的做法。在亚里士多德主义中，幸福是通过沉思的生活和追求美德实现的。

这四个哲学学派都提供了一个内部一致的系统，其中包含文字和精神锻炼，旨在引导你走向该生活方式的目标。至于这些学派哲学文本的抽象内容，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些是精神锻炼的一部分，通过反思文本，你可以更进一步地接近所陈述的最终目标，通过评论和写下你自己的论点，你也在进行一种精神锻炼，目标是转变自己。这些学派会将你转变成什么样呢？一个已经达到任何这些生活方式的绝对掌握的实践者是贤者，贤者是智慧的活体化身，是某个特定学派生活方式的理想化体现。任何一位贤者的共同特质是持续的幸福和宁静，你的哲学家之路的进展并不是由你能够背诵复杂的论点或在辩论中击败别人来决定的，写书或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你作为哲学家的进步是通过你的行动有多接近任何给定学派呈现的生活方式来衡量的。一个人可能在高度抽象的东西上完全失败，但仍然可以过上与消息一致的生活，这样的人也会收获这种生活方式的好处。

我到目前为止所说的，明显与人们在学术界看到的情况大相径庭，如果可以称之为哲学家，那么学术哲学家活着为了出版，为了获得终身职位，以及出于与他们所谓的专家领域的文本完全无关的无数原因而存在。现在这些人是文字的爱好者，而不是智慧的爱好者，他们玩弄文字游戏，沉湎于悖论，完全忽略了树木，只看到了树叶。

对于学术界而言，论点是哲学的产物，而对于古希腊的哲学家而言，他的生活才是哲学的产物。现在让我问你，你有多少次听到了这样的问题：“你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紧接着的回答是：“我只是想快乐。”但这样回答的人中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幸福是什么，有多少人花费了有意义的精力去寻找这个答案？很少。如果我要慷慨的话，这些人的回答总是循环的。这些人说幸福就是做让我开心的事情，那么喝酒让你快乐吗？为什么不终身饮酒？看电影让你快乐吗？那就什么都不做，一辈子都看电影。奇怪的是事情并不会那么简单，对吧？要实现更高的目标，如尤德蒙尼亚、阿塔拉克西亚、救赎甚至愉悦，你需要遵循适用于每个目标的规则，而这些规则不是你一路上随便捡起的一堆梗，它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致系统，其规则是通过仔细的论证和辩护得出的。

你的整个生活需要与这些规则一致，而且通常你会发现，你需要做的事与你所相信的相反。这就是为什么我对那些正在锻造自己道路的“米克陶”说：米克陶从未承诺过你的生活不会糟糕，仅仅因为你咽下了红色药丸。米克陶对如何过上你的生活一概不说，米克陶既不

会将你引向毁灭，也不会引导你走向幸福。事实上，它不会引导你去任何地方，只会带你游览九层地狱，那就是两性动态。但一旦旅行结束，你就会被扔进炼狱，没有任何指导来帮助你穿越炼狱。要导航你在炼狱中的道路，你需要一位新的向导，这位向导就是哲学，这个视频的内容就是你的向导。你需要探索你的信仰体系，并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你是什么样的存在来说，最高的目标是什么。你需要得出结论，人类的最高目标是什么，是幸福、宁静、快乐、救赎还是沉思？一旦你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你现在可以走出炼狱，升上天堂的层次，由反映你的信仰体系的思想学派引导。在你离开炼狱的时候，你将确切地知道谁将是你的向导。

MGTOW：愤怒、仇恨与幸福

愤怒是米格道社区中常见的现象，各种程度的愤怒都经常出现。所以红丸之怒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批评，尤其是在米格道某些论坛，里面所有强度的愤怒都有。

还有一种对米格道社区的污蔑，那就是仇恨，也就是对女性的仇恨。我怀疑普通的蓝丸母体男思维会沿着某种推理链条发展,他们会认为如果一个人足够长时间或足够强烈地愤怒，那么这种愤怒必然会转变成仇恨。所以当这些外部人看到米格道内部的无休止的愤怒时，他们只能得出我们都憎恨女性的结论。愤怒的态度看起来似乎永无止尽，特别是如果你只是看一些米格道 视频的评论区，你会发现总是存在愤怒的声音。因为每个新的男性接受了"红丸"之后都很可能会陷入红丸之怒，米格道免不了这些新的红丸者的加入。所以那些愤怒的红丸人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这些愤怒的男人总是喜欢大声疾呼，但其实他们并不是出大声的甚至是出声的中的多数。但他们肯定是被注意到的大多数，因为冷静的推理不会留下记忆，而目睹愤怒则会。外部观察者只会记得大多数愤怒的男人，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得出结论，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以至于冷静的米格道变成了例外。

这种推理与信仰的合并使得外部观察者得出结论：愤怒必然会导致仇恨，我们现在也都是厌女狂。这很有意思，因为即使愤怒必然导致仇恨，这种仇恨的目标也会在组内不同，有些人可能仇恨女性、仇恨社会、仇恨国家、仇恨女权主义，还有些人可能会仇恨自己。

但是，外部人只提出了妇女作为所谓仇恨的唯一合法目标，这不仅有趣，而且具有讽刺意

味，这是盲目崇拜女性的一种现象。我想说，如果你想恨，你怎么敢不将女性置于你的仇恨优先名单之首呢？但是，我们是否憎恨女性呢？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明确使用这个词的含义，词典定义并没有特别说明。它只是说仇恨意味着对某物的强烈厌恶，

这实际上是对仇恨的一个非常差的解释。恨与强烈的不喜欢截然不同，仇恨是对憎恨对象消失的渴望。这是一个勇敢而明确的仇恨定义，而不是像娘娘腔一样喊着“我讨厌你”，然后吃维生素，以便你不会生病。如果你要指控米格道仇恨，那么至少米格道没有把男的搞成娘娘腔，但是，如果我想要小明被摧毁，这是否意味着我憎恨所有男人或所有人类呢？当然不是。因此，我们现在需要为一个人的仇恨范围设置一些限定条件。

因此，假设我的仇恨只局限于小明，那么它被称为局部仇恨，因为只有小明参与了仇恨的成分，而假如我憎恨小明是因为我憎恨所有男人，那么我的仇恨就是全球性的，它涵盖了所有男人，历史上的、现在的、未来的，无论他们存在于地球上还是其他星球，都在其范围内。因此，它也包括小明。

那么问题现在变成了，米格道是否希望所有的女性，包括地球上、其他星球或替代维度中的历史、现在和未来的女性都消失，这就是厌女症，也就是对女性的全球性仇恨，这就是米格道的主张。如果一个人仇恨自己，那么意味着他一定希望自己消失，为了实现这一点，他会自我了结。现在我们有米格道这个组织活着了，他们似乎没有自我了结，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他们不仇视自己，然后必然也不仇视男人。如果他们仇视男人，并且自己也是男人，那么他们早就应该自我了结。

米格道是否强烈反感他们的本性的某些方面呢？当然是的。他们谴责那些支持女本位主义的“软男”和“白骑士”。米格道还认为，女本位主义根植于人类的本性。这意味着，米格道也是女本位主义者，但他们选择克制自己的本性。因此，如果他们憎恨女本位主义，那么他们必然憎恨自己和他们的本性。既然我们已经确认米格道不憎恨自己，那么他们也不憎恨自己的本性，他们并不憎恨女本位主义，只是非常非常讨厌它。因此，当男人谴责女本位主义时，他们只是强烈反感这种不健康的人类本性，而并非全球仇视女性或厌恶。因为这样的仇视也会要求他们憎恨自己，但即使这样，他们仍然不会充满仇恨，只是缺乏理解。因此，米格道可能憎恨女本位主义，但他们不是厌女症者。

或者他们不憎恨女本位主义，也不是厌恶女性的人。由于米格道不憎恨自己，他们也不是厌恶人的人。因此，似乎厌女症与米格道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但是，如果一个男人全面憎恨女人，可能与米格道无关而仅仅是因为他个人原因引起的。但是这也不是厌恶女性，也不是来自米格道的任何想法。

因此，由于米格道的思想在逻辑上与厌女症不一致，内化米格道的思想不能导致对女性的全面或个别憎恨。你看，米格道尝试向男性传达的信息就像是伊索寓言中包含的教训一样。你知道蝎子和青蛙的寓言吗？如果你不熟悉这个寓言，它大概是这样的：有一个蝎子坐在湖边，这只蝎子想到达湖的另一边，于是他看到了一只在湖中游泳的青蛙，青蛙离他不远。蝎子对青蛙说："青蛙，你过来一下，帮我一下好吗？"于是青蛙游到靠近岸边的地方，蝎子就爬到了青蛙的背上。蝎子说："听着，青蛙，我想到湖的对岸去，可我不会游泳。你能不能让我爬到你的背上，你游过湖，带我过去？"青蛙说："你不是真的吧，蝎子。我知道你想干什么，我让你爬上我的背，我们游到湖的对岸，然后你这混蛋会扎我。"蝎子回答说："不不不，青蛙，你误会了。这样毫无意义。如果我们在湖的中央，我扎了你，我也会淹死。"青蛙说："说得对，蝎子，说得没错。"于是蝎子爬上青蛙的背，游到湖的对岸。然而，在湖的中央，青蛙突然感到一阵蝎子的毒刺，开始失去知觉。青蛙感觉自己即将淹没，于是问蝎子："你为什么这样做，蝎子？你知道这样你也会死。"蝎子回答说："我控制不住自己，这是我的本性。"

这个故事的警示就是米格道试图向其他男性传达的警示。如果青蛙是一只米格道的青蛙，他首先会问自己，为什么载着 那只无聊的蝎子对他有什么好处？然后意识到，实际上除了个人风险之外，没有任何可获得的收益，他会告诉蝎子，作为一个强壮和独立的蝎子，他可以绕过这个湖去到达湖的另一边。然后，米格道青蛙会高高兴兴地游回到和其他米格道青蛙朋友在一起，享受一下啤酒。米格道青蛙从未考虑过解决蝎子的问题，他只想自己游泳而没有任何负担。真正受欺骗的是那些蓝丸的青蛙，他们被蝎子告诉游到某个地方，而背上还负重。他们的奖励只有一个——早死。虽然我们已经证明了米格道和被称为厌女症的全球女性仇恨是不兼容的，但我们也应该探讨一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指责米格道有这个倾向。

也许我们需要探讨一下红丸的存在主义现象。尝试绘制一幅人生画像，描述接受红丸是怎样的体验，这样男人将会主导他的人生，因为这是一个残酷的信仰集合，你知道，涉及社会法律的信仰，以及关于人类关系的信仰。

他所相信的有些事情他喜欢，有些事情他不喜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变得越来越舒适，他开始信任这些信念，他把他不喜欢的事情视为生活中必须应对的固定的事实。他将武装自己来对抗周围的危险，并对被认为是盟友的人产生信任。

这样，他将生活多年。但有一天，他可能会遇到红丸的想法，这些想法一开始会感觉非常陌生，他会抵制它们。毕竟，他的当前信仰更安全，他毕生都在遵循着它们，而且这些信仰使他感到舒适、安全，他相信它们。他相信其中一些信念，以至于他已经把自己的未来

押在了它们身上。但是，这些红丸的想法他无法轻易地摆脱，因为它们似乎比他目前的信念更全面地解释了他的过去经验。逐渐地，他开始思考这些想法，并将它们套用到过去。它们似乎能够更好的解释他的过去经历。他或许对某些红丸的想法有所了解，只是形式略有不同，而其他的想法，有时只要别人指出来，他就立刻可以自行理解。但是，一旦这个男人开始理解红丸的想法，他的生活将不再和以前一样。

当他遇到足够多的红丸的信念时，他开始将它们追溯到他的过去，重新描绘了整个人生历程。过去，他可能认为自己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但现在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傻瓜。先前他自认为勇敢，但现在他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可以被随意牺牲的人。这让他很不爽，因为对自己的反思让他对自己的形象产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他以前的分手情节现在重新出现在脑海里，女人不再只是个别的坏苹果，她们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计划周密、有预谋的集团。他曾把女人的嗜好归结为个人癖好，现在却觉得这些归结为所有过去的爱情关系中的常见行为。他信任过的女孩现在背叛了他，不仅如此，多年来她们不断耍弄他。更糟糕的是，这些信仰曾经是他未来希望的支柱，但现在不仅他的过去被重新描绘，他的未来计划也在同一时间崩塌。一下子，他陷入了恐惧之中。那些在接受红丸之前他非常向往的事情，他现在仍然向往着。

但是你意识到，它们并不存在。虽然你的智力告诉你它们只不过是你的臆想，但你的情感，那些你一生中一直训练和期待的情感，却在这时背叛了你。那些情感为你的愿望和幸福建立了基础，现在却让你在需要它们的时候失望了。现在它们持续不断地渴望，而你的头脑却在试图阻止它们。一场内心的内战开始在你的内心肆虐。你如何知道，是什么引发了这场战争，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情况？愤怒得要求报复，因为这种不公的对待是不可承受的大不义。

但是，你可以对谁进行报复呢？谁来负责这一切？在这个关键时刻，内心愤怒和正义感交织激荡，最终让你意识到你和过去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脱离。所有的桥梁都已经被烧毁，新锻造的红丸人已经无法回到他的旧生活。这场内战的结果最终将决定他将走向何方。所以，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愤怒是为复仇而生的，对不应该受到的欺负的复仇欲望。愤怒与人的正义感息息相关，他甚至说，一个人如果对不应该生气的事情生气，那么他就有问题了。而且，我的朋友们，一个毫无正义感的人会对于对他的侮辱没有任何反应，新锻造的红丸人确实感觉到了严重的不公和正义。

但是，与所有的情感一样，愤怒也有一个黄金平衡点。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必须在正确的程度、正确的时间、正确的事情和正确的持续时间内发泄怒气，让正义与勇气相得益彰，而不是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懦怯，另一个是鲁莽。

因此，我们必须将节制和谨慎这些优点应用于我们的愤怒之中。然而，红丸人应该努力追求什么样的黄金平衡点呢？我是说，什么程度、什么时间、什么事情和什么持续时间是正确的呢？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先找出那个愤怒的红丸人内心战争是如何结束的。你知道，在那场内心的斗争中，他的头脑告诉他他渴望的世界并不存在，但他的欲望仍然驱使着他，尤其是现在，他迫切想要克服自己的理智。

但那些选择将女人作为怒火发泄对象的男子会发生什么呢？他的愤怒要求报复，但他的目标却含糊不清，因为没有一个女人伤害过他。

但是那个被背叛的男人心里燃烧着长久的仇恨，他不断寻找可以发泄的出口，转移自己的怒火，但却找不到。

于是，他开始秘密地报复。他的仇恨日益增长到顶点，他开始认为自己是好人，没有做错什么，如果女人与他截然相反，那么她们一定是邪恶的。这种反转使他陷入了秘密的仇恨和憎恨之中，但他的复仇和仇恨却无法维持下去。当它开始消褪时，他不再记得自己恨人的原因，从而陷入内心的战争中。只要他将女人作为攻击目标，他将继续过着这种内心矛盾的生活。

他对女人的渴望永远无法与他的信念相统一，因为他认为他想要的女人并不存在。他变成了一个厌恶女人的人。当他将责任归咎于女人时，他会愤恨不已。他对自己喊道：“可是我只想要一个普通女孩，没有什么不切实际的要求。”但是，他过于信任女人，并对自己的期望过于不切实际，他希望她像男人一样爱他，像男人一样忠诚，像男人一样公正。当这些期望破灭时，他对女人的看法变得令人憎恶。”

但这只是内心内战可能的一个结果。与此相反，另一个人可能会以新的“红丸”知识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这样他可能会找到一个自己解释不了的女性，可能是他的母亲、姐妹、祖母或认识的某个人，他的思想会努力让这一例外适应红丸的认知，因为如果有一个女性不是“那样的女人”，那么可能还有其他女性也不是。

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女性，那么女性才不是被责备的罪魁祸首。这个人会选择把责任归结于社会的某些方面，例如法律、社会规范或政治意识形态。在这个男人身上，红丸知识与对女性的欲望之间的斗争得到了解决，他的对女性的欲望战胜了红丸知识，但他不能完全回到蓝丸的信仰，他说他相信大多数女性都不是“那种女人”，但是社会造就了这种女性。

于是，他成为了一个男权活动家（MRA），他会通过公开行动抗议他认为应该被责备的社会方面。有些人选择支持女权主义，有些人支持母权主义，左派或右派，法律等等，MRA

通过向自己保证他能够找到一个“不是那种女人”的女性来满足自己对女性的渴望，只要他足够努力去寻找。一些他蓝丸的幻想也再次被点燃。

（编者按：我为什么把这么逆天的一段话放出来呢？因为也这是社区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把 MRA 和 incel 都当成傻子,他这里说的跟 MGTOW 与 MRA 互斥一样，实际上很多著名的 MRA 同时是也自称为 mgtow 实行 mgtow 的生活方式并宣传 MGTOW 哲学。这里强烈建议与 avfm 文集的第一篇文章:“**MRA 与 MGTOW：解释 MRM**”和“**偏执的 YouTube 宗派主义者如何试图劫持和重新定义 MGTOW**”与月明的“**论小乘 mgtow 和大乘 mgtow**”结合来看，虽然我个人在研究和宣扬 mgtow 哲学，但我个人避免与米格道这个标签扯上关系。因为我知道它作为一种哲学它的最深处是远离道德一元论的，但是现在它作为一种思潮是极其道德一元论的

再回到这个文章中来。**很简单，把这篇文章中的 MRA 想成反女权不反女本位的“龟权”**）

但是需要澄清的是，他会保护自己，但他不会寻求完全新的未来。他既没有愤怒，也不憎恨。最后，像 MRA 一样，他找到了女性中的例外，他花费了时间仔细观察这些例外，他在思考红丸理论时，采取了细致入微的态度，考虑其如何表现。经过深入评估，他发现那些例外女性并不是例外，只是同一主题的变化。

MRA 看到他的母亲与父亲一起经历厚与薄，产生幻觉，认为这是一段完美的婚姻，一直持续到永远。第三个男人看到的同样女人只是因为没有其他选择而留在那个男人身边。在这个第三个男人身上，内心内战结束了。他的理智胜利了，克服了对女性的欲望。然而，他没有责怪女性，他像众所周知的伊索寓言一样，断言人类的天性应该受到指责。他把男女之间的动态、女权至上主义、女性攀高等归咎于人类的本性。因为他不能公开向这种本性复仇，所以像厌女症者一样，他暗自复仇。

他选择退出这种男女之间的动态，成为了米格道。

他寻找一种新的未来、一种新的方式，一种不让他与这种本性冲突的方式。他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解决了自己的愤怒，他既不憎恨也不生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内战的三种解决方案，我们看到了三种不同的人——首先是厌女症患者，他是一个纯粹的愤怒的、双重天性的人，缺乏细腻和抽象的能力，只关注他身边的事物，因此他选择了一个表面的目标作为报复的对象。他的生活将是最糟糕的，他充满仇恨和痛苦，这种内心战争让他灰心丧气。

MRA 比厌女症患者更加成熟，对自己的情感有一定的控制，他的思想已经超越了原始的本能，他是一个活跃的人，找到了自己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从中寻找荣誉、地位和权力，这些推动力让他处于更高层次的理解角度来看待人生，而不是厌女症患者只追逐激情。

你知道，这个男人的生活将会比那个厌恶女性的人更美好，因为他更聪明，更少畏惧，更有能力去塑造世界。而另一方面， 米格道 男人在另外两个人看不到细微区别的时候，能够清楚地看到区别和细微差别。

他并不免疫自己的情感，但是将其用作工具来服从自己的理性。他会深入而谨慎地思考，不会满足于眼前的答案，但同时也不会被困在错误中，他总是追求更高更广的知识。你知道，他不仅仅满足于了解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地位，他需要了解所有事物之间的联系。事实上，有些人甚至不会满足于此，他们需要掌握整个现实世界中的所有事物之间的关系。相比之下，米格道 男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比 MRA 更高，因为他追求更高层次的答案。

你知道，这个米格道男人将会过上更好的生活，因为这是他自己打造的。正如 MRA 不仅仅会被自己的情感控制着，而是能够自由地挣脱社会力量或是外部压力的掌控一样，米格道 男人也不会被社会力量所掌控。因此，如果荣誉、地位、金钱或是肉体上的愉悦在米格道男人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会考虑到次要因素。

就像我们看到南北战争演变成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一样，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接近或远离自己真正的自我所导致的结果。

对于愤怒的黄金平衡，我们可以看到被情感支配的男人选择了最糟糕的目标，而第二个男人因为能够抽象出自己的情感而做得更好。最后一个男人则具有更广阔和细微差别的视野，不得不从更高的优势位置来看待问题。他的愤怒并没有完全消失，但他选择了更适当的目标来发泄愤怒。这三种不同的方法对应着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所思考的三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因为他认为人们选择这些方式是为了追求幸福。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决策都指向某个结束，但某些结束只是向其他结束的中间点。所以，如果你找到了一份工作，你不是因为想要一份工作而去做它，而是为了赚钱。但是这些钱本身也不是最终的目标，你想要钱是为了花费在其他事物上，而这些事物也有它们自己的目标。那么，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个目标就是幸福。为了达到这个幸福的最终目标，我们需要培养我们的美德。毕竟，他不能说懦夫、酒鬼或傻瓜会达到幸福。

但是要培养我们的美德，例如节制，审慎，勇气和正义，我们必须努力达到这种介于激情之间的黄金平衡状态。你知道，不是懦夫，也不是傻瓜，会勇敢陷阵冲锋的人才能获得幸福。只有勇敢的人能打破愚蠢和鲁莽之间的界限，达到黄金平衡。因此，在培养我们的美德时，通过追求那种黄金平衡，不同类型的生活将导致不同的结果。一些人比其他人有更好的幸福机会。

亚里士多德说，一个人要么选择一种享乐的生活，要么选择行动的生活，或者最后选择沉思的生活。沉思的生活是最高的，而激情的生活是最低的，而最常见的是行动生活。最终，弥撒唱诗班的人才能理解沉思的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应该憎恨，也不应该保持愤怒的原因，不是因为憎恨和愤怒是坏事，也不是因为社会要求你做出特定的期望。你不憎恨或保持愤怒是因为它会直接损害你的幸福。你放弃憎恨和延长愤怒是基于个人利益的自私行为。你这样做是因为你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因为你把自己的利益放在所有其他事情之前。

所以，最后我们看到，是的，红丸之怒可能会导致对女性的憎恨，但这是一个逻辑不一致的选择，与不同的混合思想相违背。事实上，当一个人最终理解了这些混合的思想时，这种愤怒是会消失的。

文明终结的分步指南

在我首次随缘购买到皮埃尔·阿多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之前，我曾经随机购买过另一本书，那本书叫做《思考致富》（作者：拿破仑·希尔），首次出版于 1937 年。

在《思考致富》中，拿破仑·希尔的目标是是找出美国排名前 500 位最富有的人的共同原因，他想找到一些共同的原因，以便建立一个成为富豪的理论。

在这本书的最后有一章我觉得非常引人注目，这一章叫做《The Mystery of Sex Transmutation》。在这一章中，拿破仑·希尔描述了这些富人在很大程度上都过着禁欲的生活方式，即对性以及手淫的禁欲。事实上，禁欲在拿破仑·希尔眼中是创造财富的一种理念。

《思考致富》这本书是基于拿破仑·希尔早期的作品《成功法则》的。《成功法则》最初于 1925 年出版，在 1925 年和 1937 年之间。拿破仑·希尔继续进行他的研究并完善了他的理论。现在，英国人类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 J·D·昂温（J. D. Unwin）写了一本名为《性与文化》的书，该书于 1934 年出版。在《性与文化》中，昂温研究了 80 多个原始部落和六个文明，涵盖了 5000 年的历史，并发现了人民的文化成就与其对性的克制之间存在积极的相关性。基于大量仔细搜集的证据，他得出的结论可以总结如下：

所有人类社会都属于四种文化类型之一：动物本能型（zoistic）、男性本能型（menistic）、神论型（daistic）或理性型（rationalistic）。在这些社会中，动物本能型显示了最少的

心智和社会能量，而理性型显示了最多的能量。

研究显示，表现出最少能量的社会往往是那些没有规定婚前禁欲，而婚后性放纵机会最多的社会。社会对性机会实施婚前和婚后的限制，将直接影响其文化状况，即社会的文化状况与对性的限制成正比。

根据昂温的观点，当一个国家变得繁荣时，它在性道德方面变得越来越自由，结果失去了凝聚力。这个过程，作者表示是不可逆的。整个人类历史中没有一个群体在没有绝对一夫一妻制的情况下变得文明化的实例，也没有任何群体在采纳了较不严格的风俗后保留其文化的例子。

如果昂温（Unwin）是正确的，那么随之而来的后果相当可怕。希尔（hill）和昂温以不同的尺度总结了相同的事实。希尔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人产生财富的动力，也就是他的动机、能量和决心的根源，植根于他的性能量。现在，不应该理解为这种性能量是通过获得性而排泄出去的。

富有的人通过禁欲的实践保留他的性能量，然后转化、升华或将其引导到产生财富的目标上。尽管希尔并不将财富的产生归因于单纯的性能量转化，但应该理解，性能量最终是推动人采取导致成功的行动的燃料。由此可见，一个持续释放性能量的人，无论是通过手淫还是性交，事实上是在以燃料为基础，缺乏推动去实现财富所需之事的动力。

这样的人事实上已经削弱了他实现伟大事业的能力。这样的人将变得懒惰，并且很可能对他已经拥有和取得的东西感到满足。在希尔谈到这种个人层面上的转化时，似乎昂温已经建立了一个关于这在社会层面上如何运作的理论。如果在一个社会中确实对性释放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那么可以推断该社会将有充足的性能量来用于文明建设和其他活动。

（编者按：这不就是赛里斯现状吗？限制男性获得性的机会逼迫男性结婚。然后再通过婚姻与之配套的一系列东西来拉动 gdp。如 paul elam 所言：婚姻不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契约，是男性和国家之间的契约。国家需要结了婚的男性当牛做马，把国家扛在肩上前进。

不过整的实在太狠了，把逼价炒上了天，把女的惯的太傻，还有的各种外部因素，提前几年爆完了大部分龟男的金币）

当性释放的机会丰富时，那些必要的创造的活动开始停滞，最终倒退。因此，可以推断，对婚前性行为的禁令、对卖淫的社会污名，我是指对手淫的社会污名，以及将婚后性行为限制在繁殖上等机制，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动力之源。

如果在婚前可以有大量性行为或在婚后可以有大量性行为，社会能量将陷入低迷。只有在

婚前几乎没有性行为，婚后性行为量较低时，社会能量才会高。昂温借鉴了弗洛伊德的理论，并希望验证性能量升华是否确实存在。昂温通过他的研究发现，性能量的升华通常以两种方式重新利用：扩张性和生产性。像探索领土、征服、殖民和商业等活动被认为是扩张性和生产性的活动，被视为社会内部的进步或社会的繁荣。

例如，创造价值观或掌握电力的能力，因此，人类的性能量可以被分配到文明的其他方面，比如技术进步、艺术、建筑或征服其他民族。经过对各种文明的仔细评估，包括罗马人、希腊人、克米尔人、摩尔人、巴比伦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内，昂温发现了一个明显的模式。性忠诚与文明的繁荣之间存在着完美的相关性。他发现，性事上的纪律将社会能量用于更具文明性质的目标，验证了弗洛伊德式的社会层面的升华。

因此，昂温指出，证据表明在过去，一个阶层之所以能够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它具有巨大的能量，并且在其崛起时，其性规定总是严格的。只要其性规定要求婚前和婚后的节制，它就能保留其能量并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我不知道有例外的情况。那么到底是哪些严格的性态度和规定有助于社会的繁荣呢？

嗯，答案是异性恋一夫一妻制。对于昂温来说，社会的基础主要是性，而异性恋一夫一妻制是规划、建设、保护和培养家庭的最佳安排。如果足够多的异性伴侣做出一夫一妻制的承诺，文明的能量就会被引导到促进最坚实的社会基础——家庭。不幸的是，每个文明都允许其成功改变其道德准则和行为，尽管每个文明的成功都与严格的性伦理有关，但对待性的态度变得越来越自由和松散。婚前、婚外和同性关系蓬勃发展，个体开始将个人欲望置于共同利益之上。

淫乱的增加对社会的维护和创新所需的社会能量产生了随后的减少，最终每个文明都变得不太凝聚、不太进取和不太坚决。在这个过渡阶段的文明最终会因为内部的无政府状态革命或被具有更大社会能量的入侵者征服而崩溃。按照昂温的说法，无论其他特质如何，他所看到的文明循环都是这样的：这些社会生活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属于不同的人种。但他们的婚姻风俗的历史是相同的。起初，每个社会对性规定有着相同的看法，然后发生相同的斗争，表达相同的情感，做出相同的变化，产生相同的结果。每个社会都将其性机会减少到最低，并展现出巨大的社会能量，取得了巨大的繁荣。

然后，它扩展了其性机会，其能量减少并逐渐消失。整个故事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其毫无变化的单调性。TFM 提出了他的女本位周期循环理论，现在他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昂温的支持。

然而，我觉得昂温的理论还有些不完整，尽管我没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论据来支持我接下来

的一系列观点，但我相信我的理论将为 MGTOW 社群提供一个可以探讨的好方向。如果女性天生是享乐主义者，而女性是性要求者，而男性渴望从女性获得性行为，那么可以推断男性将尝试满足女性的享乐主义欲望，为此将需要以吸引性要求的方式彰显自己。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可以争论说，文明最终是通过男性的性能量来满足女性性要求的欲望。

基本上说，男性建设文明只是为了追求性满足，因为性要求没有上限，男性需要不断创造更为宏伟的事物，以打动女性。这并非是一个决定性或完全深思熟虑的论点，请将其看作是思考方向而非结论。在多大程度上，文明的存在，包括其规则、发明和艺术，是男性生殖焦虑的产物呢？

另一种提问方式如下：既然洗衣服与采矿相比是一项相似的工作，而女性负责洗涤衣物，社会中洗衣机的存在是否归功于性要求？性要求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男性手中产生的事物？性要求是否对文明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性要求，文明是否仍然会出现？换句话说，否则男性是否会费心去建设它？

除了这些问题，我们还面临另一个令人震惊的问题。如果确实如昂温所说，性解放是不可逆转的，只能通过内部无政府状态的革命或被更有活力的文化征服。那么欧洲将面临这两种命运中的哪一种呢？在第一种情况下，必然会发生完全的社会崩溃，随后是一个重新塑造现有文化的新政权，或者我们将被另一种文化吞噬。

在那段无政府状态的时期，或许日本由于其孤立和反移民政策的原因，有可能通过一场革命拯救自己。然而，在欧洲，情况看起来就不同了。穆斯林国家对性进行抑制，因此根据昂温的说法，它们具有高度扩张的文化能量，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穆斯林国家如何应用这些文化能量。在欧洲国家陷入内乱并拥有庞大的穆斯林人口的情况下，秩序的恢复是否实际上会发生呢？

由这一穆斯林人口实施他们自己的规则，似乎如果我决心摧毁一种文化，我会首先实施性解放，然后当内部无政府状态的革命似乎在眼前时，我会开始大量引入来自更强大文化的人，这样当性解放的文化最终陷入混乱时，就有一支人口伺机而动，以自己的条件恢复秩序。不知怎的，我有一种感觉，一个典型的男性嬉皮士可能会对那些正涌入欧洲的更为喧嚣的穆斯林感到恐惧。如果确实已经说的是真的，并且如果在某些欧洲国家的所有生存问题上都要谨慎，那么我们应该做好 SHTF 的准备，确保自己熟悉《古兰经》，以防万一。同时，最好不要成为众所周知的无神论者，因为《古兰经》允许对不信仰者进行改宗，但对无神论者只保留死刑。

但是，我会在这里停下，除非我发现自己过于深陷于阴谋论的猜测。现在，我希望这段视

频能激发大家对昂温的工作以及性能量转化的“throdian”概念的洞察，昂温似乎为这一概念提供了支持。

朋友利用同性恋法律离婚的经历

我们都知道经历离婚的男人可能会面临的困境。我想在这个视频中与你分享我朋友与妻子离婚的故事。

我的朋友是一位中东人，是一位天文学家。他 18 岁时从中东移民到爱尔兰。他首先是以学生签证居住了近七年，然后转为工作签证，最终获得了爱尔兰公民身份。在爱尔兰，他遇到了一位波兰女孩。如果你不知道，爱尔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波兰的殖民地，波兰于 2004 年加入欧盟后大量波兰移民涌入该国。

我的朋友与这位女士交往了大约 2 年后结婚。那时的我还是一个蓝丸男，所以我当时无法给予他任何建议。他们的婚姻持续了大约一年，然后他的妻子离开了他。她虚假指控他家庭暴力，并提出了限制令。

这就是故事的第一段。这位女士在波兰出生和长大，换句话说，在东欧长大。她在都柏林待的时间不到一年就变成了典型的西方女性。

故事变得有趣的地方在于，爱尔兰法律要求已婚夫妇在能够合法提出离婚之前必须分居至少四年。我的朋友不想等那么长时间，因为他不想看到 4 年之内挣的钱都被离婚分走。在分居的前一年，他才刚刚开始他领域的工作。由于他们没有孩子，也没有有意义的资产，那时的离婚对他来说在财务上并不困难。他想知道是否有任何方法可以加速离婚程序。

首先，他开始研究其他欧洲国家的离婚要求和法律，看看是否可以乘坐飞机解决问题。然而，他发现每个国家都有某种障碍。每个国家都要求至少一方在提出离婚前在该国居住至少一年。然后，他试图寻找欧盟之外的国家。毕竟，有些小型热带国家以其迅速的离婚法而闻名。他发现他可以利用这个选项，但在爱尔兰境内不会被承认。看起来问题没有解决的迹象。

然而这并没有让我的朋友气馁。他从互联网上看到的方法切换到更直接的方法。他开始直接阅读爱尔兰的离婚法规。尽管在爱尔兰，离婚存在强制性的四年分居期，但在撤销婚姻方面并没有这样的要求。我的朋友发现，在爱尔兰，有三种可能的条件可以让一个男人撤

销婚姻。第一种条件是他没有完成婚姻。爱尔兰仍然是一个高度天主教的国家，因为教会的影响所以这样的条件在法律上肯定存在。我们不知道如何证明这个条件，我假设需要在法官面前提供丈夫和妻子的宣誓证词才能接受，但这只是猜测。

第二个条件对于法律立场来说显然更明显：如果发现在第二次婚姻发生时你仍然与另一位伴侣结婚，你可以撤销你的婚姻。这将有效地使第二次婚姻无效而避免。这带来了一个有趣的情境，关于 MGTOW 可以给蓝丸或紫丸男性提供建议的情境。我们之前在 MGTOW 中谈到过战略的同性婚姻，如果实行一项苛刻的单身税，那么被家庭或社会期望的压力迫使男人结婚，就像印度一样。

在这种情况下，男人可以秘密地与朋友结婚，然后他就可以自由地与被强加给他的任何女人进行表面上的婚姻。理论上，如果他所在的国家有这样的废除条款，我怀疑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国家都有，那么他将从他虚假的妻子那里得到真正的法律保护。

女人会相信他们已经结婚，朋友和家人也会这样认为，真相只会在某个时刻浮出水面。在面临婚姻失败的情况下，如果妻子是虚构的，男人采用了一项策略，以同性婚姻来证明他在战略上是合理的。这将是唯一被证明是合理的婚姻形式，仍然允许男人保留他的家庭身份。我不知道有关战略同性婚姻的普遍形态，所以希望这个想法为未来的视频提供一些思路。现在，我朋友发现的第三个条件，允许一个男人在爱尔兰合法废除婚姻，是这一堆法律中真正的宝藏。

爱尔兰法规规定，如果你在结婚后的某个时刻发现自己是同性恋，你就可以废除婚姻。这就是我交了一个同性恋朋友的故事。我记得我朋友告诉我他发现这个法律的那一天，他让我坐下来，似乎有点兴奋要告诉我什么。他像我在这个视频中为你所做的那样回顾了他的研究，然后在告诉我同性恋状况之前，他戴上了一条像彩虹一样 gay 的围巾，结束了他的话语。我假设这种废除条件可能是相对新的。毕竟，爱尔兰仍然是一个强烈信奉天主教的国家，这可能是制定这项法律的原因。可能是这样，同性恋游说团体在爱尔兰可能辩称，许多同性恋者被传统天主教的父母逼迫进入异性婚姻。因此，这些人在婚姻的某个阶段可能一直深藏不露，或者以为他们会在娶妻后克服同性恋

辩论可能会继续认为，这样的婚姻基本上是无效的，因为它们不是自愿的，而是被强迫的。无论如何，我没有调查过这个状况的起源，但我得出的推理是有道理的。在那时，我的朋友不知道他是否能够通过同性恋实现离婚，然而，他非常想试一试。他和我一起为他制定了一个听起来可行的背景故事，当他不可避免地需要告诉法官时。由于他是中东血统，来自一个穆斯林家庭，我们编出了以下故事。他因为有一些同性恋倾向而移民出自己的原籍

国，但由于伊斯兰教的原因害怕被杀，他仍然致力于遵循他的穆斯林教养，但不想冒险如果他曾经采取了那些倾向，他会被杀。

因此，他仍然追求异性关系。然后我们捏造了这样的故事，一旦他结婚，他发现自己由于妻子如狼似虎而被迫与妻子发生性关系，然而，每次发生性关系，他对与女性发生性关系变得越来越厌恶，因此他开始找借口，并最终停止与她发生性关系，这反过来导致了婚姻冲突，由于明显的原因无法解决。他被迫充分承认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婚姻需要为了每个人的利益而结束。

这是我们捏造出来的故事。有了他的故事之后，他去找了一位律师，我们认为他需要找到一位女性律师，有点进步并对同性恋议程敏感，这样她的偏见就会对他有利，相信他的胡说八道。他进行了一些调查，最终找到了一篇关于爱尔兰某位女律师进行同性恋活动的新闻文章。他联系了这位律师，并告诉了我们的胡说八道的故事，她听了并相信了，事实上，她对故事的任何部分都没有质疑，她还同意接受他的案子。

这位律师的费用最终约为 7000 欧元。说到底，我的朋友的律师告诉他，有一个程序他需要遵循，然后他的案子才能被法庭听取。他必须接受一次心理评估，实质上，他必须接受一次同性恋测试。我们对这个同性恋测试会有什么期望一无所知，但我们推断它大概是确认他是否心智正常以及他声称的事实是否起源于某种精神疾病。

我们的推测是正确的，同性恋测试是与一位精神病医生进行的一次 30 分钟的谈话。在那 30 分钟内问的问题并不偏向于他的性取向，而只是作为对精神紊乱迹象的高级别筛选。我的朋友通过了他的同性恋测试，并获得了一张 100%的同性恋证书，或者仅仅是证明在精神病医生看来他是清醒的证书。不，我相当肯定这是一张同性恋证书，绝对绝对是一张同性恋证书。总之，通过了同性恋测试后，下一个也是最后一步就是在法官面前使废除婚姻合法化。

现在，我们需要记住，从发现废除条件的那一刻到法庭日期，差不多四个月左右。虽然我的故事在这个视频中讲得很快，但实际事件花了很长时间才能发生。在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在向我的同事传播这个故事。当然，我从未提及我所谈论的那个人，就像在这个视频中我没有点名他一样。我提起这个是因为在这几个月里，这个故事在我同事中间变成了一种肥皂剧。每个人都想听发生了什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你可以想象，当审判的日子到来时，我工作的地方充满了期待，就像辛普森判决的那一天一样。电话大约在下午 4 点左右打进来，裁决结果是无效婚姻。

法官批准了这个取消婚姻的请求。我和同事们欢呼，因为我的朋友胜利出庭。现在，我怀

疑我的同事中没有人真正关心我的朋友，只是想看到有人成功地完成这样一项壮举。现在需要注意的重要一点是，由于这是一次废除婚姻而不是离婚，那么爱尔兰的离婚法律对我的朋友在法律上并不适用。所以他仍然是未婚身份而不是离异。我的朋友在离婚后，从婚姻的束缚中合法解脱出来，而不必承担离婚的后果。现在，尽管法官批准了废除婚姻，但法官说的原因非常有趣。法官告诉我的朋友，尽管他在法律上有权取消婚姻，但法官并不是出于这个原因而批准的，而是因为他认为我的朋友欺骗了他的妻子，继续保持婚姻对她是不公平的。

法官想要确保他以这样一个最终的声明表达对我的朋友的厌恶。因此，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最终法官的理由完全是以女性为中心的。现在，我并不认为法官会因为法律的存在而否认废除婚姻，但他想确保我的朋友意识到他个人批准的原因，即使他只能以法律的原因来批准。现在这并不是一个完全幸福的结局，因为当我看到我的朋友在他的废除婚姻后，他告诉我，他的性取向混乱实际上是一个虚假的警报。

这就是我失去一位同性恋朋友的故事。我的朋友几个月后搬出了爱尔兰，我们仍然保持联系，并经常回忆起他如何应对爱尔兰家庭法庭。这个故事中有一些教训。鉴于同性恋游说团体正在采取各种措施来保护同性恋者，可能你居住的国家也有这样的法律漏洞。尽管我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爱尔兰，但在其他地方也应该考虑这种可能性。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正面临离婚的危机，你可以告诉他这个故事，也许他会找到类似的出路，通过废除婚姻。正如 TFM 所说，同性恋游说团体为男性做了很多事情，我的朋友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第二个教训涉及同性恋游说团体本身。如果 MRA 确实要取得真正的进展，也许路径是通过推动那些可能被异性恋男性利用的法律。毕竟，在 LGBT 社区内，许多言论都围绕着消除为性取向提供任何实际证据的需要。例如，2015 年，爱尔兰政府通过了所谓的性别承认法案。该法案允许任何人仅通过填写表格就可以合法改变他们的性别。无需进行心理评估，也不需要看起来或穿着任何特定的方式，也不需要进行任何过渡手术。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填写那张表格，然后他们会寄给你一本新护照，上面写着你的新性别。

当标准从证明简化为阐述时，异性恋男性利用同性恋法规将不会再有真正的约束。所以，如果你作为异性恋男性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些严重的法律困境，只需顺着彩虹走，你可能会找到一只拿着一锅金子的火焰小矮人。

虚无主义第一部分

我收到了一个名为 Creek 的订阅者在我 MGTOW 视频中的评论，我觉得 Creek 表达的情感是许多男性无疑正在经历的，现在在我阅读这条评论之前，我想向所有听众指出，这是一种存在的痛苦，它将促使我做一个专门回复评论者的视频。如果我还没有做过关于那个主题的视频，请在评论区分享你的存在危机，因为我在乎，并将适当回应。

Creek 写道："我在对虚无主义的斗争中有时感到非常困难，当我必须尽职尽责时，我可以感受到我自己缺乏纪律和彻底性，发现这一点让我非常痛苦。如何克服，我依赖女性的唠叨和劝说来履行我的职责，但我一直在努力寻找内在的力量。我想看到更多关于 MGTOW 形而上学的视频，顺便说一句，继续保持出色的工作。"

Creek，我会在这个视频中直接回应你，你描述的冷漠，缺乏动力并不罕见。但是，你明确表示它来自虚无主义的观点，尽管这可能是事实，但我对此表示犹豫，因为你还提到了责任，而责任在逻辑上与虚无主义不一致。但我绝对不想否认你对自己的评价，所以我将继续假设你是正确的。 Creek，我想与你和所有认为自己陷入虚无主义的听众一起进行一次旅程。

在这个视频中，我希望你能与我一起体验尼采对虚无主义的描述，我将为你提供一些可以采取的见解。这个旅程的第一步是理解我们谈论虚无主义时到底在说什么，也许描述虚无主义最雄辩、简洁且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来自尼采未发表的笔记中的一句格言，由他的妹妹整理并以《权力意志》的名义发布。

尼采说虚无主义是对所有价值的贬值，尽管表面上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当我们开始深入挖掘"所有"这个词时，我们发现了一个可怕的怪物。你看，Creek，我们不是在谈论表面的东西，比如失去事业、家庭甚至孩子的意义，不，我们谈论的是所有价值，那些我们在灵魂深处根深蒂固的偶像，以至于我们几乎完全意识不到它们是价值。

你知道的，像善良、真理的价值，我们对意义的价值，我们对价值本身的价值，这些价值也对自己贬值了，因为虚无主义的倾向不允许你在任何事物中找到立足点。关于虚无主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是，它根本不是一种心理状态，它不是一种情感或个人的缺陷，你知道的，那些在与虚无主义挣扎的人并不是情感上的不适，也不是有损伤的、有缺陷的或以任何方式不健康的。

虚无主义是一种存在的危机，它有情感的表现，但这种表现源于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的结论。

这就是为什么傻傻的陈词滥调不能帮助那些与虚无主义挣扎的人的原因，他无法得到安慰，无论多少关于他的感觉的谈话都不会帮助他克服虚无主义，不，虚无主义的解决方案必须来自形而上学，事实上不深入研究形而上学甚至没有办法理解虚无主义。

然而，不必要的是，某人必须是哲学家，才能克服虚无主义，事实上，你甚至不需要理解形而上学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虚无主义不像某种慢性疼痛，你总是在经历。它可能会像波浪一样而来，每个波峰时你的世界变得非常暗淡和黑暗，而在这些波谷中，你将会感到振奋和欢快，你将会看到希望的曙光，而它变得恶性的时候是当你在波峰期间的观点开始影响你的行为时，当你开始虚无地生活时，那时你才真正在受苦。

黑暗的思想本身虽然危险，但并不是最糟糕的，但也许我们在走得太远了，先停一停，克雷格，我要求你做个练习，让你体验一下尼采对虚无主义的看法，我希望你能在这个角度体验一下，看看兔子洞通往何方，接下来会是对虚无主义内在机制的深入挖掘，就像尼采所看到的那样，现在闭上眼睛，专注于我即将说的话，并让自己感受到它的全部冲击。

克雷格，你会死，而你无能为力，你在生活中做出的每个决定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你的死亡，你不能通过谈判摆脱这一点，你不能通过金钱摆脱这一点，任何权力或影响力的数量都不能救你免于死亡，你将孤独地死去，没有人能在你临终的时刻安慰你，没有人知道如何，因为那个时刻不允许你与周围的人交流。你的生命也不够长，让你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也永远不会再次经历，它只会发生一次，当你的时刻来临时，之前发生的一切都不会成为你关注的焦点，你的思维不会集中在你的成就或失败上，也不会集中在你的孩子身上，你既不会对你的生活感到后悔，也不会为自己的生活感到骄傲，你只会存在于那一刻，而不会在那一刻之外存在，那一刻将是你整个现实的全部，而在那一刻结束后，好吧，没有人知道。

克雷格，帮我一个忙，试着看穿那一刻，试着透过那层面纱，透过那漆黑的黑暗，试着看穿这个怪物，试着战胜它。但要小心，当与怪物战斗时，不要让自己成为怪物，因为当你长时间凝视深渊时，深渊也会凝视着你。现在问问自己，如果每个决定都导致这个深渊，任何价值是什么意义，如果善良不能拯救你，真理在面对湮灭时又有什么作用。

理性不能拯救你，那么理性有何用处，那么对我们来说还剩下什么值得珍视的呢？什么能够拯救你脱离这个深渊？所有价值都在贬值，希望变得不可能，这是虚无主义的堕落，正如尼采所看到的溪流。但这并不是虚无主义本身，画面还没有完全呈现出来。你看，人类很久以前就把这个怪物、这个深渊想象出来并战胜了，这场胜利呈现为超自然的形式。基尔克高尔德将这种现象称为信仰的飞跃。但是这种飞跃是如何发生的呢？当一个人长时间

凝视深渊时，他开始把它看作是一种东西，一种需要解释的东西，仅仅接受它已经存在是不够的，我们在这种情感中预设它是一种东西，而不是一种无物、无为的东西，不，它是一种东西，因此它参与了存在，并且需要解释。

所以如果理性不能看穿深渊，它必须跳过去，从另一侧凝视深渊，天堂、地狱、上帝，这些都是超自然的东西，这些都是在深渊之后解释它的东西，但是这种宗教超自然只是一种类型，而且只是最肤浅的一种类型，不，还有其他非常微妙的形式的超自然，也就是其他世界的意义。

尼采说，我们把意义放在其他世界，我们在没有理由、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断言，意义必须来自于我们之外的某些东西，客观性本身就是超自然，因为客观性不过是上帝的观点，以这种方式，只有那些得到其他世界批准的事物才能获得意义，就我们从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中所理解的那样，因此真理也变得超自然，它不在这里，你知道它在那里，希望被找到。

有了这个认识，形而上学也变成了智力上的超自然，你看，我们如此珍视的这些价值观，无论是上帝、形而上学、意义、目的，这些都是我们的偶像和我们崇拜的偶像。在他的作品《偶像的黄昏》和《反基督》中，尼采攻击了这些偶像。

因此，有了我们的偶像牢牢地放在那里，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解释深渊，上帝做到了，如果你是宗教的，是不动之动者或是善者，如果你是柏拉图主义者或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但是，如果你也杀死了上帝，杀死了形而上学，你将再次没有任何值得珍视的东西，你又开始凝视深渊，深渊也凝视着你，无望地吞噬你，如果你屈服于绝望，你就会自杀，如果你不屈服于绝望，绝望仍然存在，你会变得冷漠，你会成为尼采所说的“最后的人”，一个唯一的兴趣是保持温暖、进食，你知道，基本上就是让自己独自一人，因为这个人，这个最后的人什么都不想要，他渴望虚无主义，而不是完全没有什么可渴望的，因此死去，最后的人被无为的意愿所驱使，他渴望非生命而不是死亡，他退回到了从前的状态，退回到了在意识到自己的死亡之前存在的野蛮人的状态，他像一只狗一样生活，无视自己的死亡，只能履行基本的本能，因为任何更高级的功能都要求他面对并解决自己的深渊。

他可能被认为是活着的，但他的生活毫无价值。你看，这就是尼采看待虚无主义的方式，它是所有价值的贬值，包括对任何事物的价值。但是当你这样做时，你就不再是真正的人了。现在，让我们看看尼采是如何铺平一条走出虚无主义的道路的，因为这显然是一种可怕的存在状态。正如我们之前所说，很久以前凝视深渊的人们创造了一种估价的方法，一种需要来自其他世界的超自然赋予价值的解决方案，其他世界是对现实中的事物进行价值

赋予的权威地方，你知道，是更好的地方，有权力赋予价值。

但后来，一场堕落发生了，我们对其他世界的估价失去了希望，于是慢慢地屈服于颓废，纵欲主义，一切都导致了虚无主义，但让我们也许探讨一下这是如何发生的。你知道，与其他世界达成了交易，在这种其他世界的形式中，向人类做出了一个承诺。如果你相信我，上帝，你将得到永恒的拯救，你的意义将变成这个拯救，如果你相信我，真理，你将得到知识，因此你的意义将是知识的立场，通过它你可以回答那些超越面纱的问题。

但是要进入天堂的标准，要获得真理的标准被设得如此之高，以至于超过了人类的能力，因为它怎么能不是呢？毕竟，现实中的价值不足以设定价值，那它怎么能足够好以满足这些标准呢？所以当意识到这个标准是不可达的时候，似乎这个交易一直都是骗局，人类感到被欺骗，变得愤怒，而愤怒只能通过报复来满足，这种报复以贬低那个背叛的价值为形式，因为如果这个价值无法达到，那么整个项目就需要被放弃，你知道，这个过程在MGTOW 中非常清晰，男人把女人设立为偶像，通过达成交易来承诺，如果我是个好男人，你会爱我并和我在一起，而在这里我将找到我的意义，但这个交易也是超自然的，因为这个交易是与女性的形象而不是与女性本身交易的，当一个男人意识到他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时候，他贬低了关系并退出，因为你看，这个男人想要的是偶像，而不是一些好人卡的安慰奖。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嗯，我们必须对我们设定价值的能力有信心，尼采曾经说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人类之伟大在于他是一座桥而非一座目标。”这意味着人类是一种要被克服的东西，我们今天的人类，被其他世界欺骗了，被女人欺骗了，被社会欺骗了，一言以蔽之，被我们最深和最神圣的偶像欺骗了。我们不是目标，我们是桥梁。虚无主义并不是终点，不是目标，也不是最终目的地，它是一座摇摆不定的桥，悬挂在深渊上，需要克服，以便跟随我们的人可以站在新的、更好的价值观价值观上。尽管这个负担落到了我们身上，我们也从前人的克服中受益良多。沿途会有许多人从这座摇摆的桥上摔下来，但那些成功到达另一边的人将成为新一代的价值设定者。

尼采将虚无主义视为基督教道德的自然结论，是超自然的道德。他展望未来，超越这座桥，并做出了两个预测，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样：最后的人和超人。最后的人是那个从摇摆的桥上跌入虚无主义深渊并被其吞噬的人，另一个预测的人被他称为超越者或超人，他是那个跨越桥梁的人。与我们不同的是，他是一个价值设定者，他是一种无需外部认可的人，无论是来自上帝、女人还是其他什么。他是未来的哲学家，根据尼采的说法，他创造新的原创价值观，以前从未见过或至少以前从未被视为价值观的东西。如果历史上有人可以以某种方式与超人相似，那就是耶稣和苏格拉底。尼采并不同意这些人设定的价值观，但他

极大地钦佩他们的意志力和与人类状况的联系，以能够设定这些价值观。

超人，无论是一个个体还是一类个体，与苏格拉底或耶稣等人物的不同之处在于，超人设定的价值观与超自然无关，它们是独创的，而不是与今天的价值观相对立。因此，不是说杀人是可以接受的，或者类似的事情，而是被赋予价值的任何事物都将以人为标准。这些价值观是可以达到的，不像超自然的那些，它们是人类的，全然是人类的。

在这一点上，我预计会提出一些反驳。尼采迄今为止提出的整个建构并不是要断言真理和客观性不存在，一切都是相对的。不，这是对这一信息的一种非常肤浅的理解。存在着一些标准，尽管是基于人类状况的客观标准，关键的修饰语是“人类”而不是“超自然”。你看，当你生病时，你不会去找鞋匠寻求建议，因为他的建议可能会害了你，你会去找医生。存在一种秩序和等级，将始终存在。有些人实际上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估价是人类的，是通过对健康的实际而人性的意愿制定的，这种意愿是为了生存。

从这个角度来看，健康是一种客观的价值观，但不是超自然的价值观。只有当你要求一个更高的事物来赋予健康价值时，你才会重新回到旧的方式。健康不需要从上面获得许可就可以被赋予价值。如果你要求一个更高的理由，你将永远被背叛，虚无主义将吞噬你，至少这是尼采所说的。

因此，这是尼采克服虚无主义的积极哲学项目。但是其他哲学家有不同的方法。加缪说，我们需要凝视深渊，瞪大眼睛，并对其说"吐口水"。他称之为我们的存在经验的神话，称之为荒谬。在他的《西西弗神话》一书中，加缪希望我们拥抱荒谬，尽管有荒谬存在，仍然要追求和征服。这是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意志之力驱使我们克服障碍。这个价值，这种荒谬也是人类的，全然是人类的。

你看，克里格，荒谬的生活有很多优势，它让你过上一个无后果的生活，死亡的必然性让你摆脱期望，你再也不能让任何人失望。过上荒谬的生活，因为嘛，最糟糕的情况是什么，什么都不会发生。

这给你带来的自由让你可以更有创造力，你不必把你的生活当作一个需要满足的清单，以便在你死后进入天堂。不，你的生活变成了一件艺术品，成了一种一筆禮的日本艺术形式，你可以用一笔画出一幅画。

你看，正是自由的限制造就了伟大，看看俳句，五个音节、七个音节、五个音节，看看莎士比亚，他的抑扬格韵律。艺术家对自己施加的约束就是伟大产生的原因之一，**而死亡只是生命艺术上的一种限制。**成为你自己的理想，成为对意义的自我评价，不仅仅是价值，而是成为一个值得别人追求的目标，毕竟，这就是人们对价值的追求，他们向着这些价值

追求。克里克，你是人类，所以你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价值，成为你自己吧。这就是加缪在克服虚无主义方面的积极哲学项目。

那么克里克，我们已经深入研究了尼采构建的形而上学图景，但讽刺的是将其称为形而上学图景，事实上尼采的叙述实际上否定了形而上学，他将虚无主义的根源放在于人类无法应对这些超自然事物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事实上。这就像一个孩子陷入沮丧，失去希望，因为发现圣诞老人实际上并不存在一样。尼采说，我们在发现上帝、真理、意义以及我们为自己设定的所有偶像都是童话之后，对这个世界失去了希望。因此，我们陷入了虚无主义。加缪强调了同样的观点，但他的解决方案不是创造新的价值观，而是拥抱没有意义的存在，过上充满热情和活力的荒谬生活。

克里克，在这一点上，你可能会想到自己，马库斯，你的频道不叫《MGTOW 的形而上学基础》吗？难道你事实上没有告诉我形而上学只是一个童话故事吗？你是否完全破坏了你的整个频道的目标和目的？对此，我对你说，克里克，是的，你完全正确，尼采所叙述的故事以及加缪所强调的观点完全否定了形而上学，而我的整个项目也因此失去了意义。但你看，克里克，还有一种对虚无主义的叙述，一种你尚未准备好听到的叙述。为了理解尼采的版本，你将需要等待这个视频的第二部分。你知道，这将让你大开眼界，如果我成功地正确传达了它。此外，在第二部分中，我将回到 MGTOW，以及这种叙述对我们社区的影响。

虚无主义第二部分：路西法主义

Creek，我们来到了我们对虚无主义性质的论证的第二部分。在第一个视频中，我给你介绍了尼采对虚无主义是什么以及如何克服它的看法。在那个视频中，我们看到了尼采是如何完全摧毁超自然的，他主张超人的到来，也就是那种设定价值观的人。在这个版本中，我想采用一个非常不同的声音和视角。尽管我很欣赏尼采的工作，但要注意并没有“尼采主义”这种东西，我是说深入了解他的著作后，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个矛盾。我想在这个视频中以这种精神呈现这个叙述，我将尝试解构尼采的论点，让你和所有听众们自己判断什么是有道理的，什么是没有道理的。但首先我们必须搭建舞台。

Creek，如果每个人都能体现以下陈述，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奇妙的世界吗?

我不支持暴力或不道德的行为。

我支持儿童的道德和智力发展以及对自然界的保护。

艺术和科学对人类发展至关重要，因此都应受到珍视。

我认为人们应该专注于这个生活，努力使每一天都过得更充实。

我希望能够识别善恶，接受所有行为都有积极和消极的后果，并积极影响我的环境。

我更喜欢自然生活的概念，摆脱现代文明的重负和期望。

客观性、科学以及个人的探索和发现远远高于一切。

最终目标是实现和平、接受和团结的世界。

我想传播知识，理解和尽可能推动宽容，帮助他人认识到自己内在的伟大潜力，并尽力实现。

是的，这确实听起来像是美好的陈述。在 MGTOW 社区，我很难找到有人会反对这其中的任何一项。但是，Creek，也许我对所有这些有点含混不清，所以让我澄清一下为什么我告诉你所有这些。要这样做，我们需要回到《圣经》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我认为你对这个故事相当了解，但我还是会讲述一下，以防我的听众中有人不熟悉。

故事大致如下：在《亚尔孟宗教文献》中，我们阅读到一个叫“执政者的实质”的埃及诺斯替教义文件，描述了一个传统的关于人类违抗上帝的故事，其被重新解释为知识与世界黑暗势力之间的普遍冲突，这些势力以无知的形式束缚了人类的灵魂。

这个文件将人描述为智慧的孩子，是按照永恒的理念模型创造的。然而，创造人的并不是永恒的上帝或智慧，相反，这项任务是由执政者（Archons）承担的，这是因为他们将人困在物质身体中，使其与其智慧的起源隔绝。他们把他放在乐园里，并禁止他吃知识之树的果子。但是，这种禁令被文本的作者视为一种邪恶努力的劣等精神，目的是阻止亚当与神真正交流，获得真正的知识。

那么在这个故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你知道，这似乎与我们习惯的有些不同。是不是呢？你看，Creek，拉克希告诉我们，创世纪中来责备亚当和夏娃的上帝，在这个故事中被粗鲁地讽刺为傲慢的执政者，反对真正的天父的意志。而那位被称为“教导者”的蛇告诉这对凡人不要遵循执政者的禁令，而要吃知识之树的果子。

你看，拉克希说，创世纪中的上帝是一个压迫的傲慢执政者，是无知和宗教迷信的化身，而蛇，即光明的带来者路西法，是人类的解放者。我之前向你朗读的所有美好陈述，这就

是路西法教义的信仰，而伊甸园故事的这个版本则成为所有路西法教义的基础。根据拉克希的说法，路西法使人意识到自己内在的神性，并承诺解开人类内心的神。

在这个故事中，路西法主义并不将魔鬼描绘成一个字面上的形而上学实体，路西法只是人类认知力的象征，他是科学和理性的化身。路西法教义坚信这两者将推翻上帝，将人类提升到神性的地位。

路西法启迪人类，他是光明的带来者，至少按照拉克希的说法。但我们在这一点上需要非常小心使用“神化”这个词，因为在路西法教义中，这个词的意义是使人类与上帝平等，而不是使人类与上帝融为一体。你看，正统基督教教义认为神化是与上帝合一的过程，并将其视为最高目标，这是你在修道院僧侣中看到的极端例子。而路西法教义者并不认为自己会与上帝合而为一，而是希望提升人类平等于上帝，并超越上帝。

好了，我们继续讨论这个论点，谨记路西法教义中“神化”的含义。现在我想向你读一段来自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关于被称为启蒙时代的历史时期的段落。启蒙时代是西方思想文化史上的时期，大致从 17 世纪中期到 18 世纪，以科学、哲学、社会和政治的巨大革命为特征。这些变革扫清了中世纪世界观，引领我们现代西方世界。启蒙思想在历史上的高潮是法国大革命，该革命以启蒙理念的自由和平等为基础，表现在人们对传统的等级制度、法国君主制度、法国贵族特权以及天主教会政治权力的激烈摧毁。

在德国启蒙运动发展的晚期，启蒙运动变得自我反思，对于什么是启蒙的问题，康德表达了许多不同学派的启蒙哲学家的共同趋势。康德将启蒙定义为人类摆脱自己自愿幼稚的过程，幼稚意味着在没有别人指导的情况下使用自己的理解能力的无能。启蒙是一个为自己思考，使用和依赖自己的智力能力的过程。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无论地理位置和时间如何，对人类的智力能力都有很大的信心，既能在系统性地了解自然方面发挥作用，又能在实践生活中担任权威指南的角色。

Creek，启蒙时代，路西法，光明的带来者，对人类的智力能力充满信心，既能在系统性地了解自然方面发挥作用，又能在实践生活中担任权威指南的角色。Creek，在启蒙时代之前，上帝是实践生活中的权威指南。随着科学的进展，人类几乎已经消灭了上帝。你知道，启蒙运动起源于查尔斯·达尔文和进化论。当以象征性的层面来看待时，启蒙运动是人类第二次偷食了知识树的禁果。

科林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毫不奇怪，早期革命信仰的激进分子庆祝达尔文主义的到来。进化论是普罗米修斯狂热的启蒙科学，也是科学专制的新世俗宗教。”根据学者威尔默斯特的说法，人类进化的完成涉及人类变成一个类似神的存在，并统一他的意识与全知者。

在启蒙时期，路西法主义在普及层面上传播为世俗人文主义。路西法主义的所有统治原则都包含在世俗人文主义中，这在哲学上拒绝了有神论道德，并让人类成为自己的绝对道德权威。

虽然路西法主义没有神圣的文本，《人文主义宣言 1 和 2》简明扼要地勾画了其核心原则。美国共产主义地下组织的前成员维塔克·钱伯斯巧妙地总结了这个事实："人文主义并非新事物，实际上它是人类的第二古老的信仰。它的承诺在创世之初的那几天在知识善恶树下低语：'你们将如同神一般。'"

然后，对于"你知道的"故事变得越来越有趣，但是克雷格，我们在 MGTOW 社区中难道不经常指责女性自恋、自私吗？我们是否没有注意到这种现象在社会正义战士和女权主义者、消费文化、自我主义、自拍文化、拜女文化、社交媒体好友囤积、Twitter 追随者争夺等现象中的不断增加？

但是唯心论的形而上学论点是什么呢？也许，唯心论者思想中最强烈且最有争议的特征是否认其他思想的存在。但是，如果有人否认其他思想的存在，那么他们自己就是唯一存在的思想。这意味着唯心论者把自己看作是上帝。这就是其他提出这一观点的人把虚无主义问题重新引入传统形而上学的方式。

那么，克雷格，你听说过超人类主义吗？它可以被看作是路西法主义的高科技版本，通过技术增强人类条件。根据维基百科，超人类主义是由进化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创造的。因此，赫胥黎将超人类的状态定义为"人仍然是人，但超越了自己，通过实现他的人性的新可能性"。

然而，到 1990 年，马克斯·穆尔博士会彻底重新定义超人类主义，如下所示："超人类主义是一类哲学，旨在引导我们走向后人类的状态。超人类主义与人文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包括对理性和科学的尊重、对进步的承诺以及对肯定在这个生活中的人类或超人类存在的价值。超人类主义与人文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认识并预期由于各种科学和技术而产生的我们的生活的本质和可能性的根本性改变。"

科林斯写道："超人类主义主张利用纳米技术、生物技术、认知科学和信息技术来推动人类进入后人类的状态。一旦达到这种状态，人将不再是人，他将变成一台机器，免疫于死亡和其他固有于他以前的人类状态的弱点。其最终目标是成为神。超人类主义与人工智能紧密相连。"

在非常有影响力的书《灵性机器时代》中，阿尔·雷·科斯威尔断言，通过磁共振成像或某种读取和复制人脑神经结构的技术，可以实现技术上的不朽。通过计算机和人类的融合，科

斯威尔认为人将成为栖息在虚拟空间和物质宇宙中的类似神灵的存在。

遵循诺斯底教的圣典修正传统，超人类主义者颠倒了上帝和撒旦的角色。

在一篇名为《赞美魔鬼》的论文中，超人类主义者理论家马克斯·穆尔将路西法描绘成反抗专制上帝的英雄叛军。

“魔鬼路西法是一个善良的力量，路西法意味着光明的带来者，这应该开始让我们对他的象征重要性有所了解。故事是，上帝把路西法从天堂赶走，因为路西法开始质疑上帝，在天堂中散播异议。我们必须记住，这个故事是从女神的角度讲述的，而不是从路西法主义者的角度讲述的。事实可能一样容易是路西法辞去了天堂，根据更多的说法，路西法可能是出于对耶和华的压迫的道德愤怒而自我放逐。

上帝作为众所周知的虐待狂，毫无疑问想要留住路西法，以便惩罚他并试图让他重新屈服于他的权力。很可能真实发生的是，路西法厌恶上帝的王国、他的虐待、他对盲目顺从和服从的要求、他对独立思考的疯狂愤怒。路西法意识到在他受到上帝控制的情况下，他永远无法充分地为自己思考，也无法根据自己的独立思考行动。因此，他离开了天堂，那个由宇宙虐待狂耶和华统治的可怕的地方，并得到了一些有勇气质疑上帝权威和他的价值观的天使的陪同。

此外，为了让事情更有趣，科林斯提到，关于路西法的堕落的这个故事都是象征性的，尽管有一群路西法主义者确实相信存在这样一个存在。我们不关心它”我们关注的是无神论的路西法教义。路西法仅仅象征着人类能够战胜对超自然信仰的看法，因此这开始描绘尼采的教义完全是路西法式的。尼采认为虚无主义是陷入一种无法处理上帝、真理、意义和其他超自然事物不存在的动物状态。尼采的主要哲学项目是摧毁超自然的存在，使所有价值被看作仅来自于人类和人类本身，来自这个世界。这与路西法教义的确切信息和任务相同。

因此，当我们回顾尼采的言论时，看到人类之伟大在于他是一座桥而非一个目标，我们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它们，可以将其视为虚无主义的描述，来自路西法式的视角。最后的人现在变成了那些不追求神性但也被剥夺了信仰之跃的人。但如果尼采对虚无主义的描述是来自路西法的视角，那么非路西法的视角下，虚无主义又是什么呢？嗯，从非路西法的角度来看，虚无主义本身就是路西法主义，是客观道德的瓦解和自我崛起，是自我中心主义的崛起。

这是高于人类自我意识的存在与人类自我之间的斗争，因为客观道德涉及到上帝，而拒绝上帝则只剩下由人类创造的道德。道德本身被降格为某人的意见，就像所有的意见一样，

每个人都有一个。这种对道德的看法意味着被认为是好的东西将源自那些声音最大的人。

这意味着拥有权力、财富或名声的人现在是决定什么是善恶的人，因为没有客观标准可以对他们的道德观进行审查。杀戮只有在大多数人同意它是错的时候才会继续是一种坏事，而如果有人有能力和愿望改变公众意见，使杀戮变成一种好事，他们也能够这样做。社会建构的论点开始在各个方面应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自己是神，虚无主义也在传播。

虽然这些人并没有公开这样认为，但这只是愚蠢的。他们只是在秘密中相信这一点，这是一种深深隐藏的结论，从未升到他们的意识中，也不需要升到他们的意识中才能按照这一结论行事。

通过我之前读出的那些美丽的陈述，他们相信这一点。我不支持暴力或非道德的行为，我支持儿童的道德和智力发展，保护自然界，艺术和科学对人类发展至关重要，因此都受到珍视。我认为人们应该专注于这个生活，每一天都充分利用它。我想要有能力认识善恶，接受所有行为都有积极和消极的后果，并积极影响我的环境。

我更喜欢自然生活的概念，摆脱现代文明的负担和期望，客观性、科学以及个人探索和发现被珍视甚于一切，最终目标是实现和平、接受和统一的世界。我想传播知识、理解和宽容，帮助他人认识到自己内在的伟大潜力，并尽可能实现。我想达到启蒙的境地，将人类提升到与上帝平等的路西法计划不过是内在逻辑的结论，源自启蒙运动等一系列信仰，如自我维持的自我、在地球上创造天堂等。

但正如谚语所说，通往地狱的路是用善意铺成的。因此，路西法项目和虚无主义的现实也是如此。那么，如何克服虚无主义呢？根据这一观点，我们需要回到传统形而上学，看看我们好像已经丢弃了一个上帝，将其视为我们的前人所持有的落后信仰，而实际上我们似乎正在走向得到 70 亿个上帝的道路。

那么，对于 MGTOW，我们如何看待这一点呢？有人指责我们是虚无主义者。如果虚无主义实际上是路西法主义，那么我们就是传播一些虚无主义思想的罪人。我的意思是，有些 MGTOW 内容制作者发布了赞扬超人类努力的视频，有越来越多的男性把自我置于一切之上，你知道，男性主权的概念是路西法思想的巅峰。

你看，我们唯一能够赋予绝对主权的存在就是上帝，因此如果 MGTOW 追求主权，实际上是追求神格。因此，虽然我理解这个词在通俗用法中并没有故意具有那样的内涵，但它的精神在其中尽管没有被充分意识到，但依然存在。你看，我们不需要完全意识到我们在说什么，实际上就能表达出相当重要的信息。只有在对我们抛出的概念进行严格评估之后，我们才能看到我们实际上在说什么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频道存在的原因，为了深入

探讨 MGTOW 的形而上学，就我看来，在这个群体中有一种明显的路西法主义的暗流。

Sandman 甚至在他的视频中明确表示，宗教信仰的人不能成为 MGTOW，因为宗教信仰所带来的规则对于选择自己的道路来说太过约束。我经常谈论德行伦理，但我不谈论上帝，因为让我们面对现实，提到上帝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遭到嘲笑，但道德美德的基本理由在一些哲学家看来是存在的，虽然是基督教中的神秘主义，但美德被认为是道德美德的争论。这并不是一些天上的神通过燃烧的灌木传达的，或者其他类似的神话。但它涉及到灵魂善的概念。

这一观点认为，基督教中存在着一些非常抽象的形而上学实体，它们在基督教中被转化为父亲、儿子和圣灵。

基督教被称为大众的普世主义，可以被视为对极其抽象的观念的神话化描述，这些观念在基督教之前就存在。它可以被看作是将抽象概念以人形化的故事传达给人们理解的方式。我的意思是，基督教从柏拉图的著作中选取符合正统基督教信仰的部分，而忽略了那些不起作用的部分。

但即使指责《圣经》等宗教文本是人格化的故事，也是表达了一种非常现代的观念，即文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据说这些书充满了符号、矛盾和荒谬，是为那些懒惰的读者设下的陷阱，为那些不应该阅读这类书的人设下的陷阱。你知道，这正是尼采在他的著作《人类的悲剧》中所做的事情，并且他明确表示过。懒惰的思想接受一个观念并由于对其浅薄的理解而极端曲解，这导致了荒谬的观念，比如强奸文化。

这些都是来自那些本不应该接触这些观念的头脑的现象，就像给一个孩子一把枪然后惊讶地发现他们做了一些愚蠢的事情然后责怪枪一样。那些将宗教作为他们想要推动的任何议程的理由的人，是道德上的失败者，并不是由宗教引起的，就像欲杀之欲望不是由于刀枪的存在一样。

没有宗教只是他们选择的实现这种正当性的工具，他们的议程同样可以在某种意识形态或科学研究中找到正当性。对上帝的盲目信仰和直接拒绝上帝的两者都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都要求个人对这个问题的无知，以及对非常根深蒂固的先验假设的假设，即假设你知道真相。虔诚主义认为信仰与理性对立，因此两者不应混为一谈，这与科学界盛行的自然主义一样是反智主义。

而“视而不见”的观念要求你必须无条件地相信上帝，而自然主义则要求你不能无条件地相信上帝。每个人只是在其起点上预设上帝的存在或不存在。但是，什么使某人声称拥有知识的权利呢？

我的意思是，即使苏格拉底也不敢提出这样的主张。怀疑的态度是唯一真正诚实的知识起点，一个人必须暂时搁置判断，直到有正当理由改变立场，然后只有在长时间的辩论结束时，一个人才能决定是否真正知道或者能够知道答案。这是古代怀疑论者的观点，比如皮拉米斯特。与怀疑论者社区中的人所认同的观点非常不同，普兰尼斯特相信与我们相遇的那些人持有非常不同的信仰。

我的意思是，让我向你提出一种关于人类知识不确定性的论证，大致是这样的：如果你在桌子上看到一个苹果，我们可以说那个苹果的感官状态进入你的头脑，你体验到了对那个苹果的印象，这个印象是你唯一能够接触到的，实际上也是你体验桌子上的苹果的唯一方式。

那么，如果你产生了一个关于苹果的幻觉，其中你的大脑创造了一个与你在桌子上看到的苹果产生相同印象的幻觉，你怎么能分辨出由感知到的苹果的感官状态产生的印象与由幻觉产生的印象之间的区别呢？你将无法分辨出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这样一来，什么使你相信那个苹果实际上存在，而不仅仅是你对苹果的一种幻觉呢？什么使你声称拥有关于苹果实际上存在的知识呢？

正是这些未被解答的问题使得任何声称对上帝的存在或不存在拥有知识的人都成为愚人，因为如果你选择“见则信”的路线，那么根据我刚刚解释的普兰尼斯特的观点，我已经削弱了你对自己所感知的苹果存在的信念的正当性。尼采关于虚无主义的论述谈到了超自然，设立了一个人无法实现的标准，你知道这导致了人感到背叛，因此人拒绝整个超自然的命题。这种看似不可实现的感觉导致尼采拒绝了超自然，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由此产生的路西法主义命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你看，当你拒绝超自然时，你拒绝了上帝等实体的存在，我是说，你声称这些实体根本不存在。那么路西法主义将人提升为神的承诺如何可能实现呢？实际上不可能，这是一个矛盾。因此，在任何试图使人提升为神的尝试中，都预设了这样的存在，要么路西法主义能够兑现它的承诺并且上帝存在，要么同样，路西法主义将像尼采看到的超自然一样背叛我们。

因此，尼采克服虚无主义的解决方案行不通，它会像他所说的超自然一样背叛你，这使得他对虚无主义的论述缺乏解决方案，这是一个非常沉闷的前景。但虚无主义肯定有解决方案，因为最近几年的崛起肯定意味着以前虚无主义的程度更低。因此，如果是这种情况，越来越多的人采纳尼采的世界观并抛弃超自然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尼采的解决方案实际上是问题的根源，因为尼采的解决方案是路西法主义，这意味着虚无主义就是

路西法主义。还有那些希望呈现一幅画面，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将人类送上神的地位的超人主义者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核心信仰体系否认了那种存在。充其量，他们只能希望延缓死亡，但这样做实质上将摧毁人类，如果成功的话，从他们的工作中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存在，没有人知道，但那将不是人类。

因此，即使我们在 MGTOW 中看到了一种路西法主义的潜流，我们并没有看到路西法主义作为 MGTOW 理论的必要基础，使哲学上有意义。我的意思是，然而我们确实看到了虚无主义的思想，比如超人主义的概念或其他表达主权的说法。

因此，克雷格，如果你希望摆脱虚无主义的倾向，在这个问题下，你需要深入思考你的信仰系统所基于的理由。你知道这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它将涉及大量的自省，你知道如果你同意路西法主义的论点，不要回避哲学著作，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不会是你糟糕的阅读起点。有很多 YouTube 视频可以帮助你理解那部作品。

然而，如果尼采提出的论点对你来说更有道理，那么请按照他的建议，将自己塑造成一个价值。嗯，克里克，我希望我们对虚无主义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对你有所帮助，我祝你一切顺利。但最后说一句个人的话，我试图在我的论点中保持自己的信仰，因为就像海德格尔认为的那样，哲学应该作为一种规则是无神论的。这是因为试图挽救一个论点时，太容易求助于上帝。

然而，相反地，如果论点导致对更高智慧的存在的必要性，你知道第一原则的存在，这也不应该仅仅被忽视或被视为论点失败的某种迹象。我是说，向你们所有人说的就是，在提供帮助解剖存在问题时，有时只需要几句话就足以彻底改变你的世界观，而生命足够长，让你几次遇到这些句子。因此，我认为对一个信仰或另一个的忠诚是繁重的，而我更愿意让论点带我走向任何地方。

谈 PUA

前段时间有人问及我对搭讪艺术家社区的看法，尽管我对这个话题有自己的看法，但我认

为从哲学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会更有趣。让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提出一个问题，关于搭讪艺术家的问题。

首先，让我们以搭讪艺术家社区的三个主张作为起点。首先，搭讪艺术家声称他们拥有他们所谓的"game"；其次，game 是一种可以学习的技能；第三，搭讪艺术家声称他们可以教授 game。如果确实 game 是一种可以学习的技能或艺术，那么 game 就是一种知识形式，这从第二和第三个前提得出。从第一个前提得出的是，搭讪艺术家拥有 game，是一种特定类型知识的宣称。

到目前为止，我说的一切都不具有争议性，任何搭讪艺术家都应该愿意承认这是真实的。现在，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哲学问题：game 是否是一种艺术，因此是一种知识形式？所有的艺术都有某种目标，例如，对于军事科学来说，目标是胜利；对于造船来说，目标是一艘船；对于医学来说，目标是健康。那么，game 的目标是什么呢？搭讪艺术家如果被迫回答，他们可能会说，game 的艺术目标是获得女性的性同意。我听过一些搭讪艺术家表示，game 不仅仅是关于性行为，让我们探讨一下这个说法。

如果确实 game 不仅仅是获得性同意，那么就意味着还有另一种艺术的目标是获得性同意，而 game 只是包含了这种艺术，就像军事科学的目标是胜利，但它包含了造船的艺术一样。然而，如果确实存在一种艺术目标是获得性同意，那么可以独立于 game 而学习，而不需要 game。让我们暂停一下，假设 game 的目标确实是获得性同意，看看这将引导我们去哪里。

现在，就像每种艺术都有一个目标一样，每种艺术都追求其目标的善。对于军事科学来说，善的目标是胜利；对于造船来说，善的目标是船只；对于马匹繁育来说，善的目标是马匹。尽管大多数医生为他们的服务收费，因此获益，但医学的艺术目标是健康。一个医生如果免费提供服务，是否被认为是好医生？如果他为服务收费，是否被认为是坏医生？显然不是，他是一位好医生，如果他擅长行医，是一位坏医生，如果他行医不善。因此，如果他达到了健康的目标，他是一位好医生，如果他没有达到健康的目标，他是一位坏医生，。

现在，医生是在自己身上还是在其他人身上行医呢？显然他两者都可以。但当他在其他人身上行医时，他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健康还是患者的健康？显然是患者的健康。所以，如果我们的医生改善了患者的健康，并且没有收费，他仍然被认为是好医生，且行医得当，即使他自己没有获益。

以这种方式，医学的艺术追求的是其目标的善，而不是医生的个人利益。同样，造船的艺术是为了船只的善，而马匹繁育的艺术是为了马匹的善。尽管手艺人可能通过向盗贼收费

获得利益，但这种利益是通过另一种艺术——赚钱的艺术——获得的，而不是手艺人的匠艺的利益。那么，game 的目标是什么呢？我暂停认为，普遍的回答可能是 game 的目标是搭讪艺术家的善。

让我们看看这是否正确。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搭讪艺术家在通过 game 获得性同意后，在与同意者发生性行为后是否可能感染性病呢？这是可能的。我们是否认为疾病是一件坏事呢？这也是真的。因此，搭讪艺术家通过获得性同意并不能改善自己，事实上相反，他们可能会因为获得性同意而受损。

现在，如果一种艺术被正确地实践，是否确实会使其目标的善远离呢？显然不是。所以，很明显，game 的目标并不是搭讪艺术家本人，因为他们可能会因为行使 game 而受到损害。那么，从获得性同意的 game 的目标是为了女性的善吗？如果她因为给予同意而感染了性病，那么显然她也因为 game 的目标而受到损害。

因此，如果 game 的目标既不是为了搭讪艺术家本人，也不是为了同意者，那么它必须是为了性行为本身的善。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会引导我们去哪里。和女性发生性行为而没有获得她的同意是否道德？显然这是不道德的，因为这是强奸。那么，强奸是一种性行为吗？这也是真的。因此，强奸是一种不道德的性行为。因此，似乎 game 的目标是改善性行为，因为同意可以将一种不道德的性行为转变为一种道德的性行为。由于道德性行为优于不道德性行为，通过 game 的目标，性行为得以改进。

然而，从这可以推断出，对 game 的知识就等同于对同意的知识，搭讪艺术家就是那些知道什么是同意以及什么是不同意的人。而不是搭讪艺术家的人则不知道什么是同意以及什么是不同意。因此，每个声称知道什么是同意的人都在声称拥有 game 的知识，这几乎占了 100%的人口。反向思考，这也意味着那些设立性同意课程的女权主义者实际上是在教授 game。

现在，显然搭讪艺术家社区并不是这样谈论 game 的，所以看起来我们在 game 的目标上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如果 game 的目标是从女性那里获得性同意，那么如果 game 是有效的，那么就应该是掌握了这种方法。那么，给妓女钱能否立即在 100%的情况下或几乎在 100%的情况下将一个"不同意"转变为"同意"呢？确实可以。

但是，搭讪艺术家是否教导男性去找妓女呢？不，他们没有。因此，game 的目标不能是将"不同意"转变为"同意"，否则搭讪艺术家就是非常不擅长 game 的艺术。但你可能会想，马库斯，你太聪明了，你知道虽然你的支付妓女的方法可能在几乎 100%的情况下将"不同意"转变为"同意"，但你的方法在 100%的女性身上都不会起作用。对此我必须说，虽然我

同意，支付现金并不会在 100%的女性身上奏效，但前提是所有女性都不是妓女。

以这种方式，将"不同意"转变为"同意"的目标在逻辑上并不等同于对 100%的女性有效。同样，造船的艺术的目标并不等同于可以用任何材料建造船只。然而，让我们对我们的批评者表示慷慨，并考虑他的说法。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需要再次改变 game 的目标，并说 game 的目标是为了在所有女性身上将"不同意"转变为"同意"。

让我们看看这种说法会导致什么结果。让我们回到妓女的例子。如果确实妓女将"不同意"转变为"同意"的最佳方法是给她钱，而这是最优方法，那么这种类型的女性就是 game 的最佳目标。但是给钱并不是所有能够同意的女性的通用方法，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存在不同类型的女性，对于每种类型都有一种不同的可选方法。然而，给妓女钱是否总是在她下班时有效呢？显然不是，因此对于下班的妓女和同一类型的在职女性，必须有不同的最佳方法。由此可见，同一类型的女性可能有不止一种最佳方法，这在表面上是一个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引入时间维度。如果我们引入时间维度，可以说即使有不同类型的女性，她们在任何给定时间的类型可能会变化，因此相应地，适用于她们在给定时间的类型的方法可能会变化。

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 game 确实旨在为所有能够同意的女性将"不同意"转变为"同意"，那么我们是否需要了解 game 所有类型女性的最佳方法，并且还需要能够确定女性在任何给定时间的是什么类型的知识呢？的确如此，因为否则我们无法声称拥有 game。

让我们假设妓女是一种类型的女性，处女是另一种类型的女性。根据我们迄今为止的论点，一个只知道将妓女的"不同意"转变为"同意"的方法的男人并不会 game，同样，只知道将处女的"不同意"转变为"同意"的搭讪艺术家也不会 game。如果将妓女和处女断言为唯一存在的两种类型，那么唯一能够声称拥有 game 知识的男人是那位既能够让处女又能够让妓女将"不同意"转变为"同意"的人。同样的例子可以扩展到包括害羞的女孩、派对女孩、亚洲女孩、天主教女孩或搭讪艺术家想要断言存在的任何类型。

现在你可能会说，两个男人都会 game，但每个人只对特定类型的女性有效。如果这是真的，那么 game 的种类就有多少种，就有多少种艺术。如果这是真的，那么 game 就不是一门艺术，因此也不是知识。game 的目标是转变所有能够同意的女性的"不同意"为"同意"，在我们当前的定义中，有可能只有妓女的 game、害羞女孩的 game 等。

现在，让我们暂时假设确实没有统一的 game，而只有亚洲女孩的 game、害羞女孩的 game 等，被断言为 game 的目标，即为所有能够同意的女性将"不同意"转变为"同意"，那么这不是知识。让我们澄清一下我们的意思。之前我们说过，可能存在一种被称为妓女 game

的艺术，可能存在一种被称为害羞女孩 game 的艺术，在这两种情况下，妓女和害羞女孩构成了类型。然而，未经限定的 game 的目标是将所有能够同意的女孩的"不同意"转变为"同意"，在这个定义中，所有女孩都可能构成一种类型。

由此推导出，只有在 game 的目标是取得特定类型目标的性同意时，game 才会是一门艺术。这将意味着存在一种通用的女性类型，只通过她的同意能力来限定，对于这种类型存在一种将"不同意"转变为"同意"的艺术。因此，要么我们必须再次改变 game 的目标，要么假设存在一种通用的女性类型，换句话说，存在一种通用的女性本质，为这种本质存在一种将"不同意"转变为"同意"的 game 艺术。

如果所讨论的女性在问题中有同意的能力，那么 game 的目标是为了搭讪艺术家或女性的好呢？再次回到我们之前关于性病的论点，我们得出结论，我们新定义的 game，即为所有能够同意的女性将"不同意"转变为"同意"，对于搭讪艺术家或女性都不是好事。所以，它必须是为了性行为本身的好。让我们看看现在的情况。

之前我们论证过，没有同意的性行为是强奸，因此是不道德的。在我们之前的 game 定义中，即 game 的目标是获得同意，我们发现 game 将是识别是否给予同意的知识。那么，我们的新定义是如何将一个“不”转变为“是”的呢?

不同之处很明显。新的定义暗示了对问题的了解，因此似乎，如果 game 的目标是使所有能够给予同意的女性从“不”变为“是”，那么 game 就是知道提出哪个问题能够引起这种同意。然而，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我的两个对 game 的定义似乎只是故事的一半。在第一个定义中，我们把 game 看作是识别同意的知识，而在第二个定义中，我们把 game 看作是知道提出哪个问题能够得到这种同意的知识。

显然，我们需要两者兼备，既需要知道要问什么问题，又需要能够识别答案。因此，在第一个定义下，如果 PUA 已经获得同意，他会识别出来，但不知道如何提问。在第二个定义下，Pua 会知道提问以获得同意的问题，但他将无法识别答案。这一切都太令人困惑了，让我澄清一下。难道不是有时同意可以通过口头的“是”表示，而其他时候则可以通过身体语言表示吗？确实是这样。还有一种情况，即有时明确的口头“不”，如果以嘲笑或戏谑的口吻说出，实际上可能暗示着同意。这也是事实。因此，能够区分严肃的“不”和戏谑的“不”是一种知识形式。这是真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个对 game 的定义将是我们刚刚描述的形式的知识，即识别严肃的“是”和严肃的“不”的知识。但为了得到一个严肃的“是”、一个严肃的“不”、一个戏谑的“不”或者一个表示同意的身体语言，我们首先必须问这个问题，不是吗？确实

如此。

首先,我们必须问这个问题,而有没有一种问这个问题的方式有时会得到一个严肃的“不”,而有时会得到一个严肃的“是”呢？确实有。因此，在我们对 game 的第二个定义下，必须是这样的情况：game 是知道提出一个问题，能够得到一个严肃的“是”或者表示严肃的“是”的身体语言的知识。但这仍然是不完整的。我们对 game 的第二个定义声称可以将一个“不”转变为“是”，这暗示着问题必须被问两次。第一次问问题时得到了一个严肃的“不”，然后第二次问问题时得到了一个严肃的“是”。如果在第二个定义下 game 的目的确实是知道提问得到一个严肃的“是”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拥有这种知识的人需要问两次呢？如果这是知道提问得到一个严肃的“是”的知识，但 Pua 必须问两次，第一次问的时候得到了一个严肃的“不”，那么要么 Pua 第一次问问题时问得很差，要么他不具备问这个问题的知识，因为在第一次问的时候得到了一个严肃的“不”是荒谬的。

如果一个人能够问得很好，那么我们的第二个定义毕竟是内部不一致的。毕竟，如果你已经掌握了能够得到严肃“是”的问题的知识，那么为什么还需要将一个“不”转变为“是”呢？没有必要。所以，如果 game 的目的确实是为了使所有能够同意的女性从“不”变为“是”，那么 game 就不能是能够得到严肃“是”的过程，而必须是一旦问出就会得到严肃“是”的过程。

然而，如果这是一个过程，而我们之前断言过存在一种普遍的人类本性，那么这个过程只会进行一次。在过程进行完后，将会产生关于问题的知识，而这个问题将永远得到严肃“是”。现在，如果一种艺术有一个产物作为其结果，那么产物总是比方法更好。在我们的情况下，总是得到严肃“是”的问题就变得比获得这个问题的方法更好。因此，一旦发现了得到严肃“是”的问题，game 就失去了其目的，因为对这一过程的任何重复都将导致相同的问题。如果 game 确实是一种方法，那么它只需要一次由一个人完成的方法，然后发现的问题就可以作为知识传授给其他人。

现在，如果一个问题总是能够得到严肃“是”，那么作为知识它会有什么特质呢？它将是永恒、不变和完美的，即它将永远得到严肃“是”。如果问题不能符合这些标准，它就不能算作知识。现在我们需要问的是，game 是否承诺在所有情况下都能获得一个严肃的“是”。它不能，所以要么 game 不是知识，PUA 没有 game，或者 game 不是将一个“不”转变为所有能够同意的女性的“是”。由于 PUA 声称他们拥有 game，而且 game 是可以教授的，而可以教授的是知识，由此推断 game 不是将一个“不”转变为所有能够同意的女性的“是”。

但也许我们已经过于仓促，让我们看看能否挽救这个论点。早些时候我们提出了一个择一命题，它涉及到女性的类型。一方面，我们说 game 是将所有女性的“不同意”转变为“同意”；另一方面，我们说可能没有适用于所有女性的 game，而只有适用于妓女、害羞的女孩、亚洲女孩等的 game。如果我们采取“并没有适用于所有女性的独特 game，而只有适用于每种类型女性的 game”的观点，我们的论证是否会更好呢？让我们通过从妓女的例子开始，探讨一下这个选择。

首先，我们必须缩小我们对 game 的定义，以反映涉及的女性类型。让我们断言，妓女 game 是将“在职”妓女并且能够同意的女性类型的“不同意”转变为“同意”。从这个定义来看，我们仍然遭受一次询问问题的问题，并将 game 从知识降级为方法。所以，让我们改变 game 的目标，更好地反映知识。妓女 game 随之变成了询问那个能够得到“是”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为一种“在职”妓女并且能够同意的女性类型设计的。如果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而且它符合我们对知识的标准，那么 game 可能是知识，或者至少是一种女性类型的知识。

那么，关于是否同意与我发放的酬金后发生性行为，这个问题会在 100%的情况下得到同意吗？如果我们排除了关于特定性行为的价格谈判，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即使这个问题在接近 100%的情况下得到严肃“是”，妓女仍然可以拒绝。在这里我们碰到了问题的核心，妓女有自由意志，她和其他类型的女性一样，无论一个人如何确定女性类型，总是有权拒绝。由此推断，我们永远不可能有一个符合我们设定标准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就没有确定这个问题的方法。由此推断，就没有将“不同意”转变为“同意”的知识。对于一个“在职”妓女并且能够同意的女性类型，这个结论同样适用，对于所有其他类型的女性，妓女 game、害羞女孩 game、任何类型的女孩 game 都不能算作知识。因此，似乎我们被迫放弃涉及将“不同意”转变为“同意”的所有形式的论证，因为它们最终也会走上同样的命运。除此之外，由于存在自由意志，不存在得到严肃“是”的性行为的知识，这意味着不能制定任何关于追求性行为的 game 的定义，否则这将导致同样的结论。

现在，我预见到的一种反应是：“马库斯，你肯定不是在说 game 不能用来提高你与女性发生性行为的机会吧？我是说，即使 game 不能被认为是知识，你必须承认它在实际中有一些实用的好处。”对此，我的回应是，在这个视频中，我从未声称过 game 的有效性。我既没有宣称，也没有辩论说 game 没有效果。我所做的是评估 PUA 对 game 的断言，即将 game 视为一种知识。根据我们提出的两个 game 定义，game 不能被证明为知识。现在当然可以提供 game 的其他定义，让我们简要看一下这些替代性的观点之一。让我们

断言，game 的目标是将一个男人变成一个“阿尔法男性”。让我们也承认，不寻找理由，确实这是真实而且可能的。但仍然有一个未解之谜，那就是一个人是否应该成为一个“阿尔法男性”。

除此之外，关于“阿尔法男性”是什么的问题并未得到定义。尽管在我的“阿尔法男性”视频中，我提供了自己关于“阿尔法男性”是什么的解释，但在这个视频中，我仅仅断言，不管“阿尔法男性”是什么，它都是“阿尔法男性”的正确定义。这仍然让我们面临一个问题，即一个人是否应该成为一个“阿尔法男性”。如果“阿尔法男性”的定义在任何方面与人的美德有所不同，那么 PUA 在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多葛克斯等哲学家竞争的同时提出了一个主张。这些提到的哲学家提出了一种规范性的说法，即一个人应该是一个有德之人。而 PUA 则提出了一种规范性的说法，即一个人应该是一个“阿尔法男性”。

对于那些想要为这一论点辩护的 PUA，祝你好运。但如果他们不想反驳这些哲学家所提出的主张，那么“阿尔法男性”的标签与“有德之人”的标签没有区别。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 game 将与德性伦理学相同。因此，情况要么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斯多葛克斯等哲学家是错误的，PUA 是对的；要么 PUA 是错误的。如果 PUA 是错误的，那么就得出结论，一个人不应该成为“阿尔法男性”，因此也不应该追求 game。由于我尚未看到 PUA 对“阿尔法男性”是什么提供有理由的解释，我不得不依靠我在“阿尔法男性”视频中所提供的解释。由于我对“阿尔法男性”的解释与“有德之人”的解释不同，并且我断言德性伦理学是正确的，因此得出结论，一个人不应该成为“阿尔法男性”。我刚刚辩论的内容不应被理解为我主张成为“beta”

论点表明的是，人们应该成为有德行的人，忽略“alpha”和“beta”的二分法，因为无论每个人是什么样，都不是应该成为的样子。应该做的是了解正义的形式、勇气的形式、智慧的形式和节制的形式，通过沉思，并通过习惯将它们付诸实践。这是一个有效的证明，我也认为它是合理的。

然而，如果一个 Pua 想要进行辩论，那么他需要证明我的前提之一是错误的。但当评估“game”时，为什么我们不采用不同的方法呢？让我们问自己，game 最类似于哪种事物？game 是否类似于政治家寻找选票时所做的事情？是否类似于为客户获得无罪释放的律师，或者类似于销售员寻找交易的情况？是的，看起来 game 与所有这些事物都相似。那么所有这些活动都在实践中从事的是什么？修辞学。事实上，game 似乎是某种修辞学，如果这是真的，我们需要问自己修辞学是否是一门艺术。

现在，柏拉图的对话题为《戈吉亚斯》就正是探讨这个问题的。戈吉亚斯被认为发明了以教授修辞学为业的职业。因此，如果我们要看到对修辞学的良好辩护，那肯定要从戈吉亚斯那里得到。尽管我没有重新创造苏格拉底和戈吉亚斯之间的辩论，但让我告诉你最终讨论的结论。在长时间的交流之后，苏格拉底最终证明修辞学本身不是任何形式的艺术，而只是一种技能。但是，这是一种用于产生特定满足和愉悦的技能。那么，对于一个 Pua 来说，这种满足和愉悦可能是三种可能性之一。

首先，可能性是性本身的平淡愉悦。第二个可能性是追逐的刺激。第三个可能性是同意本身。然而，在这三种情况下，Pua 都是享乐主义者。让我们探讨这三个选择。如果愉悦来自于性的平淡愉悦，那么 Pua 对他将要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女性可能是漠不关心的。这样的 Pua 会试图最大化愉悦并最小化痛苦，因为拒绝是痛苦的，这是需要最小化的事情。最小化拒绝带来的痛苦对妓女来说是最合理的，因此对于这样的 Pua 来说，逻辑的活动是专门使用妓女，以最大化性接触的次数。

如果愉悦来自于追逐的刺激，那么 Pua 对追逐的结果可能漠不关心，因为他也是个享乐主义者。他会最小化痛苦并最大化愉悦，因为拒绝是痛苦的，而他对追逐的结果漠不关心，所以他绝不会允许发生拒绝，永远不会让他的意图变得明确，以保持可以合理否认。实质上，他会像女人一样调情和暗示，因此对于这样的 Pua，只有在女性首先表示性意向时，他才会发生性关系。

最后一种情况是获得同意本身的愉悦。在这种情况下，Pua 希望最大化他获得同意的次数，但对是否发生性关系本身是漠不关心的。除此之外，他主要不关心追逐的过程需要多长时间。那么，当我们说获得同意时有愉悦时，这种愉悦是什么样的愉悦呢？我认为这是女性的认可，更具体地说是性可行性。毕竟，如果仅仅是认可，那么该认可的来源可能是任何其他事物，而不仅仅是性行为的同意。同样，如果是来自女性的一般认可，那么被当作朋友将不是问题，因为 Pua 仍然因为是一个好朋友而会受到认可。如果确实是性可行性是 Pua 追求的东西，那么可以得出结论他对自己的性可行性没有信心。

有人能够珍视来自自己不珍视的来源的认可吗？显然不能。毕竟，来自你认为不如你的人的认可并不会带来快乐。你能够珍视来自你认为与你相同水平的人的认可吗？不可以，因为如果你对某事的看法不能使你信服，那么与你相同水平的人的看法对你来说同样不足以证明。以弹奏吉他为例，如果你不能充分确信自己是否正确地弹奏吉他，那么你不信任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你对与你相同水平的人的意见同样不信任。

由此可见，认可只能从被认为是自己的上级那里得到。因此，从寻求同意中得到愉悦的 Pua

必然认为他寻求同意的女性是高于他的，因为他寻求的是她们的认可，从而增强了他对自己性可行性的信心。毕竟，一旦你对自己的性可行性有了信心，你就不再会从获得同意中得到愉悦。如果一个 Pua 已经对自己的性可行性有信心，那么他只能从追逐或性行为本身中寻求愉悦。

但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如果确实是 Pua 从性行为中获得了愉悦，那么他最好通过追求妓女来最大程度地优化他的享乐欲望，因为这最大程度地减少了获得性行为所需的时间。现在，看看查理·辛（Charlie Sheen），这个人有名望和金钱，他可以很容易地外出找到女性，但他仍然付钱给妓女。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可以省去所有废话和假装。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所有这些首席执行官和高管被抓到用公司资金在妓女身上的丑闻。这些人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吸引女性，但他们仍然去找妓女，因为这样做可以省去所有废话和假装。

因此，game 的逻辑结论要么是获得性同意，要么是追逐的刺激。但由于妓女的事情不仅仅是为性交付钱，这必须意味着 game，如果确实是修辞学的一个子集，是一种追逐女性的技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game 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真正的 game，就像猫玩弄老鼠一样，只是为了好玩。但是这只猫这样做并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这种活动本身是令人愉快的。你知道，game 的愉悦就像挥动一根木棍打一颗球，然后在圈子里跑一圈，我们称之为棒球。像旋转椅子一样一直旋转，因为出于某种原因，你觉得那样做是愉快的。game 没有其目的和导向的目标，并且由于这一点，它既不是一门艺术，也不是一门知识。

现在关闭这个视频，我想解决一种特定的指责，敌对的 PUAs 对 MGTOW 提出的指责。他们说 MGTOW 只是不能找到伴侣。让我们拆解一下这个有趣的指责，看看控告者所作的令人愉悦的自白。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先假定 PUA 是真实有效的。

PUA 断言他能找到伴侣，他之所以能找到伴侣是因为他有技巧。现在，任何男人都可以支付给妓女并发生性关系，这意味着找到伴侣的一种方式是付费性行为。现在，PUA 不可能是指 MGTOW 无法支付性服务，他一定是指其他事情。PUA 必须是指 MGTOW 无法通过修辞说服女性与他们发生性关系。由此可见，控告者认为获得同意是有价值的。

早些时候我们辩论过，你只能从同意中获得价值，如果它是对性可行性的验证。现在，为了让指责“你根本找不到伴侣”在控告者的心中有任何份量，他必须目前相信女性的同意是有价值的，这意味着控告者目前将女性视为自己之上，因为只有从更高层次才能得到认证。

正如我们之前所辩论的。由此可见，控告者对自己的性可行性缺乏信心。毕竟，如果他认为自己在性方面可行，他将不再视得到女性同意为有价值。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有很多性经

验并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倾向于淡化性行为，或者简单地失去对它的兴趣。

前面我们说 PUA 声称拥有技巧，并且这种技巧是他可以说服女性同意的方式。现在这本身就意味着 PUA 认为他自己在性上并不天生可行。论点是，如果你感到在性上天生可行，那么就会认为有女性想和你发生性关系，除了你在性方面是有吸引力的原因之外。

现在，由于 PUA 将技巧视为知识，那么没有技巧就是无知，因为他声称拥有技巧，这就意味着他拥有这种知识。但这意味着，通过拥有 game 的知识，某人获得性可行性。但是 game 必须被实施，因为几乎不能说某个人阅读了 PUA 的材料，然后静静地坐在俱乐部的角落里，女性就会突然涌向他们。因此，如果 game 必须被实施，而 PUA 认为通过 game 获得性可行性，那么他们必须认为他们在没有实施 game 时是不被接受的。将 game 付诸实践意味着 PUA 必须相信他们是天生没有性可行性的。并且他们必须通过学到的技能来克服这种无价值感。

PUA 看着一个女人，对自己说："她值得一搏"，但心里暗自说："我必须运用这种我称之为 game 的艺术，因为她不会认为我是值得一搏的，因为我本质上是一文不值的。"